



關於作者——黃碧雲——  
運用文字的小說家  
跳佛拉明哥的女子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犯罪學碩士  
合格執業律師

曾演出讀書小劇場《媚行者》  
曾獲第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獎  
第四屆香港雙年獎散文獎  
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新秀獎  
作品每年入選台灣年度小說選

大田出版作品  
《七宗罪》、《突然我記起你的臉》、《烈女圖》、《媚行者》、《無愛紀》、《血卡門》。

紅膠殼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編者：黃碧雲  
攝影：林世榮

# 後殖民誌

黃碧雲

10/10/10

10/10/10

10/10/10

# 理智之年

黃碧雲

也沒有甚麼事情發生。我們只是不再見面。也想不到，最後一次甚麼時候見面，汽車的門關上，回頭看一看，我有沒有想：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大概沒有的。

從憤怒的年紀開始。然後我們為了不同的原因，不再憤怒。

憤怒和甚麼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後來的，女性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都一樣，不過一時一刻，主義是一種了解世界的方法，憤怒是一種嘗試理解世界而生的態度，都不是信仰。

因此，都有她的生命，有開始，有終結。

100

100

100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一個一個的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在他們既往的生活中消失。當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能解答當前的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再定義自己。

已經好久沒有見過他們了。沒有甚麼事情發生。他們只是不再找我，而我見到他們，又感到無話可說。他們還是很能說的，說話都漂亮動人。很能說，我不同意他們，但從來不想說服他們，當然也不能說服他們。

無話可說，我不再相信，革命甚麼，打倒甚麼，自己先被打倒了也不能打倒甚麼。他們也不相信吧，不相信，又沒有更好的信仰，膠著。大家在俗世尋找各自的道路，愈行愈遠。

心中時常掛念他們，但已經，無法接近。

也是這樣和C漸漸遠離。我們從前總有那麼多說不完的話，說位置之戰、法蘭克福學派、社會主義、魔幻寫實主義，寫甚麼，做甚麼。天天見，還談談談，談不完。漸漸遠離，非常慢，時間非常長。已經很少見，一次到同事家玩，午夜三時，發覺他就住在街角，就去按他的門鈴。他開門，見到我，一呆，就道，是你。進來。沒甚麼，談談談，到午夜四時，我說，我走了。他就送我走。

現在到了不再午夜去按人家門鈴的年紀，會考慮別人多一些。但我還是很珍惜，有些人，可以午夜三時去按他的門鈴，他也不驚奇，只說，是你。進來。

又是午夜三時。我和游站在灣仔街頭在說話。抬頭便見到他。他說，我在車上，見到兩個女子在街頭，這麼晚了，想可能是你，便下來看看。當然我們不再談法蘭克福學派。不因為左翼學派過時，而是生活給我們極為艱難的歷練，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尋求解答。

一時一刻，女性主義可以解答。我們一起在天台做泥膠公仔，在一個女性主義賣物攤子去賣，再思去了哪裡，移了民後就沒有再聯絡。我和K，那麼親密，她流淚時我靜默，我出版第一本書書名是她替我想的，我要去巴黎就跑到她家借她同房的啞鈴舉重，說要練大隻好提行李，我們一起遊行示威，一起喝醉酒，我知道，她穿三十四號鞋子。甚麼時候，我們對女性主義有不同的理解，而她的憤怒，不因我而生，卻刺痛了我。

後殖民主義是論述權力的轉移；殖民地論述事件，這些歷史事件是由被征服者所

選擇，並由她們的觀點去書寫。「後」殖民地的「後」，不只是時間上的「後」，一九九七，一九六〇，或一九四九，殖民地管治結束後的「後」，更重要的是論述空間的「後」，這個空間，使軟弱者有力量，使被欺侮者強壯。

此時此刻，帝國主義的控制並非是軍事控制，而是經濟及意識形態控制，後殖民論述，有反帝國文化控制的意義。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香港下大雨。當時我想，這個時間，對於我生長的地方，有甚麼意思。這個時間之後呢。

所以就來到了倫敦，帝國之都。不知能否解答當初的問題。

主義從來不只是主義。她是一種，生活的選擇。

雙兒和她們，都很年輕，還是學生，十幾人住一個地方，亂糟糟，一邊睡一邊有人進來，有人離開，午夜四時她們就坐下來，打開字典及其他工具書工作，有人醒來，是早晨。她們參加一個環保運動，反對建水庫。雙兒說，這不對。這不公平。或，你老人家，你早點睡。我的確很早睡，凌晨二時。我不能說甚麼。像我年輕時，他們對我說的：我從前跟你一樣。我不能說。我只能說，這還未經歷過，生活的考驗。

生活的考驗，極為嚴酷。還未打倒甚麼，我們首先已經被打倒了。我們對我們相信的主義，或遠離，或重新演繹。我們會因此失去我們的朋友同志。我們慢慢會知道，原來我們的知識與信念，亦不過是一時一刻，正如我們的生命，有開始，有結束，有限制。我說後殖民主義，並且追索，我說女性語言，過後不過是一堆電腦蟲蟲垃圾。明白，理解，平淡而安，有選擇，有追求——如此步入，理智之年。

# I

- 015 無口泉  
019 我身，我說  
023 桑畿奈及利亞 義大利德格蘭  
027 雞碎語  
031 請原諒，請饒恕，優美瑪莉亞  
035 關於中國，及一切極端事物  
040 其後  
044 俗世生活  
048 「謬誤」：人生的種種解釋  
052 「那曾經是我的家，但已不再是」  
056 烈女圖  
060 他們的血  
064 十年  
068 Mr. Dai  
072 聖法蘭西亞西西，請在  
076 麗 can COOK  
080 說洋夷  
084 中國價值  
088 小人者，巧言令色者也

# II

- 095 幽靈之戰  
099 人權軍東征  
103 布達·河·佩斯  
107 六月，櫻桃成熟的某一天  
111 有人在呼喊，那不是我  
115 血玫瑰  
119 那麼遠，那麼近  
123 Cheap Thrifts  
127 血雙頭鷹  
131 十哉·回國日記  
135 伸手國  
140 妮米國

- 144 原始社會  
149 Sdts  
153 開放社會的危機  
157 完整。或全效句  
162 米高與采羅  
166 可樂 不 可樂



- 173 來去風塵  
177 哥家拉魂歌  
181 歉疚 你懂得歉疚嗎？  
185 吳三桂·馬克口  
190 0家1  
194 山海經·聖經  
198 函  
202 在森林和原野裡  
206 鬼

- 211 最後·離開  
216 給死者的一封信  
220 奇妙笑話  
224 屎尿風  
228 愈低級 愈有趣  
232 如何濫用圖像  
235 繁花紛語錄  
240 身體之病與美  
245 我的第三立場  
249 七月流火  
253 姬絲仁  
257 庵摩羅  
261 卡拉班  
266 言語 靜默  
270 蘇玉桂在白楊樹不見無頭鬼  
274 請在烈火之中降臨  
278【後記】佛拉明哥女子



# I

## 黑月亮

經過那個慘烈的聖誕大餐後，餐桌上那五個人，黑女瑪莉，三個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男性霸權者，和我，某一程度來說，都受到了傷害。

誰害怕了？誰得勝了？誰說話，誰靜默？

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拿破崙帝國，遠征異地，擴大統治權力，歷史早有記載。但十八世紀興起的帝國，統治帝國並非一個國家或民族，而是整個西歐，勢力範圍之大，幾及全球。帝國出征，既有移居殖民地，也有以武力征服的殖民地。移民殖民地包括有用以放逐罪犯的澳洲，北亞美利堅美國及加拿大；武力征服的殖民地主要在非洲、加勒比海沿岸、南亞洲。武力征服的殖民地，由少數白人官員統治，原居地的語言、文化受到壓抑或同化；殖民文化變成優等文化，拓殖者成爲優秀民族。被征服的民族是「土人」，講「土話」，穿的是「民族服」，吃「奇異食物」（印度後殖民學者安妮雅·林巴說：爲甚麼好端端，我每天吃的食物，每天見的事物，會變成「土」和「奇異」？）。殖民地是「落後」、

「原始」、「野蠻」的，要拓殖者去「開發」、「教化」。帝國向殖民地輸出工業製成品，殖民地提供原始物料和以廉價勞工或較早的奴隸，向帝國提供勞動力。

種族主義和十八世紀帝國主義，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帝國主義，催生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可以強化帝國主義。法國骨科學者古維雅（Cuvier）一八〇五年提出人類有三大種族之分，白、黃、黑，影響至今：白種最優，黃種次之，黑再次。因為白種人最優，他們可以統治，可以決定，黃種黑種，是低等人類，只能接受命令，服務優等民族。

女性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遙遙呼應，同樣顛覆既有的權力系統，同樣不相信，性別或種族既生之物（我從來不可以決定，我的性別、種族膚色），可以決定個人的品質、思維、性格、能力、社會角色。同樣要以自己的語言與行為去建立世界，這個世界，是她們有份的。因為世界從來只為人所創造。女子和殖民地居民，同樣是客體、是他者，在歷史和知識論述之中，靜默無聲。

但女性主義者要思索的是，後殖民思維有沒有女性語言？殖民地是「處女地」、「政治和女子性器，是世上最髒的」是否對女體的雙重否定？對非洲女子、印度女子、阿拉伯女子來說，如果非殖化就是回到前殖民地的傳統文化，非殖化能令她們更有力量嗎？

這些問題，在那一餐聖誕大餐之前，早已存在。

就是說，我們的行為與存在，為這些問題所決定。

如果不是我，不是黑女瑪莉，或那三個或許從來沒想過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男性霸權主義，一心一意只想吃一大餐的男子，也會是別的人，或許叫慧慧安，或許叫瑪雅，或許在三藩市，或許在倫敦。

我也沒想到瑪莉是黑人女子。她很多話，滑雪應該滑得很好吧，從黑道滑下，她說，那些西班牙人的滑雪板差點飛切掉我的頭。那些西班牙人，她說，瘋的。

我見到她的膚色，但不意識到她的膚色。那三個男子，也是三個很普通的男子，後來我知道，一個澳洲人，其他兩個，英國人。我說：我可以坐下嗎。

坐下，黑女瑪莉，發作了：這實在太侮辱了。你媽操的。媽你的。

聖誕大餐，好多人，好多桌，一起講話喝酒，我聽不清楚，令我十分疑惑。我旁邊的小男孩，滿臉通紅的，低頭吃餐。瑪莉繼續罵他：我已經警告過你，你們這些種族主義豬，種族主義狗。你為甚麼要問我從哪裡來，實在太侮辱了。

罵來罵去，那幾句。我問：瑪莉，怎麼了。她說：你看，你坐下他們問你，你從哪裡來。你說，從香港來。句號。但我呢。我在英國出生。我和他們一樣，是英國人。他們總要問，你從哪裡來。他們打我，叫我黑鬼。我根據種族關係法告內政部，告都會警察，鬧

了好久。我本來是個警察，現在不做了，都種族歧視……操，媽，媽……

滑雪教練扮聖誕老人，出來。從來沒見過那麼瘦，肌肉那麼漂亮的聖誕老人。桌上一個說：不要說這些了，聖誕快樂。新年快樂。大家都快樂。瑪莉說：你狗養，操你。小男孩青著臉在吃甜品，低聲道：我不是這意思。另一個亂說：這是個種族主義的聖誕老人。這是個種族主義的甜品。我有點疑惑，只叫，瑪莉，瑪莉，這些事情，由來已久。也不知男子甚麼時候溜走的。瑪莉說，好頭痛。剛才太生氣了。

幾天以後離開，在杜魯斯機場碰到同桌那幾個男子。他們跟我打個招呼，沒有講話。不敢吧。離開希斯洛機場我又碰到瑪莉，我說，不要那麼憤怒了。她說，這樣對我比較好。

## 我身，我說

瑪莉說，操，你媽操的，你媽操的種族主義者。

答案是：你都沒有陽具。你是女人。你怎麼操。這樣他們就可以說，佛洛依德是對的，你們都沒有陽具，你們妒忌。

那個操的國度，操的語言，從來不屬於我們。

那是一個入侵、征服、破壞、強暴、控制的語言國度。被入侵、征服、破壞、強暴、控制的他者，可以是黑大陸，可以是「處女地」，可以是女子——殖民地是女子。

約瑟·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寫剛果河岸：她蓮步盈盈，披著條紋流縷衣裳，倨傲地踏著土地，戴著蠻荒的裝飾，細細響，細細閃……她浩大而又野蠻，睜著大眼，華麗高貴……剛果河岸是個野女子。詩人約翰·鄧，寫男人怎樣「探索」女人：詩名〈給他快要上床的情人〉——請容我探索的手／在前，後，之間，之上，其下／呵我的阿美利堅，我新發現之土地／我的王國，當男人駕馭，成為你的男人，你便最為安全／我的我的寶石，我

的國土／我多麼幸福能夠發現你。蠻荒土地和女體，對於白種男人來說，二而為一，都為滿足他的慾望而存在。

殖民地子民——連殖民地子民這麼屈辱的身分，都是傳男不傳女的。殖民地子民憤怒了：帝國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將我們女性化、矮化、兒化、無知化、無力化。對這些屈辱的殖民地子民來說，女性和矮、兒、無知、無力，意義一樣，都傷害了他們高貴的自尊。他們的高貴自尊裡面，只有他們自己，知識分子，男性，專業人士，一家之主；工人、無產者、同性戀者、傷殘者、女性、異教徒、兒童，都沒有份兒，他們不知道她／他們的存在——後殖民論述，原來沒有聯合陣線的。各人自求多福。

在馬丁尼克出生，在法國受教育，在阿爾及利亞工作的心理醫生法蘭斯·費奴，問：黑人男人，要甚麼？法蘭斯·費奴可說是後殖民主義的啓蒙者。他以心理分析學說來解釋，黑／白，我／他，拓殖／殖民地的關係，並尋求軟弱和被壓逼的——黑人男人，想要甚麼？——的解放與自由。黑人女子，想要甚麼？他從來沒有問。他只說：黑人女子，我知道得很少。女身，在那個操的語言國度裡，被探索、征服，既被男性探索征服，也被拓殖者探索征服。

女身作為實體呢？如果你不會擁有一個女身，你無法明白。很經驗主義，但沒有辦法。身體感覺，無可替代。站在街頭，陽光那麼好，你的皮膚暖和舒適。你吸一口氣。然後，你發覺，圍攏而來的，在你的肩頭，你的乳，你的肚皮，你的小腿，你那不會突出而誘發無窮想像的性，那些極為侵略性的目光。制度化的目光，就是媒介和攝影機。搞不好還有箭嘴跟著你，指著你的乳，你的肚皮，你大腿之側。女體受到最嚴厲的制約，你胖了，你有毛，你有皺紋，你有眼袋，你乳房下墜，你真難看，你像一頭老母豬，你最好想想辦法。你年輕，瘦，沒有毛，身體符合那些制約標準時，你可以賣錢。然後丟進垃圾堆。你又老又醜。你覺得羞恥，渺小，想想我應不應該厭食或自殺。如果你不會擁有一個女身，你說你明白，但你無法感覺，那種火辣辣。有經期他們說你髒，到你沒經期他們嘲笑你更年期，不是女人了。你為女身感到煩惱不安，他們就說，因為你沒有陽具，你妒忌。

妒忌陽具的女子，你想要甚麼？不為人知的黑人女子，你想要甚麼？操你的那個你，操你媽的那個媽，想要甚麼？

反反覆覆，成為生存的詰問：你想要甚麼？你可以是論述的主體嗎？你如何理解你自己？你的身體，屬於你嗎？你的慾望，你的性，怎麼樣的？高潮是你的語言嗎？抑或這只是會射精的，男性的語言，而我們，從來不說高潮，無所謂高潮，我們只說，溫柔的，長

久的，不限於性的，深刻的，滿足？你如何在殖民地語言、男性語言的雙重制約下，釋放自己，表達自己？你如何，重新書寫歷史，那是，她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那是，軟弱者得以強壯，而不是，強者去征服的故事？你如何，不操，不強暴，而得著你作爲人，應有的尊嚴？

我時常說，溫柔與暴烈。溫柔與暴烈，並非裝飾性美文，修辭學的對比。我討厭裝飾性美文。溫柔與暴烈的意思是，如何以溫柔去包圍暴烈。不是征服，是包圍。不是操，是滿足。

所以……在那個慘烈的種族主義聖誕晚餐之後，第二天我在滑雪場的洗手間見到了瑪莉。她一樣好憤怒，好憤怒，罵的是用滑雪板撞傷了她腰的西班牙人，都是瘋的。我笑，這樣吧，你還痛的話，晚上七時你下來，我給你按摩。

晚上她沒有下來。在洗手間我替她按了幾下受傷的部位。她下午要跟教練練習滑雪。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黑人女子的身體，很厚，很有彈性，很強壯。

## 桑畿奈及利亞 法大利德格蘭

對桑大利這個國家，你知道有幾多？奈格蘭呢。法大利亞，聽說那些都是吃人族，在路旁的小吃店，一邊吃人一邊談笛卡兒的哲學：我吃人故我在。德畿桑，都是古堡，古堡內掛滿象牙，並住了很多巫師。因爲德畿桑人精通巫術，因此所有人都是數學家、科學家，製造完美的汽車，國家很講規律，過馬路如果不依綠燈就給送去再教育。他們最野蠻的了，相信優生學，而在德畿桑境內，所有的人猿皮膚都是白的，德畿桑人皮膚好黑，黑到晚上所有國民都必須穿著螢光服。因爲德畿桑人那麼黑，他們就聯同皮膚一樣黑的奈及利、桑格蘭聯合王國，發動了種族滅絕戰爭，企圖消滅白種人，或將白種人變成他國動物園裡的白人猿。伊利高原國，對桑大利來說，是東方，對奈格蘭來說，是西方。桑大利說奈格蘭是東方，奈格蘭說桑大利才是東方。地球是圓的，任何地方，既是東方，亦是西方。東方與西方，是權力與自我定義的問題，但桑大利和奈格蘭人說，伊利高原國家都是原教主義者，宗教狂熱分子，每個人都有四個老婆，但怎麼找那麼多女人呢，桑大利人和

奈格蘭人，給搞得有點糊塗了。

典型存在，因為我們需要一個簡單的概念，理解世界。正如我們需要巫婆、罪犯、精神病患者、愛滋病人、惡女，成為我們的惡，或理想主義者、人權運動者、國父、教宗，成為我們的善。

在我們的孩童時期，我們以分別／是／不是來認識世界。後殖民主義借用了拉康的心理分析，解釋是／不是，我／他者這個概念，如何建立殖民思維：帝國是，殖民地不是；帝國是我，殖民地是他。

種族和文化典型，不過是一種將事物總結為是／不是，我／他的思維方式。典型不符合真實，扭曲個人的品質。典型呈現了權力結構，同樣是典型，為甚麼「製造完美汽車」、「在咖啡店談笛卡兒哲學」會比「掛滿象牙，並且住了很多巫師」、「吃人，皮膚黑」文明和進步呢。不見得那些文明和進步的國家就不殺人，他們還不一樣動不動轟炸他人國土，發動戰爭。不見得西方醫學就一定比傳統先進，所謂巫術，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人體。東方和西方，還不是人為的。有權力的國家，壟斷了語言與定義。

——理解——明白，會不會令我們，不那麼憤怒？不那麼容易便跳起來，不那麼容易操，媽，操，用那些十分男性中心並且侮辱女性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憤怒。

我說，瑪莉，瑪莉，這些事情，由來已久。

女性主義者從來不想做男人。從來不想操，挑，或甚麼。爭取平等的社會權利，不代表就要失去自我，就要雄赳赳，聲大大。我不說，不代表要失去，女性品質。我說，自我。因為女性品質，往往是一個虛假論述。

女性主義對我來說，是溫柔啓示。對我的姊妹來說，是沉默而瑣碎的實踐。

我從此出發，理解後殖民主義。對抗是一種革命情懷吧，但我時常想的，是革命之後。憤怒是那麼容易。憤怒使人知覺，知覺是人類努力改善生存處境的第一步。

理想主義者時常在踏出第一步以後，無以為繼。

——理解——明白，並且建設。種族、文化和性別典型，是歷史產物，我們可以轉移的，好少好少，而且過程艱辛而漫長。理解，明白，會不會對他人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男性霸權主義行為，不會視為針對個人的仇恨與挑釁？而且，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男性霸權，不一樣是文化典型，一種簡化的對抗性思維嗎？

我現在住在英格蘭。英人大衛，取笑那些德意志人：他們呀，說的英語，好正統好正統，好像英女皇和英國廣播公司的英語。在倫敦，講甚麼口音英語的人都有。我聽說英人好文明。嘩早上查令十字火車站地車道的無家者，睡到滿地七彩被舖、啤酒罐，小便臭氣

熏天，又不見得很文明。旅遊書上和文學作品裡的英格蘭，但生活在其中的英格蘭，是那樣的不一樣——不光是弱國才有典型。

不那麼容易憤怒，在我的崗位上，嘗試以女性語言、以後殖民語言來書寫。帝國主義更主要的是經濟侵略，我並不高估書寫的力量，個人只能盡力而為。生活之中，時常感到委屈，希望能用理性化解。這個年紀，理智之年，不高不低，不遠不近，在中間一點一點的冷下來。瑪莉是對的：憤怒對她來說，比較好。惆悵之傷害，緩慢，安靜，不流血，非常深。

## 雞碎語

騎劫 我和海倫在一個明亮的廚房說，怎樣用這個語言，也就是英語，來書寫不屬於英語的故事。她說，很多非洲、加勒比海沿岸、印度作者都這樣做。英語的容納能力很大。我說，因為英語的權力太大了，不得不騎劫她。Cintra Achebe 稱之為「取」。

帝國海軍 海倫住在碧氏都。港口在城外，在城裡仍可以望到海，混濁的灰藍色。我說鴉片戰爭。「那些中國將軍，睜大眼睛看到的就是帝國海軍。」「早期的帝國，都有強大的海軍。像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然後是英國。」

語言帝國 在英國，她說，寫書就可以賣去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世界很多地方。這樣就可以賺足夠的錢，維持生活。我沒有說，我寫所得到的酬報，微乎其微，微到不夠吃一餐，英式早餐。

河 我們在河邊一間小餐廳吃午餐，她請。

黑橋 橋牆有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電話。海倫說每年都有很多人在這裡跳下去自

殺。從橋上望下去，河水好黑好深，遠處是懸崖。我說，怪不得。好高，風好大，好像夢裡的情景，我已經跳過無數次。

七姊妹 碧氏都又有一個七姊妹。倫敦有七姊妹。香港島，有個七姊妹道。這麼多地方都有七姊妹。海倫說，七姊妹，可能是跨文化的。

鴨巴甸，維多利亞，新英倫 但也可能根本就是，帝國語言。香港有個鴨巴甸，澳洲有維多利亞，美國有新英倫。

後殖民 我說，用英語寫一本，後殖民時期的小說。有時說，（我想）用英語寫一本，後殖民時期的小說。有時是，（我試）用英語寫一本，後殖民時期的小說。（我想）（我試），不肯定的，試探性的。

海倫說，你會用英語寫一本小說。沒有問，爲甚麼，沒有懷疑，怎樣寫。又談別的去：我有一個朋友，從南非回來。那些殖民地生活，根本不真實。她家是有游泳池的……

閱讀和書寫中文的人，就問：行嗎。你行嗎。爲甚麼要寫英語呢，張愛玲寫英語就失去她的神采。（我特別氣，張愛玲有張愛玲，我有我，她關我甚麼事。人有人，鬼有鬼，老婆婆陰魂不散，千萬不要拿我跟她比，我怕鬼。）

對海倫來說，英語可以是非洲英語，加勒比海英語，印度英語。對閱讀和書寫中文的

人來說，英語就是聯合王國英語，牛津英語，英國廣播公司英語，所謂「正確」英語，如果不符合這個正確的標準，就不是好英語。

但誰來決定，甚麼是「正確」英語？我最討厭那些嘲笑新加坡口音英語的人，丁喬，yes 喇，又怎麼樣？蘇格蘭口音英語，是不是「好」英語？

不知是玩笑，還是報復 蘇豪區的一間愛爾蘭酒吧，我和保羅在談話。我說，我去廁所。下了樓，到廁所門口，站在那裡，呆了呆。我後面有個英國女子，和我一樣，站著，呆了呆。廁所門口，沒英語，沒公仔，只有愛爾蘭語，我說，nana 像英語的 nan，不要去，去隔壁的。那英國女子笑，也有道理。一推門，有幾個尿盆。縮回，二人對笑，就轉進 nana，才是女廁所。才關上門，就聽到幾個男子在外面商量：到底哪一間？聽到女廁的門給推開，男子一陣哄笑，就縮回去。愛爾蘭是英國殖民地，獨立戰爭打得血流成河，在德布連街頭愛爾蘭兄弟革命軍一個一個給英軍處死。在倫敦蘇豪開一間愛爾蘭酒吧，廁所沒英語，看你們怎麼樣。

雞碎語 生於馬丁尼克，在法國受教育的心理醫生法蘭斯·費奴，寫了《黑皮膚，白臉容》和《大地之咒詛》，是後殖民主義的一個思想啟蒙者。他說雞碎語，他們跟黑人談話時，就用雞碎法語。明明用最禮貌的法語問他們：請問您，火車餐卡怎樣走？他們都會



答：你，這裡，直，三卡，一，二，三。對費奴來說，完整語言，就是完整人格。用雞碎語對待黑人，是一種藐視黑人的行爲。正如他會用雞碎語跟他的病人說話。然後他承認：因爲我將他們當作孩子，或沒有知識的人。

雞碎語在後殖民主義的啓蒙時期，是一種羞恥。但「取」的意思就是，肯定雞碎語。——你的正確，不是我的正確。

當初 其實也不是想報復。幾年前講一堂小課，一個女子問，有沒有想過用英語寫作？當時我答，我思想。

東方主義 那些用英語寫的中國人，寫的總是文革，大迫害，束小腳，風水，尋根，古靈精怪，好像便宜遊樂場的恐怖洞，好便宜，好假。

溫柔婉約 海倫送我去，堅持要送我上火車。火車票有沒有。你走之前我們再見一次面。回來我夜裡看她寫的小說。好森沉，好恐怖。看到我不敢看下去，夜裡黑。她的人，那麼輕聲說話，好脾氣的，好遷就人的，然後我想，這些寫小說的人，你不要信她。如果可以的話，敬而遠之。小說說假，其實最真。

## 請原諒，請饒恕，優美瑪莉亞

幽暗靜默，我的書寫就是我的告解。我的舊傷作痛，一生從此，無法下跪。  
優美瑪莉亞，請聽，因爲你最能安慰。在幽暗靜默之中，請融和我的羞恥。  
感到羞恥，因爲當時和如今，有了冷靜的距離。

「也不知道爲甚麼。當時只是覺得。」

（怎樣會是個這樣的人。想起來都臉紅耳熱。）（其實真不應該。）

「我無法解釋。每一件事情都有終結。」

請原諒。讓人覺得親近，然後又離開。

「只是很迷戀。很想說，真抱歉，打擾你了。」

（最好沒有人記起。連我自己都不要記起。）（迷戀某人。迷戀的意思是，戀慕不存在的事物。）

請饒恕。打擾了人，又傷害了自己。

女子攔著我和愛密麗，一直哭。哭了一會兒，她才說，說普通話，我沒錢，沒房子住，又沒有工作。這樣，我問她，你想我怎麼樣。女子說，我想你幫我忙，找找工作做。我問，你有工作證嗎。她說，沒有。我告訴她，沒有工作證，僱主僱用她是犯法的。這樣怎辦呢，我已經走投無路了，錢都花光了。女子又哭。我說，回去吧。你來這裡做甚麼。她說，每個人來到，都沒有這樣回去的，這樣太沒有面子了。好奇怪，她又不會英文，又沒有證件，又沒有學歷，非法留在英國，要回去還說太沒有面子。你幫幫我的忙吧，求求你。女子說。我說，我為甚麼要幫你的忙呢。她便說，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只說，中國人很多，像你這樣的中國人也很多。太多了。我無法幫你忙。

女子哭著走了。愛密麗說，為貧窮而哭泣，低級趣味。過了好久，我才對愛密麗說。愛密麗，我必須告訴你……

貧窮令人羞恥。我也曾為貧窮而哭泣。那時候，很年輕。因為貧窮，問人借錢，還要借不到。那時候，在法國。跟這個女子差不多，通街哭。

「為貧窮而哭泣，低級趣味。」我為我曾經為貧窮而哭泣，並且問人借錢，開口問人幫忙：你可以替我找房子嗎，而感到非常羞恥。

為我的語言而感到羞恥。人家問，你是幹甚麼的，我臉紅耳熱。

（詩人奧登說的吧。如果火車很擠，沒有位子坐，你只消對大家說，你是寫詩的，全車廂的人都會跑光，你可以一個人慢慢坐。）（如你以你的語言為恥。）

為恐懼而羞恥。那一次，我們都是第一次，那麼怕。怕到所有人都睡在地上，怕子彈會飛進來。直升機飛過，怕到爬進床底，怕直升機會掃射。又以為自己會死了，拖著手說遺言。權仔那麼怕，說要毀滅證據，將筆記簿都燒掉，燒不完，又用水沖，搞到廁所淤塞。香港學生，燒滅證據時，觸動了防火器，結果房間狂灑水。游說，從來未見過這麼多的錢。酒店房間所有空白的地方都放滿了錢。他們對著這些錢，十分恐懼而苦惱。軍隊已經入城並且開槍。游說，這樣，用膠袋包起，放進廁所水箱。電影裡都這樣做。他們才一離開房間，公安就入他們的房間，而且立刻揭開水箱，拿走了一袋一袋的錢。

歷史書上說，一個波濤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十年之後，只覺得是個胡鬧的大笑話，鬧得太大了，鬧出人命。

即使是個笑話，起碼當時不知道是個笑話，還十分悲情。

我應該留在廣場，「和同學一起流淚，一起流血，一起死。」但我沒有。城牆起火時，我說，好可怕。就離開。

這樣就成了一生的羞恥。

爲了失敗而羞恥。爲了理智之年——理智，冷靜，距離，因而做出的種種妥協，而感到，非常羞恥。

這就是你的告解。愛雲思說。我說，都是很無聊的事情。可以說的，都是很無聊的事情。

你是天主教徒嗎。他問。不是。我說。

你知道告解怎樣做嗎。他問。我知道。我說。一次在羅馬，一個神父教我的。這樣，跪下（我腳上有舊傷，不能跪，會痛）說：優美瑪莉亞，請饒恕我，因爲我犯了罪。這樣，他笑，你一定必須承認你犯了罪。

我們喝咖啡。他問，這就是你的告解嗎。我說，其實只說了一半。後來在高雲花園分手。下午人很多。愛雲思問，這樣，你告解的另一半呢。我笑說，沒有說出來的，大概這一生都不會說了。

承受羞恥的祕密，直到地獄。你知道一個告解怎樣完結嗎，愛雲思問。可能你殺了人。愛雲思說。

## 關於中國，及一切極端事物

祕密 愛之·杜比爾

「在玻利維亞一個荒遠地區，二十八歲的法國青年愛之·杜比爾開始服刑，刑期三十年。」

「愛之·杜比爾自招與哲古華拉的游擊隊有關而被判刑。杜比爾非常崇拜忽度·卡斯楚和哲古華拉，於是走到拉丁美洲，要求參加哲古華拉的游擊隊。事後的報導卻指出，當時哲古華拉不歡迎他，因爲他體能太差，完全不會打游擊戰。當時他就以記者的身分留在游擊隊裡。」

「哲古華拉被殺後，愛之·杜比爾堅持他與古巴游擊隊有關。」

「愛之·杜比爾是一個奇特的法國青年。他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在洛蒙高等書院畢業。雖然他的同齡人會覺得他很聰明，但很少人會有他這樣極端的政治思想。」

「激進的法國學生，他們都支持中國，及一切極端事物。他們在塞納河左岸，穿起毛

裝，翻起領子，毛思想是一種時尚。」

「愛之·杜比爾是一個精神病者麼？他的老師是阿爾·杜塞爾。」

「愛之·杜比爾又寫了《革命中的革命》一書，宣揚他的革命思想。」

「我認爲愛之·杜比爾的重要，不在於他領導了甚麼，而是他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社會。杜比爾承繼了法國的浪漫革命傳統，熟讀哲學理論，可能太熟讀理論了。」

「如果幾年後杜比爾放出來的話，他會變成怎樣？他不會成爲人民英雄，如果他沒有死，他更無法成爲殉道者。法國左派不過當他是個笑話，是個傻瓜。法國正在重建一個工業化的現代法國，哲古華拉那一套革命理論，不但遙遠，而且過時。」

「杜比爾在他的《革命中的革命》，第一章這樣開始：我們活在現在；我們又不。我們不與我們的時代同代。這幾可是他的墓誌銘。」

「巴黎，英國大使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

「此專訊我同時發給女王陛下的大使：拿佩斯，阿爽舒，布宜諾斯艾利斯，夏灣拿，里約熱內盧，林馬，聖地牙哥，華盛頓和莫斯科。」

「Sir p. Reilly」

極密 北京中國事務部給外交部遠東署

大衛：

1. 在文化大革命的漫長鬧劇之中，我將報告一段小間場，劇目可稱之爲「頤和園之閉」。

2. 一月十五日我在王府井大街看見大字報寫「好消息」！這「好消息」原來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宣布，從一月十五日開始，他們會關閉頤和園。大字報又說，在革命鬥爭和批判資本主義反動陣線時期，頤和園會「麻痺」來北京串連的學生和工人的革命力量……

3. 事情發展令人愈加迷惑。下午我就開車到頤和園。在西直門往頤和園的公車站貼了很多大字報，宣布頤和園關了。但工人似乎不大相信這些大字報。我們去到頤和園，差不多二、三千人都來了，有三百人站在前園。

4. 我們到達時，有人爲我們開路，穿過了人群，我們和其他兩個外交人員全家人進入了頤和園。工人不能進去，很失望，和幾個看守頤和園的紅衛兵在「討論」，但工人們似乎不很反感。

5. 入到頤和園，有幾個工人不知怎的，混了進來。有個守衛，看來是個正常守衛，不是紅衛兵，有神沒氣的問他們，知道頤和園關了嗎。幾個工人說，知道，又繼續走。

6. 我們胡亂逛，進到萬壽山腳的廟宇。廟已經鎖上，但我們偷偷望進去，見到有幾個人很緊張的收拾幾個老鐘和一些物品，預備拿走。他們發覺我們在，就很緊張的推我們走。

7. 我們回去時經過動物園。看大鬧動物園已經關閉，不知早上有沒有開過。

8. 這件事情很無聊微小，但可見這個席捲全國的運動，現時發展到設法令工人回到廠裡去。

此信副本給香港的愛密·戴維斯和理士利·史密夫和華盛頓的畢安·紀密。

R. W. Whitney

三十年前的信和密件，可以在倫敦檔案記錄處看到。檔案記錄處在嬌花園。大樓前有個水池，養了幾隻肥天鵝和鸕鶿。天氣冷，池水結了冰，肥天鵝和鸕鶿，百無聊賴的，站在冰上。進去的時候天亮，離開的時候天黑。大英帝國與殖民地的密件，目錄已經差不多滿一個大書架。關於中國，大使寫的細小無聊事情，因為平淡，而外頭是那麼激烈，就有爵士監調的哀傷氣息。那個來自法國的革命浪漫青年，在玻利維亞賠上青春歲月，追隨他

心目中的英雄哲古華拉和卡斯楚，但歷史從不會記得小角色，人們只當他是傻瓜。

都是因為，迷戀極端事物：死亡，犧牲，破壞，革命，中國；以為有新世界。但其實沒有的。

## 真後

——恭喜發財。你好嗎。唔該。謝謝。彌敦道。青山灣。上水。粉嶺。灣仔。楊——愛——麗。她的名字叫作楊——愛——麗。

——我離開香港那年，一九六二年，我二十二歲。

——十九歲那年，我加入軍隊。我從南咸頓上船，經過一個月零一天，經過新加坡，菲律賓，來到香港。

——那是一個七月份的下午，我從來不知道，天氣可以那麼熱，又那麼溼，天空又是那麼藍。

——我們在船上說的都是女人。女人。美麗的中國女子。瘦弱的中國女子。我後來才知道，她們看起來很瘦弱，永遠都是十四歲，但其實並不。

——我們幻想中國女子的長衫。下了船，船泊在灣仔，上了岸，站不穩，老覺得地在旋轉，我們尋找中國女子的長衫。

——真美麗。她的名字叫作楊愛麗。

——我們在軍營對面一間茶室遇到了楊愛麗。她穿一件素白的長衫，腋下夾一條淡粉紅的手帕，見到我們，叫，哈囉，茶或咖啡。我和大衛離開崗位就到茶室喝一杯，茶或咖啡。我們每個月賺不到一百鎊，沒很多錢，到茶室喝一杯，茶或咖啡，聽唱片，坐一整天。

——我說，楊愛麗，讓我們去游泳。她說，我不可以跟鬼佬睡。

——我說，我們去游泳，不是去睡覺。

——我和大衛和楊愛麗，去咖啡灣游泳。楊愛麗，穿著長袖衣長褲，還帶著兩個小妹，一個叫楊愛美，一個叫楊愛好，一起來，去游泳。楊愛麗沒有脫下她的長袖衣長褲，但我可以看到她的肉體，原來東方女子的乳房，一樣好豐滿。

——我們又去香港仔吃海鮮。香港仔，海鮮很好吃。

——彌敦道有間國際大酒店，吃一個牛扒全餐，一元，真是好便宜好好。

——香港是個美麗的地方。當時的深圳河，好多屍體。我們巡邏與共產中國接壤的邊境，收屍。屍體有的淹死，有的餓死，有的給槍擊死，都發了脹，好肥。

——我說，楊愛麗，將來共產中國是要收回香港的。我卻不敢說，楊愛麗，你跟我結

婚。

我母親知道我要跟東方女子結婚，會氣到量低。

——她不是歧視或是甚麼。我們來自康和，我母親從來沒離開過英國，從來沒有想過家裡會有一個外國人，有色人種，還要是非基督徒。我母親很和善，很有愛心，她不過很傳統。

——我很想脫下楊愛麗的長衫，看一看，摸一摸，但我又無法答應她甚麼。

——到如今，已經大半生。如果她還活著，和我一樣，已經是祖父母了吧。

——離開香港我跟軍隊到了意大利，和露蕙絲結了婚。最後一次見楊愛麗，又是七月天，天空是橙色的。我說，你會等我回來嗎。楊愛麗看著我。我脫她的長衫時她沒有反抗，只是輕輕抱著我。我說，楊愛麗，你等我回來。她說，我再叫你的名字時，你已經不在，並且聽不見。

——我叫作大衛·柏臣。離開香港後我寫了幾封信給楊愛麗，她沒有回信。最後一封，退回去得思肯尼，上面是她的字：我再叫你的名字時，你已經不在，並且聽不見。

——香港是個美麗的城市。我記得的。

——現在也很想再去香港，時常在報上讀到，關於香港。我和露蕙絲，都很喜歡吃中

國菜。聽說香港的新機場很美麗，而香港，又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城市。但怎去，對我來說，香港實在太貴了。

——我退了役。大英帝國，愈縮愈小，也根本用不著那麼多軍隊。殖民地辦公室亦已解散，歸入外交及英聯邦事務部。

從前帝國有：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塞拉里昂、甘比亞、聖海倫娜、肯亞、烏干達、羅德西亞、索馬里、馬來亞、婆羅乃、香港、錫蘭、沙勞越、聖露西亞、多明尼加、英屬宏都拉斯、百慕達、巴哈馬、牙買加、千里達、雅丹、富士群島、直布羅陀、喀麥隆、塞浦路斯、愛爾蘭、新加坡、所羅門島、東加、處女島。

現在大衛·柏臣腳下的地方，很小很小，足夠他生活，沒有更多。

——退役以後，我沒有離開過英國，一晃二十年。他說。

——我夢見楊愛麗。我推開我家的門，見到楊愛麗，背著我，在我家門口，穿著一件長衫。我叫她的名字：楊愛麗。你在嗎。你聽見嗎。她轉過身來，全身著了火。天空是橙色的。

## 俗世生活

「因為渴望坐一程長程火車，所以我來到阿姆斯特丹。」這是從前一個故事的開始。當時的記憶是「運河與童話國」、「電車風馳電掣的開過」、「希望與幻滅」。

我再來到阿姆斯特丹，已經是半生以後的事情。

我再來到阿姆斯特丹，「如是俗世風景」。

十六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意大利，還在歌頌聖子聖母，聖彼德，聖奧古斯汀，聖撒巴士丁，聖靈如火降臨，荷蘭的油畫開始記錄，俗世風景。「俗世」不只是普通的意思，「俗世」是「媚俗」、「庸俗」，俗不可耐。

真·士甸的《小心浮華》，是一幅俗世快活圖。女子可能是女主人吧，袒胸露背，穿得只有妓女才這樣穿，手中提著酒瓶。一個男子身向她，向她調情吧，轉過臉，手中的玫瑰，掉了一地，豬跑進來，吃玫瑰。一個小提琴手在拉提琴，狗跳到桌上吃批，猴子跳到牆鐘上拉扯，小孩偷錢，一個老女子，在那裡睡著了，地上都是紙牌，麵包，書本和菸

斗。

安提安·包華的《農民打架》圖，一個揪另一個的頭，第二個揪第三個的頭，第四個乘機捶第二個的胸膛，第五個蹲在窗上看打架。大衛·維克布斯的《農民過節》，好幾十人，又親嘴，打架爭酒喝，一個小便，一個嘔吐，有人跳舞有人吵架，趕狗，賽馬，拉提琴，大塊大塊肉的吃，又有人偷船。穿著華麗的，上妓院，尼古拉斯·加納花的《妓院風景》裡，幾個男子，喝到東歪西倒，一個跳到桌上嘔吐，幾個女子，衣服給扯到腰間，挺著乳房，枕著，躺著。連神也不是好東西。祖沉·維慧的《瑪斯與維納斯》，偷情性交時給撞個正著，兩人腿纏腿，難捨難分。眾神撞破了好事，便十分快樂，又叫很多神來看。

「本來如此」。「浮華」是歐洲宗教畫經常出現的主題。「浮華」是骷髏骨頭，是鐘或時間，是小孩的糞便；安提安·奧斯坦的《冶金者》裡，冶金者在爐裡提煉「金」的時候，遠處有個女子在替小孩清理大便；浮華之所以為浮華，因為人不過是糞便。



「因為渴望坐一程長程火車，所以我來到阿姆斯特丹。」這是從前一個故事的開始。當時的記憶是「運河與童話國」、「電車風馳電掣的開過」、「希望與幻滅」。

我再來到阿姆斯特丹，已經是半生以後的事情。

我再來到阿姆斯特丹，「如是俗世風景」。

十六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意大利，還在歌頌聖子聖母，聖彼德，聖奧古斯汀，聖撒巴士丁，聖靈如火降臨，荷蘭的油畫開始記錄，俗世風景。「俗世」不只是普通的意思，「俗世」是「媚俗」、「庸俗」，俗不可耐。

真·士甸的《小心浮華》，是一幅俗世快活圖。女子可能是女主人吧，袒胸露背，穿得只有妓女才這樣穿，手中提著酒瓶。一個男子身向她，向她調情吧，轉過臉，手中的玫瑰，掉了一地，豬跑進來，吃玫瑰。一個小提琴手在拉提琴，狗跳到桌上吃批，猴子跳到牆鐘上拉扯，小孩偷錢，一個老女子，在那裡睡著了，地上都是紙牌，麵包，書本和菸

斗。

安提安·包華的《農民打架》圖，一個揪另一個的頭，第二個揪第三個的頭，第四個乘機捶第二個的胸膛，第五個蹲在窗上看打架。大衛·維克布斯的《農民過節》，好幾十人，又親嘴，打架爭酒喝，一個小便，一個嘔吐，有人跳舞有人吵架，趕狗，賽馬，拉提琴，大塊大塊肉的吃，又有人偷船。穿著華麗的，上妓院，尼古拉斯·加納花的《妓院風景》裡，幾個男子，喝到東歪西倒，一個跳到桌上嘔吐，幾個女子，衣服給扯到腰間，挺著乳房，枕著，躺著。連神也不是好東西。祖沉·維慧的《瑪斯與維納斯》，偷情性交時給撞個正著，兩人腿纏腿，難捨難分。眾神撞破了好事，便十分快樂，又叫很多神來看。

「本來如此」。「浮華」是歐洲宗教畫經常出現的主題。「浮華」是骷髏骨頭，是鐘或時間，是小孩的糞便：安提安·奧斯坦的《冶金者》裡，冶金者在爐裡提煉「金」的時候，遠處有個女子在替小孩清理大便；浮華之所以為浮華，因為人不過是糞便。

也不知道爲甚麼，都找不到酒店。後來才知道，「有狂歡節。在荷蘭的南部。」

我說，到底是也不是，已經來到德國邊境，並且是工廠區。馬齊爾好靜，星期一上午。我們到了無人的火車站。

我見到了一隻大鳥。一個女子。我去問大鳥，請問，這裡是不是有個狂歡節。大鳥說，是呀，現在比較早，再晚一、兩個小時吧。我玩得很累，我要走了。

從見到一隻大鳥開始。我們又見到了一對小丑，拖著一隻假狗，在酒吧，沒精打采的。然後就見到天鵝、公主、蝴蝶、七個小矮人、死神、魔鬼、約翰藍儂、主教、天使、無產階級、警察、斑點狗很多隻，有人扮電話亭，還會問人收錢，有人扮沒穿衣服，白人扮黑人，剩下一隻白手和一對白耳朵。我說我要扮一堆垃圾，愛連思說，哪有人會扮垃圾，人人都想扮一些平日做不到的，譬如王子公主，男人扮女人，我堅持，我想扮一堆垃圾，拖著舊CD，破瓶之類。

狂歡節下午三時開始巡遊，每一隊人經過我都讚嘆，嘩，好認真，好認真，連扮乞兒都那麼認真，所有衣服都是破的，還穿兩個不同的鞋子，一隻穿了洞，露出腳趾來，仔細

一看，腳趾是假的，是一隻道具鞋。

好認真，零度天氣，男人扮荷蘭乳娘，毛茸茸的雙腿，打露著，也不怕冷。男子扮日本藝妓，不欺場，臉塗得白白的，一手拿油傘，一手拿紙扇，一路在鞠躬。

「離開一個狂歡節以後，火車在黑暗之中奔馳。」我想到可能有一個故事，應該這樣開始。「我也會希望……我也曾是……」「我也曾是……美麗風景。第一次來到阿姆斯特丹，那年二十六歲，足足半生以前的事情。」這是從前一個故事的延續。當時與此時，經過的是「時間、敗壞和浮華」。

火車在黑暗之中奔馳。我想念那個女子，是一隻大鳥，玩得十分疲乏。「我要回家了。」她說。明知其虛假與短暫，還玩得那麼認真投入，唱歌跳舞，吵吵鬧鬧，她就是俗不可耐，愉快可親的，俗世生活。

## 「謬誤」：人生的種種解釋

「水仙」、「櫻花」和「孔雀」。我常說的，誤會重重：你以為是……。其實。

野地開滿水仙花，黃與白。水仙花是春天最初的花朵，和水仙共存的還有雪滴花。櫻花開了滿枝，只是一個感覺，看不清楚，只覺得眼目很模糊，微微白，在枝頭。天氣好的時候，有陽光，孔雀便跑出來，開屏。雄的開屏，「磁磁」聲，振動，讓自己的屏美麗點。張著屏，給母孔雀看。母孔雀沒興趣，只低頭啄食。雌孔雀開著屏，圍著母孔雀轉，老要站在母孔雀前，給母孔雀看，一隻不睬，去演給另一隻看。都不睬，連在旁的白鴿和烏鴉都演給牠們看。下雨就收起屏，躲在林中，閒踱。

春天是那麼盛大，水仙、櫻花和孔雀，互不知曉，卻細細埋伏，逐一盛開，成了春天。

所以說，春天是一個陰謀。

「安東尼·奎的被捕」：當時的英國駐北京辦事處主任是恰臣。紅衛兵來英國領事館示威，無日無之。恰臣寫：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大約一一：三〇時刻，一群示威者在本辦公室外大叫「英人滾出來」。我叫碧臣和愛浦依去大門接抗議信。他們抗議香港政府拘捕新華社記者，又如常要求道歉。這次示威比從前的升了溫，他們向碧臣和愛浦依扔番茄，有幾個還打中他們的頭。但有一個番茄，響響亮亮的打中了他們一個革命翻譯的頭。路透社記者安東尼·奎的家，牆外給寫滿「打碎衛奕迅的狗頭」、「英帝國主義者滾出香港」的口號。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恰臣聽英國廣播公司廣播，聽到香港政府將兩名新華社記者監禁兩年。他寫：聽到這個消息，我想如果夠謹慎的話，應該請安東尼·奎來我處暫住。他昨晚搬來了我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寫：今天下午奎先生在辦公室，外交部打電話給他，請他下午六時到，「談談他的工作」。奎先生說好。我就叫屈臣和他坐屈臣的車去，又囑屈臣時常要陪著他。到了外交部，兩名官員不准屈臣跟奎上去，叫屈臣在車上坐。他就在大樓門外等。但幾分鐘後有人叫他去停車場。半小時後一個官員出來告訴他，不用等了，奎先生已經走了。

他回到英國大使館，收到了電話，安東尼·奎被捕。以抗議香港政府監禁兩名新華社記者。

從此安東尼·奎給軟禁了兩年。

「人道主義」：你以為是……。其實是……。

忽然我感到很羞恥。你以為你自己，有多高貴。他們將你當傻瓜，好利用。嘿你這麼好免費幫人做事我外賣店請一個收銀一星期要二百多鎊你這麼好不如你來免費幫我收銀。你時間可真多也真有錢我女兒沒錢交芭蕾舞學費我又要換車不如你借點錢給我換車女兒沒舞跳會哭。你實在太仁慈了要學會說不，不過你來幫我找工作幫我找個人結婚你有英國護照吧，找個會洗廁所你會嗎我很愛乾淨的。

其實是，你有你，他們有他們。你講你的人道主義，人權，他們講他們的，幾多鎊幾多便士，見到你便說：這個世界，弱肉強食，你太軟弱了。

基督為門徒洗腳，無損基督的華美，因為他是基督。而你只是普通人。你只變成地底泥。

實在太像一本俄國小說，人道主義者最終不得不離開，繼續過其優裕的小資產階級生

活。貧窮不幸，受到剝削的人，如果他們不再貧窮，他們就加入剝削他人的行列。如果他們仍然貧窮不幸，他們繼續埋怨他們的貧窮不幸，說你有錢你幸福你幫我不如你……

不要以為，貧窮不幸的人，就善良高貴，絕不。

人道主義者，最後會變成十分刻薄的人：甚麼，人道主義？是不是新牌子衣服，哪個設計師？

「我還小」：她沒事，我就嚟嚟的臉紅起來。我沒說：像你這樣的人，實在太多：沒屋住，沒居留，沒工作，沒錢，只有，人一個，命一條，要留在英國。我只說：這樣……很難……為甚麼……不一定……。她立刻反擊：我還小。我便很難堪。我上一次想：我還小。那年我八歲。她已經是個成年已久的女子了。

是不是因為她們來到了英國，都那麼專橫，粗暴，亂抓亂爬，沒尊嚴。  
或許從前她都一樣，不過我不察覺。從前她有將來：她說，她要來英國。

## 那曾經是我的家，但已不再是」

你以為你去看一個前殖民地官員。你知道印度獨立後他就離開。你認識他兒子。他兒子是個英國外交人員，從中國開始他的外交工作。他兒子，說，我在印度出生。印度好多蚊，沒有電，家裡好多僕人。那年我五歲，印度獨立，我們便離開。

印度有老虎的。小鄧肯說。我父親，穿著獵裝，散步。那時候的殖民地官員有人力車，有馬車，不會走路散步的。我父親要穿獵裝，才可以出去散步。小鄧肯說。

我父親，九十五歲。眼睛已經看不好。有一次，他的大學要出版紀念刊物，我哥哥又是跟他一間大學，都是劍橋的。他找到了一張照片，他已經看不到，但我哥哥說，你在那裡。我父親說，是呀，我坐在火爐前面，旁邊的是誰，前面是誰誰，誰又坐在最終端。小鄧肯說，我父親，從前的事情，記得很清楚。

小鄧肯沒有告訴我，他母親的叔叔是個主教，老鄧肯的父親，是個牧師。

小鄧肯也沒有告訴我，他家三代，都是劍橋的畢業生，包括他自己。

我有四個孩子。老鄧肯說。大兒子維廉，在上議院做行政官。你認識的約翰，是我的二兒子。正如你知道，他有兩個孩子，大女兒拍紀錄片，小兒子還在念大學。我第三個女兒，叫作伊麗莎白，暱稱麗比，她有四個孩子，還都在念書。她丈夫是個建築師，在肯亞居住。我第四個兒子，叫作安東尼，做行政工作。

我太太五年前逝世，自此我便一個人居住。老鄧肯說。

維遜說：不要吧。我剛來，殖民地就要獨立。那時是一九七九年，去的殖民地是新海比地，獨立後改名萬那杜，在太平洋新幾內亞附近，人口只有十萬。

我甚麼都是。維遜說。又是裁判官，又是警察局長，又是監獄總監。那裡的監獄，沒有鎖，沒有門，有一個大花園。他們來坐監，日間來種花，晚上就回家。如果遇到嚴重的案件，七號八號監房是有鎖的。我會嚇他們：我將你們鎖到有鎖的監獄裡，他們就會很怕。維遜笑。

新海比地，與法國殖民者共管。鬧獨立，英國和法國軍隊去到新海比地：僵在那裡，談不成，甚麼都不動。

那些新海比地人，很原始的。維遜又笑。我心想這些殖民地官員，老說殖民地原始。

要打獨立戰爭了，維遜說，他們拿出所有的弓箭出來。我才不禁笑出來。一九七九年。怪不得他說他們原始。

後來怎麼樣。我問。維遜說，沒怎麼樣。他們弄很多聲，又揮動他們的武器，只叫，不打的。死了一、兩個人，獨立戰爭就打完了。

我們留在那裡也沒意思，所以就走了。

那是他們的地方，遲早要給他們自己管治的。這是他們的民族尊嚴。他們想自己管自己。維遜說。

一九六二年，香港當時的總督是柏立基。柏立基定期給倫敦做有關香港前途的報告。這是他報告的部分內容：

a. 香港的情況非常獨特，很難找到類似的例子。

b. 香港對兩個國家很重要——中國和英國。香港百分之九十九人口是中國人，他們的家人和文化聯繫，都在中國大陸。

c. 中國和香港的關係繫於一個日子，就是一九九七。雖然一九九七只是租界租約的終結，但無法想像只處理租約，而整個香港不會受到影響。

d. 為種種原因，香港從來沒有成形的自決運動。即使有人提出獨立，都給視作不現

實，不合理。香港亦沒有人有這樣的感性訴求。最近有這樣的秘密決定，香港不會獨立，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接受這個決定……

e. 如果我們無視這個事實，就是我們在香港的位置，全視乎中國的意向，我們就是自己騙自己……

f. 共產黨中國公開譴責「不平等」條約，但中國從來沒有質疑過這幾條條約。中國政府忍受我們在香港，可能基於她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她在等一個可以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最好時機……

我的結論是，除非不得不面對，不然我們不能公開對香港前途表示立場或意見，這樣對香港最有利。因為如果我們表示任何立場或意見，中國不得不反應……正因為中國也默不作聲，我們就可以繼續將香港放在殖民地政治以外來考慮。中國和英國都有一種十分務實的歷史感：中國從來不害怕時間。中國沒理由不討回香港，除非因為她考慮到，時間不會令她失去討回香港的權利，而且維持現狀，對中國最有利。香港的穩定就繫於這極為單薄的一線……

一九六二年以後，每隔一、兩年都有香港前途的報告，但英國外交部將檔案封鎖。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的有關檔案，亦同樣封鎖。

## 烈女圖

露惹絲。露惹絲。我又從來不認識一個女子，叫作露惹絲。

我夢到了朵麗·羅倫斯。去年吞拿美術獎的得主奧菲萊，是個黑人男子。他的作品有一張，好大，叫作《沒有女子，沒有眼淚》。黑人女子流著豆大的眼淚。眼淚珠裡有閃亮的黑人偶像、歌星、體育明星。後來才知道，這個眼淚女子，就是朵麗·羅倫斯。六年了，她的兒子史提芬·羅倫斯，給謀殺了六年。後來都會警察承認，這是一宗種族謀殺；都會警察部隊有種族歧視。

朵麗·羅倫斯，她話語很輕，形容美麗。她不肯放棄：這是一宗種族謀殺，我必須得到公平的對待。六年。都會警察進行全部隊的種族改革，招請黑人和亞裔警察，警察必須接受多文化意識教育。倫敦地鐵站最近出現了大批廣告：「另五個你必須報告種族罪案的理由。」但朵麗·羅倫斯說，我們的鬥爭還沒有完。

奇怪女子尚米·姬雅 (Germaine Greer)。在這個「後女性主義」年代，尚米·姬雅還

說：我們必須憤怒，很奇怪。她警告說，不要以為洗衣機解放了婦女，洗衣機令女性更受到科技的奴役。醫療是一個龐大的男性建制，女子在其中，任由擺布。化妝品業和整容手術，是女性的大敵人。結果自然引起一群年輕女子的圍剿：她老了，她妒忌年輕女子的美貌；她整個人都過了時；她從來未做過母親，她根本不知道怎樣才是一個完全的女子等。尚米·姬雅成名作《女太監》，三十年前出版。當時時代雜誌形容她是個「連男人都會喜歡的女性主義者」。她在紐約遊行示威，一樣穿得漂漂亮亮。說起某次一件衣服，還很留戀的說：那件衣服，是我自己做的。她又在電視節目裡當小丑，喜劇演員，又辦了一份女性色情雜誌。她說：為甚麼我不能主宰我的身體，於是拍裸照，又沒甚麼商業利益的。結果發覺給人搵笨：他們將我的照片放好大，名字好大，以吸引讀者買。她一直在大學教書，做研究：我喜歡思想，她說。喜歡閱讀，資料蒐集。寫作。煮食，焗麵包。說著又笑起來：都是小老女子的嗜好。

尚米·姬雅今年六十歲，獨居。她從前的男朋友說她：很精采的一個人。她教女說她：她很有喜劇氣質。

她的新書《完全女子》剛出版便上了十大流行榜。那些批評她的人，沒有一個像她這樣奇怪有趣。她看看那些批評，搖搖頭，說，他們那樣容易總結我。然後微笑。

《許鞍華說許鞍華》，聽到她在說話。這是一本有系統去理解許鞍華的電影的書。許鞍華一生都在拍電影。我相信將來她都會。她不會放棄的。她的電影就是她的生活，她的人，她的光采與粗糙，缺陷與完整，對我來說，很難理解。

我對她的喜好很多是基於尊敬。這並不是對所謂成功人士的尊敬。在我的心目中，無所謂成功不成功。在生之嚴峻考驗之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失敗者。況且我想她也不算得很成功。少少成功。

她是一個藝術家。藝術是一種處境與態度，並非職業，也不一定有成果。

是那種矢志不渝。那種在不完美與缺陷之中，尋求和諧與完整的掙扎。

她的作品，不能逐一。她的作品逐一。看都會有缺點。整體看，就可以看到她的求索。

求索是一個美麗的姿勢。手揚起；一臉企盼；靈魂不安；如果有希望，救贖，青草地。藝術好接近宗教。

許鞍華的電影作品，和她的人，改變了我對電影藝術的定義。從前我一直以為電影作者——安東尼奧尼，塔可夫斯基，英瑪褒瑪，溫韋士達，依力盧瑪，查布洛，有一套完整的電影語言，有反覆命題的才是電影藝術。這固然是，但藝術之為藝術，因為她是廣闊多

情的：都有可能，時有發見與創造。

《許鞍華說許鞍華》裡有些人說許鞍華。我沒趕上：當時只覺得不恰當。想了很久，想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理由：和她不是很熟，不常見面，她的作品沒全部看過，想保留點私人空間，我心情不好等等。覺得不恰當，又說出不恰當的原因。讀《許鞍華說許鞍華》，就明白了：我其實並不理解她，亦無法接近她。也不理解她的電影。跟她說，她只來句：車，我就唔明，有乜咁難理解，我一字咁淺。（是嘛，我不明白，有甚麼難理解，我像「一」字這樣淺白。）好難搞，拿她沒辦法。



## 他們的血

每當戰爭發動的時候，就會有很多榮譽、理想、犧牲。

從邱吉爾到戰溝裡一個無名的士兵，都那麼高貴。戰爭幾乎聖潔：爲了我們孩子的將來。爲了有更長久深刻的和平。爲了制止獨裁者的暴行。爲了自由。爲了解放受壓逼的人們。爲了保衛家園。爲了我們的國土。

那麼光榮，光榮到不真實。

醉酒佬在酒吧打架，從不爲了甚麼。爲了一鎊銀，爲了爭電視看。黑社會開片，爲錢，爲地盤。以爲爲愛情殺人的人，爲自己受傷害的尊嚴。阿伯打到頭破血流，爲爭廁所。

集體打架，也就是戰爭，從來沒有說，爲爭油田，爲錢，爲長遠的控制，爲了不知爲甚麼的仇恨，爲鞏固政權。

戰爭那麼美好，將人類的美好理想盡情發揮，這樣我們應該打得愈多愈烈愈好。

戰溝裡一個無名士兵，退了役，已經很老了，說：牛被送往屠場，不知爲甚麼，牠們會知道自己快要死，會叫，會流淚，然後開始流尿流尿。我後來才知道，人都一樣。我們還很年輕。在戰溝裡，要出去了。出去就會死。戰溝裡好多士兵，流尿流尿，好臭。

他在一部反戰電影的座談會談話。靜了靜，就說，沒有一場戰爭是正義的。

沒有一場戰爭是正義的。柬埔寨越南，土地那麼肥美，一年可以種四造米，池塘蝦好大，滿地都是地雷，森林的樹幹，都是彈孔。以暴力對抗暴力，以血待血。戰爭真刺激。可以聞到血的腥，士兵的尿尿臭，聽到平民的哭喊。玩真的遊戲機，一按鈕，炸個稀爛。閃燈：做得好。你擊中目標。也就是說：好。你殺了人，又破壞了人類辛苦的建設。真正義，真勇敢。

戰爭裡總有個奸角，喪心病狂殺人王。薩達姆也好，米洛塞維奇也好。真奇怪，大奸鬼薩達姆，都還沒殲滅，活生生的，又不打他了，奸鬼沒殺成，還繼續做總統，反而伊拉克好多小孩，有精神病，是戰爭後遺症，發動戰爭的人，沒甚麼事，不覺其荒謬。

南斯拉夫聯邦米洛塞維奇，又說他父母都自殺，他是個病態獨裁者，必須發動一場巴爾幹戰爭去制止他。好像推翻了米洛塞維奇，就得到人類永久的安樂，殘殺會停止，美國的小孩從此有幸福（巴爾幹的小孩有沒有幸福呢）。真是太看得起他了。

（當我寫的時候。警號響起。警號是我的時鐘。……當美國國會議員說，估計科索沃要死二萬個平民，就可以得到和平，二萬個平民，代價很低。柯林頓總統說他希望給美國孩子帶來一個和平的歐洲。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說要戰鬥，直至我們流完每一滴血為止，我就有一個感覺，是他們在說的，是我的血，不是他們的血。）

（他們現在全都是我的敵人。他們講經濟政策，講人權，講民主，講要流幾多血。）

（我希望我們都能夠活過這一場戰爭：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好的，壞的，拿起武器的，逃離軍隊的，科索沃森林裡的難民，貝爾格勒街上的難民，抱著孩子，找尋從來不存在的安全避難所。）

（我到綠市場去買食物，去黑市場買走私汽油，衣服。……城很靜，但仍運作。垃圾有人收。有水有電。但人呢……過去精神崩潰的人，現在好些了：真正的危險比害怕危險簡單容易。我不能對付恐懼，恐懼戰爭到來。但戰爭真正到來，一切變得那麼真實，容易對付：麵包，水，藥物。）

（人們在家裡集合，一起等待炸彈。人們不認識，不知科索沃發生甚麼事。但我們坐在一起，從來不會這樣團結親密。塞爾維亞人民最好的品質，此時表露。我知道，我喜歡我們的人民。）

（第一個炸彈落下貝爾格勒之前一個晚上，我去看了《一個美麗的傳說》。或者我不應該去看的。第二天我們的國家就發生戰爭。……但我忽然發覺，在每個大人物發動的戰爭裡面，最安全的地方，是和受害者一起。）

（我沒有夢。我每夜睡得很沉。我很怕醒來，但醒來都很高興：我還活著。……是，天色好美麗。我們很喜歡，也很怕。天色美麗，炸彈會更多更密。但天色美麗，炸彈又會放得準一點。我希望我知道：如果我們想活下去，我們應該希望天色美麗，還是不？）

作者是一個南斯拉夫作家，Jasmina Tusanovic。

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在莊嚴的議會，穿一身莊嚴的軍服，很莊嚴的說：我們有理想。那些活在地上的人，很沒有理想的，很沒有尊嚴的，流尿流尿，又怕死，每日想的，不過是水和食物。如果睡著了，最好不要醒過來。

他們那麼沒理想，那麼膽怯，那麼臭那麼腥，因為流的，是他們的血。

十年了，這一次一定不能失面子。馬軍軍和周紅紅緊緊的握了手。

馬軍軍跟他的副主席祕書，也就是他外賣店的收銀員洪戎說，我們要全面發動群眾，壯大我們的組織，爭取中國民運的最後勝利。洪戎「叮」的開了收銀機，熱血奔騰的說，群眾的血不能白流。

馬軍軍和洪戎，來到英國後，就組織了「全英國愛國華人聯會」、「工自聯倫敦分會」、「釋放異見分子聯合陣線」、「海外民運支援總會」、「毋忘六四同盟」、「歐洲民聯英國支部」多個愛國民主組織，二人愛國熱情得到群眾長久的支持，連續十年分別任主席和副主席兼祕書，工作成績輝煌，過去十年都沒有需要開過會。洪戎副主席兼祕書，在結束外賣店一天辛勞工作後，爲了紀念民運十週年的偉大事業，犧牲了打麻將的寶貴時間，爬到床底找回各個愛國民主組織的名單，長長的共有二十三人。

周紅紅也是主席，也有六個愛國組織，還有兩個副主席，兩個外務祕書，一個財政，

資源比馬軍軍多得多了，因爲周紅紅是正式開餐館的，不像馬軍軍，只開一間外賣店。他有兩個廚子，一個點心師傅，一個收銀，一個經理，擔任各組織的領導，最近剛多請了一個點心師傅，是鄉里，可以給他做中央第一副主席。

十年了，中國政府沒有像當初那幫人，只有周紅紅自己是真正的民運分子，其他的都是「那幫人」，中國政府沒有像那幫人一九八九年以後說的，兩年內倒台。

中國政府沒有倒台，前蘇聯卻解了體，世界有了新秩序。

十年了，世界好大變化，中國政府卻沒有倒台，還在做戲，簽了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又進行了只講不做的法律改革，說要保護公民的權利，國家又進行了好多做給人看的基本設施建設。那幫人十年了，除了吵吵鬧鬧，大罵共產黨是屠城政權以外，不知他們做了甚麼。如果中國政府倒了台，給那幫人當政，真教人抹一額冷汗：他們不見得比他們要打倒的人優秀，或更有民主素質，只可能是，更壞。

當然他周紅紅跟那幫人不同。民運的希望，全在周紅紅身上。新來的點心師傅劉伯達，也就是愛國民主大陣線的中央第一副主席，都這麼說。

十年了，馬軍軍和周紅紅，安內攘外，放下成見，一定要做得好好看看，「以安六四亡魂」。

誰知殺出了一個王奇奇，帶著一堆福建幫，大批人馬，大批武器。在中國大使館前示威，原來說好的，你「平反六四」，我「停止迫害異見分子」，馬軍軍發動了十幾人，周紅紅有三、四十個，餐館生意好，又多請了幾個侍應，還有他們的鄉里，湊湊合合，都人頭湧湧，誰知那個王奇奇，福州蛇頭王奇奇，帶著成百個非法入境者，頭縛白布，身穿白T恤，踏白帆布鞋，好悲情的，每人舉一個標語牌，寫的都是英文，上面寫甚麼，周紅紅看不懂，馬軍軍也看不懂，周紅紅的中央第一副主席，新來的，好冷靜的，問王奇奇旗下的一個福建幫，標語寫甚麼，福建幫說，哇怎知。

福州蛇頭王奇奇，服務很好的，包護照，包機票，包到倫敦唐人街火車票接地鐵票，律師費另計，護照機票美金一萬五，提供政治迫害證據，拘捕證一千，通緝令一千，指供不同政見證據，小巴接送去遊行示威，包標語，包攝影沖曬，五百，全美金計。王奇奇手下那幫非法入境者，一到中國大使館門口，便拍拍的爭著以中國國旗做背景拍照，成百人，嫌周紅紅和馬軍軍的人馬，阻著，大家都剛來英國沒多久，英國那些虛偽的禮儀並未學會，只好使用中國大陸公安沿用那一套，走開走開，走。快走。你推我還推，那幫福建幫，隨手帶武器的，又有木棍，又有小刀，都亮起來，嚇到周紅紅和馬軍軍那一幫，他們合共不夠十個，其他的不知甚麼時候溜掉，都沒怎打，打兩拳，馬軍軍的眼鏡被打掉，跟

那個民運領袖李錄一樣，周紅紅給揍了臉孔流鼻血，兩人你媽你娘操幾操，都說好的，不要打架，十年了，要好好看看，不能失面子的，福建幫踢他們幾腳，馬軍軍周紅紅，話都沒說完，便散了。

在中國大使館對面，開一間意大利餐館，經已十年。老闖巴里尼，年輕時候也是個共產黨員，每年中國大使館門前有示威，都在餐館裡看，十年了，打架打了好多次，中國天安門鎮壓民主運動十週年，全球都有紀念活動，規模好大，規模愈大，打得愈厲害，這些中國人，好可憐。

1.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時三十分，幾千個紅衛兵衝入了北京英國代表辦事處。這件事情，對英國代表辦事處的人員來說，非常難忘。

2. 當時的代辦恰臣先生說，兩日之前，也就是八月二十日，中國外交部傳召他去接收中國的最後通牒：「Mr. Hsueh，西歐事務的副部長，十分溫和的一個人，很困難的塞給我那份最後通牒，並重申最後期限。不知他是否知道後來紅衛兵的計畫，抑或他預料到有事情要發生，我走的時候他顯得很憂心。」

3. 代辦處正在放電影。第二秘書韋士頓在看電影：「我們聽到了有人喊：暴徒要進來了。」行政官荷奈剛游完泳：「我聽到有人喊：英走狗你死期到了。我預防萬一是真的，就趕到辦公室去看看：果然。很多人開始衝入代辦處。我發覺放映室已經空了，我就挾著放映機，走到安全地方。」柯利達，後來參與香港前途會談的柯利達，說起那一天：「那天很漫長，很炎熱。早上我們給辦公室的中國職員包圍了三小時給他們示威。晚上很暖，

天氣很好。外面好像有很多人在集會。我站著，大約十時十分，聽了幾分鐘。我上樓想休息一會，想拉窗簾。我每次想拉窗簾，窗簾都會跌下，這次也不例外。我在弄跌下來的窗簾，就聽到代辦的聲音說：他們進來了。」

4. 紅衛兵衝入辦事處，打砸拉人。韋士頓說：「大約十一時二十分，我們從已著火的大樓出來。……我聽到外面有人叫Sha, Sha (殺，殺)。我和太太和幾個職員，從逃生門出來。我記得事情有點怪。最初幾個中國人走進來時，推推擁擁，湧入辦公室去，對我們沒有甚麼興趣，對辦公室比較有興趣。我們兩個都給拳打腳踢。我太太的內褲給扯破，頭髮給扯著。暴徒對我們，待遇相等，意思是，對男人女人，同樣粗暴。」秘書韋利說：「忽然在窗外有一群中國人叫，Sha, Sha, Sha (殺，殺，殺)。我想起義和團，一九〇〇年同樣對外國人叫：殺，殺，殺。我們懂中文的，互望一眼，但沒有給我們的同事翻譯。每個人都保持鎮靜。」柯利達給人螃蟹一樣吊起：「他們主要打我的肩膀和背，有時打我肋骨……打得我好痛，但並不致令我殘廢。當時我想，只要給我頭上一擊，我就完了。那個捉著我左臂的人不斷叫 Pu ta, pu ta (甬打，甬打)……我給人按著頭……有人拍照。那攝影師要求多多，很麻煩——我的頭給扯上扯下……」

5. 韋士頓見到Mr. Dai。在那堆鬥爭的人群中，他見到了Mr. Dai：「暴徒繼續喊叫，

叫我們低頭甚麼的，用中文、英文和法語。他們用手電照我們的臉，又拍我們的照。我幾乎肯定我聽到了我們辦公室翻譯 Mr. Dai 的聲音，在人群中喊叫鬥爭，並且叫我的名字，用英文。」

6. 韋士頓後來當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英國代表，現已退休。恰臣六八年離開了中國，當委內瑞拉，後來阿根廷的大使，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因血中毒死亡。韋利六八年回到英國，後來當國會議員，一直至今。

7. 韋利已經一頭白髮，並已封爵。離開中國三十年，中文還可以講。我問：你記得你們的翻譯 Mr. Dai 嗎。他說，我記得。

「在那堆人群之中，你見到 Mr. Dai 嗎？」「是，我見到 Mr. Dai。」「當時覺得怎樣？覺得被出賣嗎？」韋利，現在稱爵士說：「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我明白他受到很大的壓力。」

8. (如果你在鬥爭你的人群之中，聽到了你很熟悉的聲音，用英語，叫你的名字。你抬頭，見到 Mr. Dai。) (你說，我明白。)

9.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柯利達，爵士，想起了中國，都會記得，那種吵鬧喧嘩：遊行，打鑼打鼓，廣播。他寫的《中國經驗》記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我們的僕人和辦公室裡的中國職員，第二天在我的樓外示威。他們告訴我，要告一會兒假，他們要去開一

個會，但午餐已弄好，放在爐頭上。幾分鐘後我聽到門給敲到震天響。我開門，迎面是舉起的拳頭，和很多張熟悉的臉孔，裝成很憤怒的樣子。此時我才隱隱意識到，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的複雜，和他們如何在俗世生活的要求和毛澤東思想之間，求取平衡。」(頁七十五)

10. 我時常想起 Mr. Dai。和「我明白」(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的複雜)。在那個愛人同志的年代。我時常都忘記那個年代：太煽情，太庸俗了。

但我總是，難以忘懷。那時候的生活，那麼普通，那麼複雜。

## 聖法蘭西亞西西，請在

如果我來到你的面前。如我一無所有。

如果你學會了謙卑。到底要有多謙卑才不至於虛妄。

聖法蘭西亞西西。你脫下了你父親給你的衣裳，世上一切虛妄之物，你不會擁有，你赤身走在雪地上，穿上一件農民的咖啡色袍子，在地上隨便拾了一條繩子，束在腰間，這就成了以後世代的，法蘭西修士的記認。法蘭西修士：小修士，加柏仙奴小修士，修院小修士。

聖法蘭西亞西西：詩人，兵士，靜默者。並一無所有，後來人就說，聖法蘭西亞西西，黑暗時期中世紀的社會主義者。

一無所有，一如佛祖，但多麼難。

一無所有，一如中國的藍蟻。每個人都一樣，一無所有，後來就生仇恨，生怨憎。

如德蕾莎修女，一無所有，只有三件藍沙麗。但我怎能說她一無所有，她可以打電話

給戈巴契夫或者是布希總統。她怎會一無所有，她禱告時候的靜默，成了信徒的圖騰。她每天早上起來抹地，是她的謙卑與節制。每天早上奧娜來我的小房間抹地，她甚麼都不是，她只是一個清潔女子，從來沒有人知道奧娜，她一樣天天早上起來抹地。

在屬世與屬靈之間，我時常徬徨不定。

並擁抱癲瘋病人，聖法蘭西亞西西。最卑微的，受人厭棄的，你就接近。年輕的哲古華拉，還沒有開始革命，剛考完醫學院的試，騎著電單車，橫越南美洲。他和同伴癲瘋專科醫生愛拔度，在這個四千哩的電單車旅程裡面，沒有忘記去探望癲瘋病人。對哲古華拉來說，探望癲瘋病人是人道主義的開啓。

柯林頓家人的牧師、美國黑人人權活動者、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積斯·積臣，講道感動了好多人，講完道下了講台可以因活動時間表不合他意思大罵他的助手。與他工作的人說：他可以愛全人類，但他不可以愛他身邊的人。

聖法蘭西亞西西，我們豈能輕言愛。輕言愛，是人的自大與虛榮。

我爲我小之又小，微乎其微的人道主義，感到非常羞慚。

那不是你的問題。愛雲思說。如果那些政治難民每個人都說謊，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獲得利益的機會，那不是你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

如果你感到幻滅。愛雲思說。那不是你的問題。

聖法蘭西亞西西，從來不會幻滅與難堪。如果他跌得很低，他會跌得再低，再低，愈低他愈接近基督。

聖法蘭西亞西西遇上聖嘉爾。聖嘉爾，如果這樣理解愛，愛聖子一樣愛聖法蘭西亞西西，離家出走，到聖法蘭西的小社區去。聖法蘭西亞西西，替她剪頭髮，讓她穿上農民袍，腰間繫一條繩。聖嘉爾和姊妹，赤腳，不穿襪子，不穿鞋，睡在地上，不吃肉，時常禁食，並且靜默守戒，因為言語多罪。

聖嘉爾不言愛。

對於輕言愛，聖法蘭西亞西西，我還是感到侮辱。那麼多人，那麼隨便，我愛漢堡包，我愛可口可樂一樣，輕言愛，我愛你。

如你被輕愛，聖法蘭西亞西西，你可會執著她的手，說，只有上帝，才懂得。

無益之愛，輕佻的所謂愛，令我極為憤怒。但聖法蘭西亞西西，你從不憤怒，心存哀憫。

一三二四年，聖法蘭西亞西西到愛雲尼亞山退修。聖十字日那天，他得到一個聖傷。帶著聖傷，其實他已經死了，病好重，眼全盲，聖法蘭西亞西西行神蹟。

帶著聖傷，他不願驚嚇他的門徒，用粗布袍，將聖傷掩藏好。

當我說傷害，聖法蘭西亞西西，我如何理解你的聖傷。

愛裡面總有很多傷害。傷害或因為自私，因為軟弱。但聖法蘭西亞西西，那麼靜，將傷口掩藏，並且因為聖傷，而有力量，行神蹟，眼不能見，生命如影子——這是我知道的最美麗的故事，比美人魚的故事，更為憂傷。

帶著聖傷，那麼豐盛的，離開。

我在讀聖法蘭西亞西西。你看，我跟你說話，好像跟神父告解一樣。愛雲思說，如果能夠令你感覺良好，我是甚麼都可以。



Baked crap。阿靚和阿麗到曼城飲茶，阿靚看餐牌，看得大笑起來。阿麗，已經七十歲的阿麗，在英國住了三十多年，英文唔鹹唔淡，猛問阿靚，你笑甚麼。

阿靚，阿麗講廣東話時叫他阿靚，講英文時叫他阿倫，吵起架來叫死仆街或 son of b。阿靚說，講你也不會笑，你懂甚麼。阿麗道，你才甚麼都不懂，你懂甚麼中國菜，你不要看。一手搶了餐牌。阿靚，假假地，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廣東話，唔鹹唔淡，說，你才正傻婆，死蠢材。阿麗肚子餓，沒好氣跟他吵，打開餐牌，道，不如叫焗蟹，baked crap。

阿倫笑道，你做的就是 baked crap。他們做的，是 baked crab。說起他的妻，阿靚說，我甚麼都不說。

過了好久，在看電視，看好久，忽然自己對自己說，crap。Your cooking is absolutely crap。阿麗說，你說甚麼。阿靚說，沒甚麼。我已經習慣了。

「麗's」cooking。和阿麗的英文，阿靚的廣東話一樣，唔鹹唔淡。這是阿麗的菜譜：

薑蔥彩虹鱒。彩虹鱒，燒四十分鐘，煮豉油，薑蔥調味。

冬菇蝦米釀褐色大蘑菇。西人用洋蔥、麵包乾釀，阿麗用冬菇蝦米釀，一樣嘛，阿麗說。

咖喱粉絲。昨天剩下了咖喱，櫃裡還有很多粉絲，咖喱煮粉絲，加豉油。

意式出前一丁。橄欖油，再下碎蒜頭，迷迭香，去皮番茄，番茄乾。出前一丁或韓國即食麵，煮好，去水。澆番茄蒜頭，以叉或筷子吃均可。

醃肉蒸水蛋。蒜頭豆豉蒸三文魚。清蒸田螺。開一罐茄汁焗豆，炒牛肉。鹹蛋炒火雞。

西洋菜鹹鴨腎奶油湯。阿麗焗一隻雞腿給阿靚，雞腿裡面，又有冬菇，又有火腿，拌新薯紅蘿蔔。

阿麗的女兒。有三個，一個住威爾斯，一個住倫敦，一個在非洲肯亞，褐髮，褐眼睛，又不會打麻將，自然也不會中文，阿麗的英語，女兒都不會聽。阿麗好生氣時，就 die for you see。女兒不會聽，只知道，媽咪好生氣。那三個女兒，阿麗說，真沒用，一點

都不像我。兩個女兒結了婚，生了兒女，非洲那個獨身。其實她們都好像阿麗，不過阿麗不明白。她們煮的菜，甚麼都水吱吱，甚麼都要用豉油。非洲那個女兒愛美莉，打電話給阿麗，媽咪給我寄半打豉油，半打白花油，一斤干貝，一斤冬菇，還有，那東西。非洲好多蚊。她不會叫，抓背的。阿麗說，那叫不求人，*help nobody*。

阿麗的夫，阿倫，廣東話名字叫阿靚。當初來到香港當兵，還是處男，失身是失給一個軍妓。和阿麗結婚時，阿麗十八歲，已經結過婚，還有一個女兒，送給人養。阿倫說，有個中國女兒，不好。阿麗沒說甚麼，幾十年後大女兒一樣到康和探阿麗和阿靚，一樣叫阿靚爸爸。阿靚覺得真神奇。

阿靚說阿麗：我甚麼都不說。我閉嘴，看電視。

阿麗說阿靚：一對舊拖鞋。慣了。有時就想毒死他。

阿麗好喜歡看書。她看的是瓊瑤，郭良蕙，中文《讀者文摘》。英文她都不會看。

阿麗從來沒聽過後殖民主義（甚麼？）。後女性主義（甚麼？）。（身分危機，好悶。甜與酸點心，那麼的唐人街，好煩。多元種族，好多餘。你有你，我有我，就是多元種族。*Diaspora*，即有時返香港，有時返英國，有時住非洲，拿著歐盟護照做中國人。）

阿靚吃著極為難吃的雞腿，又有冬菇又有火腿，拌新薯紅蘿蔔的，罵她：*Stupid*

woman。怕她聽不懂，又用廣東話說，女人。你真是垃圾。沒文化。英國菜都不會煮。阿麗站在廚房罵道，英國菜才沒文化。你才甚麼都不懂。

阿靚這天不知是否因為曼聯隊輸了球賽，心情很不好，居然駁嘴，急起來，廣東話都忘清光，叉子插在雞腿上，好像掛了宣戰旗：*this is a big pile of shit*。

阿麗說，你就 *shit*。她急起來，英語都忘清光，只會講廣東話：正仆街，有得你食你就食，鑊鏟高高的揚起：丟那星。

## 說洋夷

晚清同文館張德彝（一八四七—一九一八），後任駐外公使祕書，十九歲，第一次隨洋務考察團到歐洲，寫了《八述奇》。

「過黑水洋，此船晝夜顛簸，人人嘔吐。鎖日偃臥，只吃梨橘而已。船規：每飯必先搖鈴知會。後明等一聞鈴聲，便大吐不止。」蓋因青年張德彝，不慣夷食，「英國飲饌，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咽。甜辣苦酸，調合成饌。牛羊肉皆切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一嗅即吐。」「咖啡係洋豆燒焦磨面，以水熬成者。炒扣來（後稱巧克力）係桃杏炒焦磨面，加糖熬成者，其色紫黃，其味酸苦。紅酒係洋葡萄所造，味酸而澀，飲必和以白水，方能下咽。麵包係發麵無鹼，其味多酸。」對英國飲饌，評價甚差。

大清帝國，乃文明古國，張德彝抵印度支那，述：「……西正抵安南國，即越南交趾國。蓋安南名交趾者，因其國人足趾多交一處也。今則交趾者少，因華人多有在彼婚娶

者。……土人貼春帖，識漢字，喜詩，崇信佛教。人生矮小，面色憔悴，兩目昏瞶。喜食檳榔，男女老幼口頻張而紅關，音啞如蛙。……地多產白米，棉花，四時柴草充裕。然田多荒蕪，民情不耕，僅於飽暖而已。」

經過香港，記述香港習俗。當時香港已為英國殖民地，民風與清帝國，略有不同：「此原係中國海口也。現有英兵持挺，專司行旅一事。其地約不准行旅者路傍便溺。車行甚疾，人須自避。若撞死在午前者，車主賠銀十兩，並不償命；過午撞死者無論。」

到法國馬賽，第一次見自來水龍頭，第一次見電梯，稱「自行屋」：「又各屋牆上有二小龍頭，一轉則熱水湧出，一轉則有涼水自來。層層皆有淨房數間，四面暗玻璃如紙，亮而不透，綠綢窗帳，紙盒，瓷盤，水管皆備。如人懶上此四百八十餘步石梯。梯旁一間，內有自行屋一間，可容四、五人。」

當時法國亦少見華人，見張德彝清秀淨臉，以為女子：「出門，有鄉愚男婦數人，問德善（法國駐華公使人員）曰：『此何國人也？』善曰：『中華人也。』又曰：『彼修髯而髮蒼者，諒是男子。其無鬚而風姿韶秀者，果巾幗耶？』善笑曰：『皆男子也。』聞者咸鼓掌而笑。歸時一路黃童白叟，有諮詢者，有指劃者，有詫異者，有豔羨者，爭先睹之為快。」

青年第一次聽聞有避孕套，稱腎衣：「妓時將是物冠於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爲之設想，牝牡相合，不容一間，雖云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爲快也。此物法國名曰『英國衣』，英國稱爲『法國信』，彼此推諉，誰執其咎，趣甚。」

到倫敦，遊水晶宮，一樣給英人前呼後擁，爭相觀看：「……是日遊人男女老幼以數千計。彼見我中國人在此，皆欣喜無極，且言從未見過中土人有如此裝束者，前後追隨，欲言而不得。」在此見到聯軍在中國搶掠得來之物：「至一處，內極廣闊素靜，見上下羅列者，皆中國圓明園失去之物，置之質賣。見有龍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諸般畫軸，神像，金雞。中天馬，銀鼠等衣，皆御用之物。睹之不勝恨恨，乃辭出。該官又與彝等每人一簿，乃諸物價值，意欲將諸物賣回。同人乃操詈語，而兔姓等不懂，尙歡笑如常。」難得搶掠者若無其事，遞價目表一張，有黑色幽默意味。青年張德彝嘆其不懂，「尙歡笑如常」，語平淡而沉痛，不似少年心境。

沒落大清帝國，仍是大帝國，威嚴自重，禮儀周周。「廣叔含代斌大人立而宣於眾曰：『我大清國大皇帝，特簡本欽差等至此察訪風俗，兼爲堅結友誼。願各君主永守和約，各安邊幸，實天下臣民之幸也。』」至瑞典見國王：「時安納思（駐華公使）服朝衣，黑色短衫褲，皆寬金邊，左肩重金總一圈。明等亦公服入宮。宮中護衛，頗有威儀。王貌

雍容，重眉隆準，碧日烏鬚，服色與庶民同，能談英法語言，辭氣擬謙。其君臣相見，無山呼跪拜禮，只垂手免冠而已。明等相見亦如之，只不脫帽。」

洋夷再文明，不過有唐虞之風：「……又至英國囹圄，四面高樓，每犯淨屋一間，酒食役使，一切極其優渥。……監有花園，晚間許罪人出遊，只戒彼此交談。英國刑無極刑，罪無殺罪，最重者止於絞。由此觀之，刑書不必鑄，酷吏不可爲，饒有唐虞三代之風焉。」

## 中國價值

清代同文館張德彝，一八六六年第一次出使歐洲，寫了《航海述奇》，書中記述其向洋人解釋中國禮儀：「……有一婦會遊回國（回教國家），披髮飾粉，目下抹黑一道，以顯目大。伊向明等言：『回國見人以手摸面，此禮也；西人男女攜手、免冠，禮也；不知中華何禮，乞教之。』明遂告以：『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以卑敬尊，必跪拜，亦禮也。』」

清代外使薛福成，一八七七年出使歐洲四國，日記中記述西人之人倫關係：「……子女年滿二十一歲，即謂有自主之權，婚嫁不請命於父母。子既娶婦，與父母別居異財，甚者不相聞問。……國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毆。子毆父者，坐獄三月，父毆子者，亦坐獄三月。蓋本乎墨氏愛無差等之義，所以舛戾若此。此其父子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

三綱五常，聖人之道，一百五十年後，在殖民地香港，遙遙呼應。

「……我七歲……其後十年，在我師父手中，我流了不少眼淚，不少汗，不少血。每晚我睡覺都咒他，早上就嚙下我對他的仇恨與恐懼……我們長大後，才知道……是于師父創

造了成龍，我才有今日……」

影星成龍的父母是一個法國參贊的僕人，住在山頂府第一個又陰又小的工人房間。在殖民地成長沒有抹去他的中國價值：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師父只相信三件事：紀律，苦勞，和秩序。紀律……以藤鞭計算。苦勞是每時每刻的：偷幾分鐘懶就要挨多一小時的苦練。秩序是：師父最上，師母次之，接著是其他教唱、做、打的師父；我們學生最底。學生又分：大師兄最上，小師弟最低。……這秩序是絕對要服從的。」所以無論他有多憤怒，他夢也不敢夢想，會伸手打大師兄。因為一舉手，打的不光是大師兄，還是「幾百年來的傳統」。

清代外使薛福成，說聖人之道，乃男尊女卑：「西俗貴女賤男。男子在道，遇見婦女則讓之先行。宴會諸禮，皆女先於男。……正與古者扶陽抑陰之義相反。……此其夫婦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

一百五十年後，聖人之道依然。影星成龍，記憶他與已故歌星鄧麗君的感情。她打電話給他，叫他出去吃晚飯。在他的一班兄弟面前，他要做大哥：「我想見她，但我的兄弟的恥笑令我很怒。我知道這很不成熟，但我要做個大男人。如果你想來，你來。我跟她說，就掛上電話。……我的兄弟見我那麼酷，都很服。杜麗莎（鄧麗君）是個大明星，她

又很美麗，我隨隨便便呼喝她，好像她是任何街上一個女子……」鄧麗君當然離開。成龍說他的妻子林鳳嬌：「我很粗魯，又很不成熟，但她永不會糾正我的發音，文法或批評我的衣著禮儀，而且吃飯的時候，我叫甚麼她就叫甚麼，雖然我完全看不懂餐牌說甚麼。」

經歷一個多世紀的帝國侵略，幾十年的軍閥割據及內戰，中國價值仍在她的國民身上顯現，而且有時面貌非常完整。對帝國主義者來說，中國價值——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民族的驕傲，既可笑又可怕。清代第一個從大不列顛來中國的大使馬格里，一七九三年見乾隆皇帝，爲了參拜儀式，與仕官鬧了好久。當初清廷官員想馬格里穿清朝服，馬格里堅持只穿英廷服。清官想馬格里三跪九叩，馬格里又不肯：「王大人和周大人又來問我，如何向英王行禮。我說我單腳跪，並吻國王陛下的手。……我示範給他們如何做。他們好像很滿意的退下。……未幾使團來，說他們決定我可行英國禮儀，但中國例俗不吻手，所以建議我雙腿跪。我說我已經說清楚，中國人跪叩，我們只單腳跪。他們就說，好吧，不過不能吻皇上的手。」

到民國初年，一九一九年入紫禁城做清代最後一個皇帝溥儀英語教師的英人莊士敦，原來在威海衛英領事館工作，前後在中國三十年。皇帝在紫禁城上朝之時，他是唯一一個不穿朝服，不下跪的官員。莊士敦穿西服，脫帽。不過，莊士敦在紫禁城五年，越來越

「土化」，溥儀著他整頓內務府，他成了清廷的一員。後來莊士敦拍了一張照片，穿了清孔雀朝服，端端正正的坐著，並且很神氣。——他一直叫溥儀作皇上，至溥儀被逐出紫禁城，莊士敦安排溥儀逃到租界一間德國醫院，途中他們去一間照相館拿照片，他還改不了口，叫溥儀作皇上——嚇到照相師目瞪口呆。馬格里如有知，會氣到從墳墓跳起。

## 小人者，巧言令色者也

寫野雞英語詩的人叫作阿張，或阿鍾，或阿鄭，Ah Chung。

應該在廣州，福州，上海，廈門，其中一個清代四個條約港生活。職業可能是個小商人，賣假錶，舊鴉片菸槍，舊望遠鏡。當初可能是個傳教士的小廝，傳教士叫他 No. 1 boy，雖然阿張，或阿鍾，或阿鄭已經做父親了，在中國生活的西洋人，叫他們的傭人作僕人，作 boy。阿張，阿鍾，或阿鄭，應該還梳著辮，見人說人話，穿清服，見鬼說鬼話，穿西洋裝，辮子盤在帽子裡。阿張，阿鍾，或阿鄭，做事 quick quick，行路 chop chop，眉精眼企，做甚麼都 may can do：他說的英語，行通四大條約港，連洋人都跟他學，跟他一樣腔調，Ah Chung come come。

阿張，阿鍾，或阿鄭，見不少世面，連法語都懂幾句，就寫了這首〈法國人去買雀〉，“L'Oiseau”，音「拿素」，法語即雀。

One-tim two piecee Flunsee walkee in Canton.

Look-see one piecee culio-shop-first chop nunpa one.

(one-tim，有一次。two piecee，有兩個。Flunsee，即 francais，法語法國人。walkee in Canton，在廣州行。culio-shop, curio-shop, 賣奇物之店。first-chop nunpa one，掛一個第一的牌)

Chinaman he show 'um allo pukkha ting.

Birdee paint top-sidee plate—makee fly with wing.

(有個中國人他拿所有新奇事物給他們看：allo, ali; pukkha，新奇之意，不知出處為何，ting，中國人講野雞英語，h不發音，ting變ting：有鳥拍翼飛)

Flunsee looksee birdee—Flunsee talk "Oiseau" ..

Chinaman he thinkee Flunsee ask "Why so?" (法國人看雀兒，法國人講「拿素」；中國人他想法國人問，why so 爲甚麼)

He no savvy Flunsee talk, so he makee tell.

To 'um in he English—"Why so?"—makee sell." (no savvy; do not know：他不知道法國人說甚麼，所以他 makee tell 說，用英語說，why so? makee sell, 去賣)

By'mby on lacker-box all-same birdee playing',  
Funsee-man look-see it, talk "Oiseau" again.

(By' mby, by and by, 將來, 不久, 那雀兒繼續玩; 法國人看見, 繼續說「拿素」)  
Chinaman he hear-lo—tink he savvy well,

So talkee all-same pidgin, "Why so?—makee sell." (savvy well, know well... 中國人他以為他知道, 所以繼續說他的野雞英文——"why so, makee sell")

Funsee tinkee sartin he hab larnee word,

Talk he flin that makisel be China for a bird.

(tinkee, think; hab, have; larnee, learn... 法國人以為他學會了字... flin, friend; talk he flin, he told his friend... 他告訴朋友說, makee sell 在中文就是雀兒的意思)

這打油詩利用了語言的同音——Loiseau, why so——法語轉英語——來開玩笑。最後取笑法國人不懂中國話, 以為那句不中不西的 makee sell 就是雀兒的意思。

Pidgin 最初的意思是「生意」。英帝國打開中國的大門, 強行經商, 商業日常用的語言就是這種中國化的野雞英文。阿張, 阿鍾, 或阿鄭, 還用野雞英文寫了不少小故事, 記述清代條約港華洋雜處的風貌。這個是番鬼要喝牛奶的故事...

One-tim (One time, 有一次) one mornin belong tiffn-tim (不知道何解) in Canton  
one piecee (一個) fan-kwei (番鬼) no catchee milk (沒有牛奶) for chow-chow (吃)。  
He talkee compladore, "what for no got milk" (爲甚麼沒有牛奶) and makee one big bobbely  
(很吵)。Compladore he too muchee flaid (frightened, 管家就很害怕), galaw (可能是架  
囉, 助語詞)。He talkee gentleum (他告訴紳士), "My velly much chin-chin (對不起... 我很  
對不起) you, you hearee my talkee (你聽我說) Suppose no can catchee milk, how fashion can  
do?" (如果找不到牛奶, 怎麼辦?) That fan-kwei (番鬼) talkee (說), "You no can makee  
so-fashion (不知何解)。Catchee milk beong your pidgin (找牛奶是你的事情)。You savvy  
(知道) you catchee one piecee cow makee milk (你拿一頭牛擠牛奶), hab got one dog look-  
see he (一隻狗看牛), one piecee woman take careum (一個女人看守)。What no can do?"  
Compladore he too muchee fliten, he cly out one piecee sing-song (管家好害怕, 就哭了出來,  
哭了一首歌)。

That cow hab die-lo (牛已經死囉), That dog hab wallo (狗已經走囉), That woman  
catchee chilo (女人有孩子囉)——How can catchee milk? (怎樣弄牛奶?)



# II

## 幽靈之戰

一三八九年這一場在科索沃的戰爭，至今還說不明白，到底誰勝誰負，誰殺了誰，怎樣殺，阿爾巴尼亞人，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塞爾維亞人，德國人到底在哪一方的軍隊。後來的人相信，一三八九年科索沃戰爭之後，塞爾維亞王國為土耳其攻陷。但事實塞爾維亞王國大戰後還以土耳其半附庸國的形式，存在了七十年，其後土耳其鄂圖曼王國才直接統治科索沃。直至二十世紀初。

戰爭之前，塞爾維亞王國分裂為多個小統治區，最大統治區的將領叫拿撒（Lazar）。戰前科索沃為一個與波士尼亞國王結盟的將軍維克·巴高域（Vuk Brankovic）所統治，歸拿撒的軍隊。土耳其軍隊的將領是莫屈（Murat）。

關於這場大戰，後人只知道。戰爭很慘烈，死很多人，拿撒和莫屈，也就是塞爾維亞王國和土耳其王國的將軍都死了。土耳其軍隊奪下戰場，也就是科索沃，但他們沒有留下，撤了軍。

這場慘烈的戰爭，到底誰在打呢？一份十六世紀的家族歷史檔案顯示，阿爾巴尼亞人有參與塞爾維亞的軍隊。鄂圖曼王國的紀錄，則顯示塞爾維亞那邊的軍隊有波士尼亞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羅馬尼亞人。土耳其那邊，一樣是雜牌軍，包括有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

軍隊人數麼，土耳其那邊說塞爾維亞拿撒有五十萬軍隊，自己那邊才有六萬。塞爾維亞那一邊說自己有二萬五千，對方也就是土耳其那邊有四萬。

戰爭的起因，並不清楚，可能與較早前土耳其軍隊曾入侵塞爾維亞尼斯有關。這場大戰，留下三大疑點，至今仍無解答：一、拿撒怎樣死的？二、莫屈怎樣死的？三、維克·巴高域是個賣國賊，出賣了拿撒，致使土耳其得勝？

一六〇一年一個巴爾幹僧侶記錄這場戰爭，說巴高域與土耳其人有秘密協議，出賣塞爾維亞。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關於這個出賣故事的紀錄。但塞爾維亞一間修道院的紀錄，就說巴高域見大勢已去，就離開戰場。

兩個將軍的死，更是各有說法。鄂圖曼土耳其那邊，說莫屈是被一個基督徒刺客殺死的。那個基督徒，全身是血，混在死人當中，見莫屈就跳起來殺死他。另外的紀錄還說，刺客要求吻莫屈的手，莫屈給他吻時就給殺死。另一版本則說刺殺莫屈的人是一個投降給

拿撒的將軍，他騎著馬，殺入軍營，吻莫屈的腳，並殺死他。一個佛羅倫斯的版本是，莫屈是給對方將軍拿撒，帶著十二個衛士，衝入軍營殺死的。又一個版本，是莫屈給一個匈牙利武士殺死的。

塞爾維亞的拿撒，一個說法是給土耳其軍隊擄去並殺死。這當然是給土耳其方面的說法。塞爾維亞的記載，說他們的首領發表了個很動人的演說才死的。那個演說，至今仍有紀念：情願在戰爭中死去，勝於羞愧的活著……。塞爾維亞的教會紀錄，稱這場戰爭塞爾維亞得到「光榮的勝利」，到現在每年六月二十八日還紀念拿撒的死亡。

見：Noel Malcolm, *Kosovo a short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98.

戰爭的意思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有關戰爭的真相。——到底北約組織轟炸中國大使館是不是一個「錯誤」？到底有多少平民死亡受傷？到底「種族清洗」存在嗎？如果存在，甚麼程度？甚至最基本的：到底為甚麼開戰？到底要維護甚麼？

現在北約組織每天投下的炸彈是七百枚。一個普通炸彈有五百磅炸藥。一個月，會有二萬一千個炸彈，即一千零五十萬磅炸藥。

我沒有甚麼概念，到底一千零五十萬磅炸藥是甚麼意思。我只知道：這一個極為嚴峻的時刻，謊言充斥，血肉橫飛，很多人很憤怒，犬儒的人拿他人的血肉和眼淚來開玩笑，

信奉「新聞自由」、「民主價值」的小天使們飛到大後方表演他們的浪漫同情心：無論每一個人，立場如何，都企圖相信一些事情，支持他們的立場，無論那些事情是那麼的薄弱。

一三八九年這一場科索沃大戰，我們除了知道曾經有一場激烈的戰爭，其他的，如何，為何，誰，在歷史上有何意義，我們一無所知。或許戰爭就是這樣：千百個說法，前因後果，模糊不清，有權力書寫歷史的人，寫下他們所知道的，願意知道的，部分事實，甚或全不是事實，戰爭和所謂歷史，毫無意義，僅是風與影。

很多人流血死亡。當然囉，人總是會死的，戰爭嘛，一定會死人的，不死人怎是戰爭。

有人關上燈，又不是炸我，因此每夜都睡得很好。

## 人權軍東征

大英帝國於一九三三年，其帝國侵占的黃金時期，領土占地一千二百二十萬平方哩，即地球陸地百分之二十四，統屬人口五億二百萬，占當時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大英帝國由連場戰爭建立。一八一一年，侵占爪哇。一八一四至一八一六年，打峇略戰爭，尼泊爾成爲英國被保護國。一八二四至二六年，打緬甸戰爭，侵占了緬甸。一八三九至四二年，打第一次阿富汗戰爭，一八四〇至四二年，與中國打鴉片戰爭。一八四五至四六年，打第一次錫克戰爭，四八年至四九年錫克郡叛變，旁遮普省分裂。一八五二至五三年，打第二次緬甸戰爭。一八五七至五八年，印度軍隊進行反帝兵變，被英國軍隊鎮壓。一八七八年，打第二次阿富汗戰爭。一八八五至八六年，打第三次緬甸戰爭。這只是帝國軍隊在亞洲進行的殖民戰爭。

帝國還包括非洲，南太平洋，中美洲的殖民地。

英國對中國的侵占，從經商與傳教開始。用今日的名詞，就是自由市場與人權。

英國第一個來華的大使馬格里，謁見乾隆皇帝。他要求清廷准許英商在中國多個港口，有經商的自由，並要求清廷開先例，准許英國長期於中國派駐大使。英廷又要求傳教士有在中國傳教的自由。

其後從中國輸往英國的貨物是茶和絲。當時幾乎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的主要貨品是鴉片。中國禁菸之後，鴉片戰爭重新打開了中國貿易的大門。

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揚導人向善的耶穌教。傳教士亦肩負教化的功能，所以辦學校，辦醫院，孤兒院，教導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吸收西方的優秀文明。

強行經商，在印度就破壞了印度最大的民族生產——織布業，在中國就讓中國成爲廉價茶絲的提供地，並爲鴉片入口國。傳教士所傳的宗教，頒定他們是被上帝選召的子民，來中國搭救中國人。他們相信他們的宗教與文明，都是優越的，而且是唯一的救贖。他們的聖經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別的神。他們跟他們的聖子一樣，降落人間（這個人間就是中國）。他們那麼尊貴而人間那不信的人，那沒文明沒教化的人，那麼賤，賤得可以讓他們，表現他們的愛心和良善。經商、傳教不遂，就用武力，發動正義的戰爭，給那些不幸的，貧窮的，不信的人們，一個文明、有火車、有學校、有醫院、有銀行大班、有耶穌教會、有很多僕人服侍的白人在管理的新國度。

新國度到二十世紀中葉，不合時宜，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權力重新分配。大英在大戰時期，失去統治權威，戰後也就無法繼續殖民地統治。一九四六年，約旦和敘利亞獨立。一九四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一九五一年，是利比亞。一九五七年，埃及和蘇丹。一九五七年，馬來西亞。新加坡，北汶萊和沙勞越於一九六三年獨立。肯亞於一九六二年獨立，羅德西亞共和國於一九六三年解體，六四年北羅德西亞獨立成贊比亞。同年馬爾他獨立。一九六五年，甘比亞獨立，六六年巴比度，六七年，雅頓和也門，一九七〇年，東加和斐濟群島，一九七三年，巴哈馬群島，一九七四年，格瑞那達，一九七八年，多明尼加，一九七九年，聖露西亞，聖文森，一九八〇年，新海柏第，南羅德西亞（辛巴威），一九八一年，英屬宏都拉斯，獨立後叫百里滋，香港，一九九七年，不是獨立，叫自治。

帝國陣營，除大不列顛，有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也就是今日發動科索沃戰爭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主要成員國。帝國加美國，幾乎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絕不是巧合，不過是歷史的延續。

現在不講通商和傳教，講自由市場和人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塞爾維亞議定的南布爾條約，條約附件的一條就是，科索沃以後以自由市場的方式運作。自由市場的意思是，跟隨西方的市場秩序，貨品與資金自由流動，這是西方強國認許的運作方式。不遵從這套

方式，就違背了西方的利益，足以構成發動戰爭的原因。人權和宗教一樣，為西方國家決定，什麼是人權，什麼是獨裁，什麼是真神，什麼是偶像。西方國家是那樣的文明，高尚，博愛，讓他們來教導教導，怎樣才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他們說，他們有這樣的道德責任，不能坐視不理了！他們覺得他們有權去干預，就像一、兩個世紀以後，他們有這樣的使命去征服遙遠的國度，去教化，去搭救。

越南，伊拉克，塞爾維亞以後，將來還會有其他的小國，受到人權軍的侵略。殖民地無名有實，帝國原來沒有衰落過，幽靈一直在盤旋。

## 布達·河·佩斯

布達，山叫布達。佩斯，河的另一邊，暗灰黃的多瑙河，河的另一邊，叫作佩斯。

捷克，史維奇亞。一九九三年，成了捷克共和國，史維奇亞；兩個國家。

南斯拉夫共和國，後來成了波士尼亞，莫多尼高，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斯洛維亞，六個小小國，可能有第七個，叫科索沃。

浮島——在拉丁美洲，玻利維亞的的喀喀湖，我第一次見到浮島，也就是從湖裡浮現的島。新生的島，和嬰兒一樣，是軟的。踏上去，泥土啜吸鞋跟。浮島居民就在新島上建草屋，地上鋪滿草。

中歐洲，不斷分裂。但匈牙利人，住在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人，住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人，住在科索沃，塞爾維亞人，住在莫多尼高，希臘人，住在馬其頓。

國土分裂，並且被征服。

美國的軍機，在匈牙利升降（村民說，都慣了。從前是蘇聯的米格機，好吵。美國軍

機，沒那麼吵)。

波士尼亞成爲美國的被保護地(被保護地，在帝國時代，叫殖民地。現在不講殖民地)。

有三十萬匈牙利人住在塞爾維亞。剛成爲北約成員的匈牙利，領空被北約軍機使用，投下炸彈。同樣炸塞爾維亞國土內的匈牙利人。北約就說匈牙利：做得好。

在布達佩斯，我住的後街華西維沙(維沙是街)，是一條新建的遊客街。一個大肚子美國人大大聲對待應說：你會是歐洲聯盟的好成員。不過，你以後可要納百分之二十五的阿？

就是說：乖。做得好，好聽話。

匈牙利人是個悲傷的民族。加波爾跑進廚房來跟我說。你知道我們的國歌，他說。

「天佑匈牙利／快樂並美好／如發生戰爭請助匈牙利／安慰長久受苦難的人們／過去並未來此國已飽受折磨」。第二節在數說我們過去的敵人。加波爾笑說，我們的敵人，土耳其人，奧地利人。

匈牙利人是個悲傷的民族。他們自殺。夏夜我們走過伊莉莎白橋，很多人都在橋上看多瑙河。暗灰黃的多瑙河，晚上變黑。加波爾笑說：你看，他們都在排隊跳河，自殺是匈

牙利最受歡迎的體育活動。據稱匈牙利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維多利亞的母親，住在第八區，是羅馬尼人、中國人、性工作者的地區。女子穿一條G繩內褲，站在路旁等客。沒有酒吧，沒有音樂，沒有紅燈，兜了客人，帶回家做生意，維多利亞說。

房子好黑。她們又不開燈，維多利亞的母親，脊骨神經痛，在客廳開了一張床，睡覺，看電視，「她愈痛，就愈肥。」

坐在客廳，看到夕陽的顏色，在灰黑的上世紀末房子上，自紅漸黃，淡至黑。母女在談話，我在沙發上，躺著，睡著了覺。

醒來天全黑。突然想起有一次在中國，北京，和陳談著話，就這樣，天漸全黑。莫名其妙，好多年後，我仍然覺得，好親密。

離開的時候，維多利亞說，這房子就要坍掉了，你看——

牆上都是深黑的小洞，眼窩一樣靜默。「是戰爭留下的彈痕。」戰爭？我說，是二次大戰嗎？她說，不。

「是一九五六。」

「革命之後，他們開始賣房子。從前國家的房子賣給居民，很便宜，居民都很高興，買

了。買了以後，才發覺，房子都崩掉，又有彈痕，要維修，好貴。也就索性不管。」

第八區，房子好黑，好臭。

戰爭，是指一九五六。革命，不是指一九四九年匈牙利成爲「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革命，而是指一九九一年蘇聯軍隊離開匈牙利，「非革命」。一九五六年，學生走上街頭，反對蘇聯對匈牙利的控制，十一月，蘇聯的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西方人叫這作「起義」及「鎮壓」，但維多利亞說，「戰爭」。一九八九年，匈牙利共黨倒台，一九九〇年三月進行民主選舉，但維多利亞說這是，「革命」——用共產黨的語言去形容一場西方民主制度的和平演變，也就是，革命的失敗。

他們常去的酒吧，就在布達山腳，伊莉莎白橋旁邊，叫「花園酒吧」，是，怎樣，法蘭西說，怎樣形容，「不普通」的酒吧。是學生、知識分子、藝術家、人權活動分子、旅行者的地方。好多人說英語、法語、德語，當然都說匈牙利語。

「革命之後，就有這樣的酒吧。」

——「革命」之後，你覺得自由嗎？

「這要看你，怎樣定義自由。以西方的標準來說，是，我們比較自由。」法蘭西說。

## 六月，櫻桃成熟的某一天

撒多爾在摘櫻桃。當初以爲中歐洲的櫻桃不甜；可能中歐洲的土壤不好，櫻桃好酸，在布達佩斯中央街市買，吃了幾粒，停下；努力再吃。太酸了，扔掉。後來才知道，見到了樹才知道，那不是櫻桃，只是很像櫻桃，匈牙利話叫「勿之」。

櫻桃樹，長滿了盈盈的櫻桃，甜而且豔。

吉普賽人，應叫羅馬尼人的果園，有櫻桃、紅加侖子、草莓、桑、紅梅、未到季節成熟的蘋果，蔬菜有玉米（剛生長）、土豆、青豆、洋蔥、紅椒、西紅柿、青瓜。園子又養了豬、羊、雞、鴨。老太婆，坐在廚房裡替自己縫一條百褶裙。廚房有兩個，一大一小，一新一舊，老太婆住大新廚房，女婿住小舊廚房，焗爐用來煮食和裝垃圾；煮食的時候煮食，不煮食的時候裝垃圾。老太婆大聲罵孫兒，不將垃圾扔到焗爐裡面去。

喝巴靈加。老太婆說，巴靈加是羅馬尼人喝的烈果子酒。

撒多爾在摘櫻桃。老太婆見到我，抱著我的臉，好開心。

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撒多爾在來芝金尼沙小城火車站等我。我遠遠便見到他。火車站沒有幾個人，他帶我來參加羅馬尼人的體育節。來芝金尼沙在匈牙利西、南克羅埃西亞邊境。一個很小很小的城；城裡的羅馬尼人，屬比亞族。在前蘇聯和中歐洲，一共有十三個羅馬尼族。比亞族說比亞語，近羅馬尼亞語。其他的羅馬尼人就說比亞族不是羅馬尼人。

一九九〇年以後，共產政權在中歐洲和前蘇聯失去領導地位。結果之一是吉普賽人，他們自稱羅馬尼人，在各國受到各種形式的歧視與迫害；羅馬尼人他們都說：共產黨時期，人人有工做，人人有屋住，無分羅馬尼人或本國人。「民主」、「自由市場」的政府上台後，政策將不適合資本主義森林規律的羅馬尼人推到社會底層去——羅馬尼人，教育程度低，經常遲到，喜歡音樂和歡樂，多於沉悶乏味的工作（誰不？）。一九九〇年以後，羅馬尼人被襲、被殺、房子被放火燒、羅馬尼小孩在學校受排擠、工人遭解僱——在捷克共和國，羅馬尼人失業率達七成。有高中教育程度的羅馬尼人，只得羅馬尼人口分之一、二。捷克共和國甚至建一羅馬尼區，實行種族隔離，又將羅馬尼小孩送往特殊學校，剝削他們受正常教育的機會。

撒多爾是「加素」，羅馬尼人稱一切非羅馬尼人為「加素」，在匈牙利，通常是指匈牙利人。撒多爾在「羅馬尼基金」工作，是機構的法律顧問。

體育節完了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在車站撒多爾說，不如我們去湖邊。去到湖邊，有桑樹，我們吃了很多桑椹。

在湖邊歌弟忽然出現，歌弟是個很瘦的羅馬尼女子，眼好深好黑，臉孔像藍梨，很憔悴，但很動人。

她和撒多爾在說話。不知她和撒多爾，是偶然碰到，還是約好。他們只會說匈牙利語，不懂外語。我們是靠兩本小字典溝通的。

這樣回到了歌弟的家。老太婆住在隔幾間屋，是歌弟的祖母。巴靈加喝得人兩眼昏花，又吃了好多果子。回到歌弟的家，又喝了青豆巴士拉湯，吃青豆飯；青豆，從田裡摘回來。歌弟家裝修廁所，她丈夫、她弟弟、她表弟，好多人在開工。

——不對，老太婆的焗爐燒炭，所以垃圾扔到焗爐裡。我忽然想到，像發現「勿之」不是櫻桃一樣。

又和撒多爾在火車站分手。他回布達佩斯，我回比殊我住的羅馬尼人家庭的家。揚手分別後火車向東南，夕陽在窗邊，照亮了無盡的田野。我忽然記起十年前在捷克，斯洛



伐克的田野穿過，窗外也是這樣的一頭落日，離開前給撒多爾寫了一張小紙，用英語。他不會看得明白，或許他會說：「沒有甚麼事情發生，但我想起這一天時，會覺得哀傷。」好像小說的對白。平日都不會說這樣的話。或許因為從前我並不知道，櫻桃在六月成熟，並且將全身都染紅。——中歐洲的田野，高高低低，野草叢生，像印度支那，拉丁美洲，中國：不比西歐和美國一樣，平滑得像個大花園——國家主義這回事，很頑固也很危險，可以團結也可以野蠻，以致我小心翼翼——我不知道，何家何國，我只知道凡野草叢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國。

## 有人在呼喊，那不是我

——匈牙利詩人阿提拉·約瑟夫

我在布達佩斯，一九〇五年出生……我父親，已逝世的雅諾，約瑟夫，於我三歲時離開匈牙利。我其後被送到一個家庭寄養，一直到七歲。當時我開始工作，看豬。我母親，已逝世的寶巴拉·波斯，帶我回布達佩斯，替人洗衣服及做家務，養活我們

《四月十一日》：一定是一個重要節日／信徒湧往教堂／聖人以哀傷的手祝福／顫抖並  
跌撞前行 當教堂鐘聲響起／廣大黃昏的寧靜，滿心／謀殺者，謀殺了他的死者／手拿著  
帽，預備離開 在一個細小的松木箱／鬱金香在搖籃裡和活生生的希望／那年的憲法頒布  
了我／在一九〇五年

《母親》：她用兩隻手握 杯／一個星期日，靜靜微笑／她稍稍坐了一會／在漸攏的黑  
暗裡 以小小的碟子她帶回家／有錢主人家給她的晚餐／上床時我總是想／有些人家吃得  
可脹多 我母親是個細小女子／很早死，像很多洗衣婦／她們的腳因重擔而顫抖 她們的

頭因熨衣而劇痛……我見她熨熨停停／她薄弱的身體，愈來愈瘦／最後被「資本」所壓倒／想及此，我的同志無產者 她的身體被髒衣服壓屈／我從不知道她還是個年輕女子／她夢裡地穿一條潔淨的圍裙／送牛奶的男子會跟她說好囉。

我九歲的時候爆發戰爭。我也有我的前線：我從晚上九時開始排隊買食物，排到翌晨八時，食油已經賣光。我會幫我母親，在電影院門前賣食水，或到貨運站偷柴和煤。我母親病得很嚴重……我賣報紙，又偷運紙幣。我母親於一九一九年死亡。……

我完成高中六年級，成績優良。但其間，我幾次自殺，其後我離開學校在田裡看穀，並開始寫詩。

《沒有希望》：最後你到了沙丘／在憂傷長滿小草的平原／在迷離中你左右看看／你點頭，並不再希望 我總以為事情是這樣：／簡單和無憂／當銀色斧頭 舞動／與灰燼樹的葉……

其後我在布達佩斯當書店售貨員。我後來在一間私營銀行當會計……他們給我我上司的工作，同時不忘取笑我在詩刊發表的詩。「我在你這個年紀也寫詩。」他們通常說。

我後來決定做作家。我在辛格大學修讀法國和匈牙利文學，和哲學。我成績優等……我在我朋友處吃，以稿費付租。……我所有的希望，給安提·康格教授打破：他揚起我的

詩，說，寫這樣的詩的人，不能讓他教壞下一代。

《黃昏入夜》：這尖銳、清晰的黃昏入夜幾全為我／遠處，光禿樹枝撐起了／空薄的空氣／我，成爲主體，與世界隔絕／在自我裡隱沒甚至毀滅……或許所有人類都一樣／狡猾而豬頭豬腦。是麼？我不知。／一向我眨眼，說：「你可愛的人。」／另一個說：「懶鬼。你再不工作，但你最好弄飽你的肚皮。」（或許／我不應該？）這人塞錢入我的手／「應當快樂，我，也會，受苦。我明白。」／另一個將我頭枕著的枕頭偷走／我前看，後看，前推，後擁／但沒有人留意我背著的駝峰／像亢奮的母親子宮裡的胎兒／將生出靜默，一個房間的絕對空寂。

後來外貿部成立，我當法國特派員（我前任僱主撒多爾·歌多第，會樂意提供證明）。此時我受到一連串事件的打擊。因情緒低落而被送入療養院。我離開了外貿部，以我詩稿費維生。……除我的母語匈牙利語，我可寫及讀德文、法文。我能書寫匈牙利語及法語公文。我會打字，速記，並熟悉印刷事務。我能清楚表達自己。我相信我是個誠實的人，並且聰明，勤勞，努力工作。

匈牙利詩人阿提拉·約瑟夫，進出精神療養院後，遇上他的愛人「科娜」，出版最後一

本詩集《十分痛楚》，嘗試過正常生活。一九三七年二月，寫了這封求職信去當會計職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阿提拉跳進二二八四號火車輪下死亡，年三十二。

今日從布達佩斯鐵索橋走向佩斯的大道，就叫阿提拉·約瑟夫，以紀念詩人。一個初中生，我去參觀學校時我叫他念一首詩給我聽。他就念阿提拉·約瑟夫的詩，可不知是哪一首。

## 玫瑰

——匈牙利心理學家雅倫·寶斯

當年她只得十九歲，剛結婚幾個月。除了丈夫傳給她淋病以外，幾乎沒有不快樂的時候。第二次大戰還在打，但戰場很遠。

但沒有不幸真的那麼遙遠，德軍入城，接著是俄羅斯軍隊。

她住在坦士凡尼亞。傳說吸血殭屍的故鄉。坦士凡尼亞，二次大戰還是匈牙利國土，大戰後變成羅馬尼亞國土。

德軍入城她們就收藏保護法國戰犯和猶太人。吃還有得吃，雅倫只是不再穿絲襪。她到臨時醫院當護士。用剪刀剪掉炸爛的手指，將炸出來的腸臟塞進肚裡。沒有麻藥，沒有燈，醫生用普通的針線縫合傷口。

德軍撤退時願意送一些難民一起走。俄羅斯軍隊要占領坦士凡尼亞了。但雅倫·寶斯說：這是我的家，我不要走。

軍隊入城會對女子做一些事。雅倫聽說，但她不知道是甚麼事。沒有人跟她說。

士兵踢開了門。住下。還煮俄羅斯菜湯；鹹牛肉；請她們吃。雅倫吃了點，味道還不錯。

士兵來了又去。她們逃了又回。她們的男人消失。三天之後三個俄羅斯士兵來，叫她走。「我當時就知道他們要甚麼；我不知道我為何知道，但我知道。」

她便告訴和她一起逃難的丈母，說。他們叫我去看護士兵。丈母看著她，叫她，你不要去，他們會做壞事，你不要去。她就去跟士兵說，我母親叫我不要去。士兵說，你不要去，我們將你母親的頭，在牆上撞碎。雅倫便跟丈母說，士兵傷很重，我一定要去。去到了。她又踢又叫，但給擊倒在地。她昏了。

醒來聽到一個女子在尖叫。原來是她自己的聲音。她不知道有多少個人曾經在她身上。將會有多久。天亮了，他們就走了。

她流很多血。她不覺得。與性有關：「只是被襲擊。與一切無關，除了侵略。」

在另一個房間，明娜同樣受襲擊。她過去拉她。一齊爬窗走。明娜很肥，光脫脫的屁股。

當然不止雅倫和明娜，還有很多。

他們列隊，好多個一隊。甚至拿著腕表計時。

她們說：士兵會壓斷你的背。雅倫現在才明白，為甚麼。

他們將她的腿壓往她的肩頭，到最後，背好痛，痛得要斷了。

她的背有個大傷口，但她不覺得痛。

「明娜和我常估每個男人有多少分鐘，一個晚上有多少男人。他們在另一個房間襲擊她。但為甚麼時常在地板上？」

一個軍官。她等他來襲擊。但他沒有。抱著她，用他的大衣抱著她，哼著，哄她入睡。摸她的手，看看她有沒有戒指。她脫下戒指給他。他不要。還從袋中掏出好多戒指來，讓她選，要送她一個。她不要。

她一直流血。所有受襲擊的女子都流血流膿，生肉都長蛆蟲。

丈母病了。雅倫去找軍隊軍官，說，我和你睡，你給我一杯奶。

她形容自己：「我是一個婊子。名副其實的。」她說：「我比他們軟弱……他們隨時可以殺死你。」她說：「我不想死。」

一次一個俄羅斯士兵傷了她。他們把她送到醫生那裡，醫生替她包紮，哄她，又帶她到軍隊飯堂用餐。士兵給她雞湯，將一條麵包塞滿雞肝給她帶回家：「這就是俄羅斯士

兵。他們用一隻手打我，另一隻手哄我。有時他們來扯我，另一個不許，一個強暴我，一個打我，一個醫治我。」

後來俄軍整頓軍紀，強姦婦女的會被判死刑。他們叫雅倫去認人。雅倫見到一個大男孩，很驚怕的樣子，不敢望她。她知道，他有份的。但她一轉念：這麼年輕。他們會殺死他的。她低下頭，沒有指出他。

和平之後母親和她吃晚餐。「聽說俄羅斯軍隊強姦婦女。你在嗎？」「我在的。」「他們沒帶你走吧？」她繼續吃，說：「有的。他們帶走每一個女子。」她母親看著她：「你為何讓他們？」「他們打我。」她繼續吃。另一個問：「很多次？」她說：「我沒數。」……餐後母親拉她一旁，哭道：「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她說：「哦。好吧。這不是真的。他們帶我去看護傷兵而已。」

其後雅倫肺感染，病了三年，沒死，進了大學，念心理學，從事輔導精神病及臨終兒童的工作。她是一個，懂得溫柔的女子。溫柔是：包容並靜默，不問不怨，不哀傷。

## 那麼遠，那麼近

布達佩斯離克羅埃西亞沙甲，不遠，六個半小時火車，三百九十公里。火車在邊境停下，所有人都下了車。我走到下一卡，仍是空的。不禁恐慌起來，捉著軍人問：「火車是去沙甲的嗎？」

匈牙利到克羅埃西亞，不遠，匈牙利邊境到首都沙甲，一個半小時。不遠，但是戰爭與和平的距離。

從沙甲到普利殊國家公園，不遠，一百四十公里，二小時公車。沙甲是個很普通的歐洲城市，不覺在巴爾幹，又沒有血流成河。上了公路，到普利殊國家公園，就開始進入塞爾維亞人控制的地區。最近一次巴爾幹戰爭，一九九一年在克羅埃西亞開始，普利殊國家公園是其中一個戰區。

公園有十六個翠藍色的湖，和小小的瀑布。前往公園途中，是一列一列的破房子和新

房子，和一半一半，破房子上建新房子（如果炸掉了半個窗，在上可以建另一半窗）。

到波士尼亞塞拉耶佛，一百二十公里，不知怎的，巴士要走十小時。從沙甲到塞拉耶佛，要經過婁士加共和國。南斯拉夫分裂戰爭的「和平」條約，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簽的的頓條約，將波士尼亞一分爲二，一是由塞爾維亞人控制的婁士加共和國，一是波士尼亞·克高維拿，由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共管。

穿過婁士加共和國時已近午夜。一對夫婦差女兒來邀我喝一杯咖啡，一家三口，住在瑞典，回教徒，是難民。他們回來探親，看自己的房子——有家塞爾維亞人住了他們的房子。

——都怕收不回來了。夫婦苦笑。

午夜他們下了車。我坐樓上，跑到樓下門口跟他們揮手說再見。

到塞拉耶佛是早上五時。天已大亮，車站零零散散幾個人，轉眼散清光。抬頭便是一列長長的廢牆，炸了，牆裡的樹已長好高。遠一點，是一座通黑的大廈。燒個焦黑，牆倒下。

從車站到市中心，不過是一公里左右。其後我來來去去，不知走了多少次。

那一系列廢牆並不廢，有名有姓，叫敵托軍營，裡面有維持和平部隊，塞拉耶佛大學，塞拉耶佛電台，又有飯堂和小賣部。

但奇怪，那天早上，不遠，才二公里，我拖著行李足足走了兩小時。其實好近。

我一直很想到機場看看。機場地下有一條長隧道，是戰時的通道。但好怪，機場只得一線巴士，一天三班。沒其他交通工具。隧道離機場幾公里，沒交通工具，要走路。

我開始沿著城裡美亞斯加河跑步。沿著河，有濃密的栗子樹。河水紅色。河邊大廈，嚴重毀滅。河邊有人吃雪糕。

打開地雷圖，就明白，爲何沒有交通工具去機場隧道。

機場附近，紅點密布，顯示有地雷。部分經已清理。

同區黃星密布。黃星表示，有地雷傷人事件。

美亞斯加河畔，美麗的栗子樹長滿，河水紅色，也是地雷區，但已清理。

圍著塞拉耶佛市中心，紅點密密麻麻。根據「地雷行動中心」的估計，波士尼亞現有七十五萬到一百萬個地雷，現已發現的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沒有什麼事情真是那麼遙遠。遙遠不過是你感覺。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要做一個手術。做手術之前，他們要檢查我有沒有精神病。那是一個羅馬尼亞醫生。他說：你閉上眼睛。我閉上眼睛。他在我額上注射液體，注滿我的眼睛。當時我痛，並且浮起，並且想：我這一生人從來未有這樣的感覺。就醒了。

感覺好真。好真：我一生人從來未有這樣的感覺。

睡前我在閱讀雲士加共和國賓雅路加區主教戰時的報告：教區女子受到塞爾維亞士兵的襲擊。他們想挖她的眼珠出來。她沒有死，但盲了。

## CHEAP THRILLS

——到底怎樣離開科索沃呢。我最討厭那些湊熱鬧的人（尤其是，新聞記者，國際救援人員，北約軍隊〔KFOR〕），但我無端端的來到科索沃，像那些我最討厭的，湊熱鬧的人（以他人的痛苦和死亡，完成自己的工作或同情心）。

但米高說，我希望我是個真誠的人。（他是個南斯拉夫——美國人，在塞拉耶佛大學教書。）（他或許是個真誠的人，因為塞拉耶佛大學，已經三個月沒有發薪水給他。他說，要追回來，就有一千馬克。我聽到了，不禁低頭。他堅持請我吃東西，喝啤酒，我不知他賺這麼少。）

我也希望我是個真誠的人。所以不希望，湊熱鬧，來到科索沃。

但麥斯說，你想去科索沃嗎？我們星期二去。我（條件反射的）說，我去。就跟他們開了十二小時的車，到了科索沃，麥斯是挪威救援人員。

他們回去塞拉耶佛。握握手，便走了。我在比殊。

張目四望，都是燒焦的房子。遠處冒煙，他們在燒塞爾維亞人的房子。路上都是破爛的巴士，滿是彈孔。

沒有酒店。他們說。整個城市都燒光搶光了。

停車場的車都燒光，破壞那麼徹底。

我明白了，「戰火」的意思。戰爭就有火，不斷焚燒。工廠燒成一堆廢鐵。

奇嘉見我很吃驚的樣子，便安慰道，不要怕。戰爭已經完結。都沒開槍。

朋友載我到畢斯典納，科索沃的首都。比殊典納還很完整，他說，你可以住酒店，有一間戰時酒店，所有的新聞記者，國際救援人員（我最討厭的，湊熱鬧的人）都住那裡，在那裡，你可以問，怎樣可以去布爾格萊德。

沒有警察的城市比殊典納。所有塞爾維亞的警察都跑光。

沒有警察的城市（不是我心目中，自由的城市？）。車子紅燈照開，所有的賓士車子都沒車牌，因為都是偷回來的。行人路泊滿車輛，撞壞的車子，丟在路旁。

沒有政府的城市，所有的塞爾維亞人都跑光。所以就變成一個沒有文件的城市。沒有車牌，沒有護照。如果房子空了，就可以住進去。

沒有郵局。沒有電話。朋克用的，是衛星電話，十二美金一分鐘通話。



沒有銀行。他們笑：戰爭呀。這裡有戰爭，怎會有銀行。

沒有巴士。我要去布爾格萊德。去到巴士總站，都燒光。推開辦公室的門，都是空的，有巴士，戰爭已經完結，所以有巴士，到附近的城市，但沒有離開科索沃的巴士。

戰爭呀，他們說。

戰爭的意思是，你沒有辦法離開。

戰爭的意思是，要現金。這裡只收美金現金，和馬克。我有少許英鎊和美金旅行支票，不，無法兌換。

再沒有人收集垃圾。垃圾就堆在馬路旁，堆得很高很高。

你沒有辦法去布爾格萊德，你可以到……，到……，再到……，再轉車到布爾格萊德。但安全嗎？不知道。

科索沃多是山區。塞爾維亞士兵，可以躲在山頭。從山頭向公路射擊。主要公路，由北約和俄羅斯軍隊把守，比殊由意大利士兵看管，比殊典納由英國士兵把守。

——我可以離開科索沃嗎？難民唯一想的事情便是離開。以任何代價離開。房子、工作、親人，都可以丟棄。離開。連護照都沒有，離開。我去聯合國總部問，對不起，我被困了。



我可以離開科索沃嗎？他們奇道：你怎樣跑進來的？

不要想布爾格萊德了。離開科索沃。科索沃理論上是南斯拉夫屬土，但不，從科索沃已經無法到布爾格萊德。這是北約共管的無政府國。各人想各人的辦法。

小孩賣菸，乞錢。

會英語的，在街上問國際救援人員要不要請翻譯。

如果你很渴很渴，你打開水喉，沒有水。

## 雙頭鷹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是我一生最難過的一天。」

在紅十字會煙霧瀰漫、擠迫不堪的等候室，有人呼叫，有人爭先，有人靜靜等待。沒有新名字。有人離去。有人拿著長長的失蹤名字，二十個，很有耐性的解釋：這是我叔叔，四十三歲；這是我兒子，十六歲。這是我表哥，結了婚，有兩個孩子。這是我表弟，十五歲，還未結婚。他們全都失了蹤。可能死了，可能在塞爾維亞的監獄。

可能死了。可能在塞爾維亞。我沒有問他的名字。但和他過了兩天。車上有兩個司機，他是其中一個。我父親，是個科索沃解放軍。警察在我的巴士上找到了他的狙擊炮。就拉了他和我和我兩個兄弟去。他們放了我和我弟弟。我沒有參加軍隊，我開車。從此就沒有了他的消息。

「你一定要強壯。我告訴我自己，你一定要強壯。」

「那天我們收拾了行李預備離去。鄰居都走了，很靜。塞爾維亞警察拍我的門，問我們

在這裡幹什麼。他們沒做什麼便走了。但我開始想到千種可能。這一次我比較幸運。他們很仁慈。但下次來的，會是什麼人。會做什麼。這樣的事情我們聽得太多了，謀殺。強姦。拉入集中營。搶劫。燒屋。」

「但我們的鄰居回來了。好像骷髏骨頭。他們走了八天，走路，走到馬其頓。邊境的人龍有三十公里長。沒水。沒食物。天氣很冷。邊境不開放。他們又走路，走回來。」

「我們沒有交通工具。車都燒了。」

「又拖著許多行李，走回來。所有人都在哭，我丈夫，我母親，我兩個孩子。只有我不哭。我告訴自己，你一定要強壯。」

「鄰居留下了二十幾袋麵粉，堆到天花板那麼高。我拿了，烤了麵包。很香。我一生人都沒做過這麼好的麵包。」

「爲什麼呢。我們在這裡幾百年了，他們卻來，要我們走，燒我們的屋子。」

「我無法不。我去參加了科索沃解放軍。你一定以爲科索沃解放軍是極端分子。但你可以看到，我只是個很普通的家庭男人。我想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的妻子和孩子都有穩定生活。但自從一九九〇年開始，所有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沒了工作。」

「我被解僱了。我便到市場去賣東西。從保加利亞買點貨，回來市場賣。」

「那天警察敲我的門，叫我們走。天氣很冷。下雨。我們在邊境排隊排了四天。沒水。沒吃。孩子一直哭。」

「我的家人去了馬其頓難民營後，我便參加科索沃解放軍。」

「差點死了。我的同伴都死了。我躺在屍體之間，七個半小時，動也不敢動。到天黑我便爬離前線。」

「北約贏了。我把槍交回給組長，說，我要回家。」

「差點忘了告訴你，我太太生了一個女兒。她很累，但明天應該可以出院。」

科索沃的國旗，是一隻雙頭鷹，鷹黑色，旗血紅色。

他們都很歡喜的，到處掛滿國旗。連結婚的新娘車，都掛著國旗，街上的噴油標語都寫著：UCK（科索沃解放軍）、NATO, I Love You.

城裡沒什麼娛樂。黃昏時人們就在街上走來走去。

首都比殊典納，是英軍軍區。城裡沒什麼娛樂，英軍就表演小小的軍操。很可笑的，在一條街的一段，操來操去，那些小號和風笛，我們都很熟悉。人們都喝采歡呼。

他們很歡喜。聯合國會給他們發新的科索沃護照，代替原來的南斯拉夫護照。會重新開放學校。清除地雷。重建。北約軍隊會保護他們。

北約軍隊會保護他們。

「你想北約軍隊會在這裡多久？」

「很久很久。十年。二十年。其實我都知道，請他們進來很容易，送他們走，很難。」

科索沃受土耳其統治五百年。一九一二—一三年巴爾幹戰爭後，就受塞爾維亞統治。狄托成立第二度南斯拉夫共和國，給科索沃自治權。北約轟炸塞爾維亞後，科索沃就成了北約共管國——如果一定要給統治的話，給北約也還不錯。只好這樣。

## 土地·阿爾巴尼亞

過了關，進入科索沃，這是第二次。這次是坐平民巴士。馬其頓的出入境人員派宣傳小心地雷的單張。過了關，路途我已經經過，所以就很眼熟，打起瞌睡來。

我旁邊的阿爾巴尼亞男人，忽然扯我醒來，叫我看看。

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我看窗外，泥土翻起，一堆十字架，泥土上是各種顏色大小的衣服。

我好累好累。泥土上有七彩飛揚的，死者的衣服。詩這樣寫：

「那可咒詛的一次／在洞穴裡發現我們的名字／和七枚鐵鏽釘／我們被殺害的名字／荒野博物館吊著的骨頭／／那一次，那一點骸骨／那幾條——成了骨像／／而生命以錯誤的喜悅遊走／如死亡風景的盲影／／那神聖的生命／／我們有一個在煙中瘋掉／因為無法認出他自己／一百年前／只因為那時和現在死沒有要他／如果沒有哀歌伴他……／／這一次——這一點骸骨／／那幾條——成了骨像——那連著地獄土地的生命……」

——Din Mehmeti, Procesi

「名字豈不一樣麼？數目，名字／使我們活著時有所不同和死時，有所分別／這裡，他們說其實沒甚麼不同／雖然沒有人帶著名字來到這世界／而死後也不將名字帶走／名字跟數目不一樣麼名字／寫下又忘記難以記起／世紀的世代的名字」

——Musa Rama, dauj, Emrat

「我看見的。我親眼看見的。最大的只有六歲。」花勿說。他說起的時候，還緊緊的皺著眉。「一共有十多二十個，最大的只有六歲。他們把孩子都殺了。」「我不明白。」他說，詩這樣寫：

「鄰居，有陣臭味／那臭味，他說，是我發出的，我的鄰居／血好臭，他說很臭，第二個鄰居點頭／還有低沉的聲音，他說／還有低沉的聲音，第一個鄰居點頭／噢，鄰人，血是鉛／最硬的鉛，第一個說／但說話更重更硬呢，噢鄰人／比鉛更重更硬第二個說／呀血我的鄰人呀說話我的鄰人」

——Musa Ramadani, Dialog

一個青年形容刀怎樣割開胸膛，做手術一樣，呈十字。一個晚上一個人可以殺四百人。可累的回。一群人圍著那裡看燒屋。他們什麼話都不說，就圍著看燒屋。瓦不耐燒，

屋頂燒光，屋還在。我在想，甚麼時候火會熄滅，火會自動熄滅嗎。我問一個阿爾巴尼亞女子，她說不知道。

但我實在不想聽了。我不想看。不想寫。

我怎可以像遊客看名勝或色情表演一樣，去參觀戰爭？我怎可以像蒐集蝴蝶一樣，蒐集痛苦？

我可以選擇離開，但他們呢？尚特拉說，這是我的土地。我在此。我為甚麼要離開。

詩這樣寫：

「從來沒有日頭升起／／此身沒有一個屋頂／他們拿走玫瑰／血／／我在這世間尋求的房子／／黃色令我目盲／渴燃燒我／額前的空虛充滿寂靜／／但在河的另一邊／／我失去了星期日／他們拿走了星期一／／在這世間我尋找公雞／／會帶我進入星期二黎明」

——Nexhat Halimi, cungimi

「某種寂靜的簡短介紹：／／某處有間荒廢的房子／牆壁劃裂屋頂跌下／園裡野草叢生／灰塵滿布門從未曾開／／一隻狗看守著／／一個細小的被遺忘的男子／鬍子滿臉髮沒有梳／如同瘋狂的來回往返／失去了臉也沒有希望／／他在尋找他的狗」

——Eqrem Basha, Hyrie Në Kupitimin e një vetmie

或許我應該寫一張明信片。明信片這樣寫：

「瑪莉，我只是無法承受。」如我告解，會這樣說：

「聖母之母安妮。我有一個壞良心。」但我寫。如同獅子噬咬兔子一樣，我寫：如果戰爭是一個動物園，我不知道，動物之間的廝殺殘忍些，還是張著口看的人殘忍些。

## 伸手國

1

在馬其頓史國比，好多乞兒。好多，好多，與印度埃及差不多。差不多全是小孩，幾歲的黑小手，拖著，跟著，夷笑著。

在波士尼亞，好多乞兒。好多。一個小女孩，我問她幾歲了，她用波士尼亞語答，見我不會聽，就掏出口袋中的錢來，有十二馬克，剛好是她的年歲。我給她一馬克，和她一起吃香蕉，她吃完香蕉，我一轉身，她便消失了。十三馬克一天，不錯了，可以收工。在波士尼亞，普通僱員的收入不會超過三百馬克。

波士尼亞全是駐波士尼亞部隊和援助機構在進行重建工作。物價好貴。

在一個收容科索沃難民的難民營裡面，小女孩跟著我，問，你有甚麼可以幫我？他們

將一個車禍中受傷的小孩，推出來，展示，問，你有甚麼可以幫他忙？一個說德語的難民小男孩，問，你來幫我們的嗎？你打算怎樣幫我？

他們那樣理直氣壯，那麼嚴厲的，要求：你幫我。我們是受害者。你幫我。

在布爾格萊德共和廣場的露天咖啡座，一個女子走過來。她有一種很憔悴的美麗。她走過來，用英語問：我可以跟你喝一杯咖啡嗎。我遲疑。她說，我沒有錢。我說，好吧，如果你想。她便說，一杯卡布其諾，加巧克力粉，不錯，可以的了。不知怎的，我突然很生氣，說，對不起。對不起。不。

過兩天我又在廣場見到她。只見有人在噴水池洗頭，好怪，看清楚，原來是她。

她天天都在吧。一個憔悴的美麗女子。沒有錢。很愛乾淨，卡布其諾加巧克力粉，還不錯，可以的了。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給北約部隊「解放」了，很高興。所有會說英語的人都去聯合國或部隊找一份翻譯或司機的工作，可以得一千馬克的薪水。工廠或機關都關了，根本沒有其他的工作。但他們還是很高興，看一貨卡一貨卡的物資運入科索沃，就像天降瑪那

一樣。

「解放」了，讓西方國家軍隊「保護」我們，讓他們替我們辦選舉，幫我們招募警察，給我們開學校，我們都說英語，「歸入」聯合歐洲，並由他們決定，我們到底應否獨立。他們覺得，一點問題都沒有。反正從前塞爾維亞人都這樣，甚麼都歸他們管。但塞爾維亞人窮，美國和西歐國家有錢。

「我喜歡美國」。「我們拿到聯合國發的護照我就到美國去」。

殖民主義，以全新面貌出現。但這不是殖民主義，這是「歐洲統一」。

他們說，這是「歐洲統一」，因為他們是歐洲人。而我不是。我在殖民地生長。我說這是新殖民主義。

2

所以沒有受害者。受害者是由救援機構、非政府機構、聯合國、人道組織製造出來的。

正如先有消費品，才創造消費。

物化的意思是：不是我們需要洗潔精或甜水（好甜好甜的水，叫飲品、果汁、汽水），而是洗潔精或甜水需要我們。

先有救援機構、非政府機構、聯合國、人道組織、「國際社會」，才有受害者。他們需要受害者。

巴爾幹的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人、莫第尼高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立陶宛人、希臘人、土耳其人、保加利亞人，世紀以來有很長的戰爭歷史，互相迫害，既是侵略者也是受害者。阿爾巴尼亞自一四七九年，一直是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屬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阿爾巴尼亞尋求獨立。一九一三年倫敦條約，西方列強將科索沃交給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第一次立國。科索沃就成了塞爾維亞的殖民地，政府機關由塞爾維亞人控制，土地由塞爾維亞人占領及分配。

如果阿爾巴尼亞是受害者，他們過去六個世紀以來，都是強國侵占與控制的受害者。阿爾巴尼亞獨立主義者，也發動了很多次流血戰鬥。他們也不是羔羊，會隨時使用暴力。

但因為沒有需要，「國際社會」（即美國加歐洲的德法英和其合作國）沒有將阿爾巴尼亞，或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描述為受害者。一九九〇年科索沃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阿爾巴尼亞人被大量解僱，阿爾巴尼亞學校被關，但當時「國際社會」也沒有關注科索沃的

阿爾巴尼亞「受害者」。直至「國際社會」決定全面介入科索沃，阿爾巴尼亞的「受害者」身分才得到肯定。

「受害者」也深明其理。他們展示他們的傷口與苦難，然後問：「你有甚麼可以幫我？」

3

但請原諒我。我無法同情，無法同意。

我的父母，我沒見過的祖父母，一樣經歷戰爭與貧窮。但他們自力更生。這是一個群體的尊嚴。

## 妮米國

「沒有」塞爾維亞語是「妮米」。甚麼都是「妮米」。有沒有火車到布爾格萊德？妮米。說完一句女子就睨天望地。我房間沒有水。可以給我一點水嗎？妮米。你們甚麼時候會有電？爲甚麼你們有電聽音樂，我沒有電開燈？妮米。妮米。

好心的會多加一句，打仗呀。

妮米電油。妮米糖。妮米黑巧克力。這我不知道。我在東正教寺院碰到一個法國人，他說找了好久，沒有黑巧克力。

生活真的很困難。他們說。從九一年已經開始。

九一年，塞爾維亞跟克羅埃西亞開戰，九二年與波士尼亞。聯合國貿易制裁一直到九五年。

妮米是正常。只是我不習慣。

在去莫第尼高的過夜長途巴士碰到一個青年，他告訴我我們所在的位置。我有南斯拉

夫聯邦共和國的地圖。我想按亮閱讀燈看地圖，他說，壞的。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我就是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燈都是壞的，只有百分之一機會燈會亮。

他按著，試。他沒錯。燈是壞的。

這就是南斯拉夫。這天城裡好緊張，好多警察，街上群集好多人。我知道反對黨的集會第二天黃昏才舉行。到我去過的書店問那幾個熱心介紹我看甚麼書的小夥子，他們說，是，明天才集會，今天足球比賽，但沒有票，你不必去了。我道，滿了嗎。他說，哎。他英語不很流利，結結巴巴的解釋。你買不到票的。妮米。

票都留著，給安全的人去看。不是隨便可以買到票的。他解釋。他們怕暴動。

這場足球比賽，南斯拉夫國家對克羅埃西亞國家隊，可夠瞧。怪不得滿街都是警察。

晚上在酒店客廳與一夥人看足球比賽。他們都擁南斯拉夫隊。上半場，零比零。克羅埃西亞隊沒甚麼攻勢，但守得好穩。我不特別喜歡看足球，因爲足球有太多男性文化意義，射門等於射精喇，很煩。這天晚上看足球，是因爲想看看有沒有暴動。當作社會現象看。做功課似的，必須看。

球場有五萬五千觀眾。有人吹奏南斯拉夫音樂。

下半場七分鐘，剛好一個界外球，全場黑掉。



不是停電。觀眾席還有燈。但球場黑掉。燈壞了。一起看足球轉播的人說，這就是南斯拉夫。甚麼都可以妮米。

燈停了一個小時。電視播了很多首音樂錄像。比賽繼續，結果是零比零。我不禁想：是不是有組織，有計畫的？是不是陰謀？零比零，太巧了。

妮米這樣，妮米那樣。我開始用那種如果……語言。

如果有飛機，我就會從布爾格萊德飛回倫敦（結果自然是沒有）。如果有巴士，我想從科索沃到布爾格萊德（當然沒有）。如果銀行可以兌換，我就可以多留幾天（沒有）。如果班車準時，我應該可以離開（班車自然誤點）。如果有電話，我會給你打個電話（你不會接到我的電話）。如果晚上有水，我很想洗頭（晚上有水。我多麼喜悅。很快樂的洗頭）。

我開始不大計畫。手頭時常有幾套應變方法。如果……妮米……我就……。如果……不行……就……。如果手頭有甚麼，就不要放手。機會主義者就這樣造成的。有水便猛喝，有郵局立刻去傳真，有廁所便去，有甚麼都拿著，帶著，紙，筆，水，餅。有得睡便睡，起碼睡十小時，因為第二天可能沒得睡。

青年說，我甚麼都不計畫。在這裡，沒有人有計畫，沒有人知道會發生甚麼事。而且，我有感覺，戰爭並未完結。

青年修理飛機。他是塞爾維亞人，在克羅埃西亞念大學時，開戰。他便離開克羅埃西亞，回到布爾格萊德繼續念書。畢業後在莫第尼高飛機場修理飛機。北約轟壞了跑道和通訊塔，機場關了，在重建。青年說，怎知道，莫第尼高可能會獨立。如果莫第尼高獨立，我又要離開了。你叫我怎麼計畫。

在莫第尼高我寫明信片，寫完寫「空郵」。寫完就覺得很好笑，機場都關了，空甚麼郵。明信片就沒寄。

又坐十二小時的夜車從莫第尼高回布爾格萊德。下車後骨頭都散掉。然後才知道，莫第尼高可以坐飛機去的，每天有十班，飛二十分鐘，機票好便宜，才六十馬克，巴士都要三十馬克。有的機場不是莫第尼高首府波高妮沙的飛機場，是一個小飛機場，叫提哇，離我要去的聖天娜小城，不過四、五十公里。妮米的可怕，不但在於妮米，還在其「有」：不要以為甚麼都沒有。有時候是有的。

## 原始社會

肉：又不是說，吃肉很原始。只是沒有選擇這回事，很原始。巴爾幹半島是一個吃很多肉的地區。剛到維莎和加波爾的家，他們不在，我到維莎的辦公室，拿了鑰匙，自己摸上去。她在桌子上留了一封短信。「睡前請細數房間的角落」——我從來沒有見過維莎。「冰箱裡留下一碟匈牙利牛肉，是我們國家的菜。」我很感激，但沒吃。一直等她回來，我解釋：我不吃肉。

最後一餐也在她家裡吃。她妹妹跟她的菜譜，弄了雞，很多巴比加紅椒，但不辣。他們沒怎吃，只有我在吃。維莎道：你不是不吃肉嗎。我笑，來到了巴爾幹，我吃肉。

很多很多的肉。在科索沃，很大隻牛，在店裡吊著，櫥窗玻璃噴水，以冷卻。

我可以吃。在人家的國家，嘗試以人家國家的方式生活，這是一種尊重與禮貌。

但我心裡總有點發毛。有一種，很原始的感覺。我不應該說，吃肉很原始，不吃就很文明一樣，這是那麼的虛浮。但身體感覺，無法以尊重與禮貌去說服。我還是心裡有點發

毛。

女：在克羅埃西亞沙甲，讀他們的雜誌，發覺他們還用半裸的張腿女郎去賣汽車廣告。在布達佩斯羅斯福廣場，一個星期日，碰到一群人，好大群，有幾百人，戴了名牌預備去開會，可能是商務或科學會議。一眼看去，覺得有點不對，又不知有甚麼不對。我便站在那裡，想想有甚麼不對。都穿黑，有灰，白恤衫，領帶，有肚子，禿頭，我想到了，有甚麼不對：全是男的，像男廁。

在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村落是傳統社會。傳統社會的意思是，女子走在男人身後，拖好多個孩子。

在布爾格萊德找到了妮達。她是個活躍的反戰女性主義者。我和她談談和平運動。妮達是個紅髮女子，從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寫作。她從事反戰和女性主義運動的時間不長，戰爭開始她才參與。談著談著，她女兒的男朋友上來探訪。我們在廚房談的話。她站起來，收拾，我以為她要出去或甚麼。誰知她站起來，開始煮。男子就坐在那裡看報紙。他們已經吃過了，就他一個人吃。吃完他將碟子一遞，妮達就接過去。妮達笑說，他還嫌不好吃。

我看著有點呆。女子當然可以進廚房。但……

視：看與被看是一種權力關係。看是一種侵略與冒犯。我看你。你給我看。我是主，你是客體。

不知爲甚麼。可能是原始。他們看我。不是看一眼那種看，是跟著，轉頭看，一次在店裡吃餐，一個人在外面看，站著看，覺得還看不夠，跑進店來，買了東西，坐在我對面看。我立即收拾，坐到他後面一張椅子和兩個強壯女子同坐。

他們很少見中國女子。米高解釋。你知道巴爾幹的歷史，是歐洲強國的殖民地，因此這裡沒有東方人，也沒有黑人。很少。

不但看，還上來，問你是誰，來這裡幹甚麼。問到有一次我不禁反問：你爲甚麼問我。每天差不多有一百人上來問我，你從哪裡來，你來幹甚麼。男子說，因爲你的臉孔和我們的不同。你可以和我喝一杯咖啡嗎？

很粗暴的，看，問，伸手來拉。

原來不被打擾，是文明。

他們定定的看，走上來，警察一樣，問這問那。以致我想到，那麼容易的，侵占他人的私人空間……進入他人的房子……普通法叫 *trespass*。攻擊傷人就是 *trespass of the person*，如果勉強翻譯，就是冒犯/侵犯他人身體。

冒犯/侵犯，從看，問，伸手來拉開始。

互不容忍：和平運動的口號是：容忍。容忍宗教：東正教、天主教、回教。容忍種族：羅馬尼，也就是吉普賽、阿爾巴尼亞、匈牙利。（到底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塞爾維亞是不是不同種族？他們有同一語言，在南斯拉夫共同生活）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阿爾巴尼亞人的房子建牆，他們又生好多孩子。塞爾維亞人的房子沒牆，而且塞爾維亞女子生育很少。）

戰爭就是互不容忍——分離，或一樣。

波士尼亞暮斯達城，戰爭以後，河的兩岸，分隔了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塞拉耶佛那麼小，分成波士尼亞區和沙士加共和國區，住了回教徒和塞爾維亞人。不過是十五分鐘公車的車程，分隔了，互不往來。科索沃比殊典納的塞爾維亞人，住在保雅區，成天震震的過日子，都不敢出去。

所以，他們說，塞拉耶佛已經不是塞拉耶佛。從前不是這樣的。沙甲也不再是沙甲。美麗的暮斯達，也不再是暮斯達。

為甚麼會有戰爭？不是說，吃肉、男性中心、看/侵犯、互不容忍，就是原始社會，就會誘發戰爭。也不是說，發生戰爭的國家就是原始社會。而是說，原始社會和戰爭，有

婉轉的關係。粗暴的、征服的、男性中心的、互不容忍的社會，是戰爭的絕佳土壤，等候殘忍種子的降臨。

## SPTS

米高說戰後遺症：人們失去了同情的能力。

有人的母親死了，女子在哭泣，並且很傷心。

女子是愛爾蘭女子，在塞拉耶佛大學教書。人們就奇怪。問：你哭甚麼？你不過是母親死了。

我們有誰不是有父母兄弟愛人伴侶死了。有甚麼好哭。

女子哭道：這是另一回事，我母親死了，我就是很傷心。

人們非常冷漠，對他人的苦痛無法感觸。

當初可能只是PTTS。創傷後症候——失眠、心跳、頭痛、無故流汗、無食慾無性慾、被動。創傷還可見，其後就漸成冷漠。

精神病暴力犯人，就有無法感受他人苦痛的特性：無論他的受害者多麼痛苦並哀求，病人無法同情，繼續以暴力行為對待他的受害者。

一個在倫敦工作的精神病護士說。他照顧的病人當中，為數不少是退伍軍人。當國家決定關閉精神病院，這些人便流落在街頭。

一個在北愛爾蘭執行任務的退役軍人，退役幾年後殺了他的鄰居。他接受記者訪問，被問他為甚麼殺他。

他說：「我不知道為甚麼，他是我的鄰居。那天他見到我，說載我一程，我上了車。他走錯了路。我突然好憤怒，好憤怒，便殺了他。」

犯人殺人之前，曾經多次傷人。現終生服刑。

香港的越南難民營裡，天天打架，暴力是唯一的語言，管理人員非到必要時刻不會制止，只任由營民互相廝殺，小打不上報，大打警員就用催淚彈對付。一次發展成燒死二十多人的大仇殺。或許對曾經過戰爭的越南人來說，營裡的小鬥小殺不算得甚麼。越戰中越南人最少死了五十萬。

這是我第一次想到我父親。他可能有精神病——戰後遺症。只是我已無法追尋印證。

在物質匱乏，人命粗賤的年代，沒有「創傷後症候」、「心理異常」、「精神病暴力犯人」的概念，要麼，是瘋子，要麼，帶著極度的心理創傷，傷害他可以傷害的人。在一個父權社會裡，他可以傷害的就是他家人。

我父親是個軍官。那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情。

不知他有沒有上過戰場。但我記得他有一把軍刀，收藏在抽屜底，精神不穩定時就拿出來要脅要殺我們。又嚇我們：我殺過人。你信不信我殺掉你？

他死前我想問多一點他前半生的事情。但他不說。只沉默。

生於約克郡的馬田，父親也是個軍人，打二次大戰。他說父親一樣至死不提戰爭的事。只是父親一生堅決不肯離開英國，說：打二次大戰時去了那麼多鬼地方。

保羅和哥哥，自小一樣被父親虐待，所以他大學都沒念，就離家到倫敦工作。

我笑道：我以為英國人較文明，不會虐待兒女的。

我奇怪不同文化裡，退伍軍人的症候竟然那麼相似。

離開南斯拉夫以後，有奇怪的失重狀態，且稱之為PTS——二次創傷後症候。

我沒有經歷戰爭，說甚麼創傷只是造作和輕佻。但我還是被他們所受的傷害傷害了——回到匈牙利，覺得好怪，咦，房屋都是完整的。咦，街上都沒坦克。抬頭又沒有直升機，低空偵察。好靜，好怪。

回到英國，覺得英國人真無聊。

見到那麼大的毀壞，其他的事情，都變得輕、無聊。

冷漠就是這樣生長的。

米高說，我不希望我變得冷漠。戰爭之後，人們變得那麼醜陋。但戰爭時期，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們好親近，並且懂得分享。哪怕只有那麼一點點食物，人們還是會分享。現在每個人只想到自己。

我不知道如何對待毀壞。只是非常的疲倦。成天想睡，又睡不著。白天又成天想睡，內裡的空，又好滿，甚麼再也塞不進去。腦裡重重複複只想一件事，好可怕。

我以為我寫的是希望與同情，結果我寫的是毀壞。但並非我本來的意思。

## 開放社會的危機

沒想到喬治，索羅斯的勢力那麼大。我在布達佩斯的主人，維莎在「歐洲人權中心」工作，加波爾主持一個「羅馬資訊中心」，兩個機構都做爭取羅馬尼人權益的工作。「歐洲人權中心」的工作範圍是東歐洲，以出版、法律訴訟、教育來對抗東歐國家人民對羅馬尼人的歧視。他們的辦公室好現代化、好大，不是那些窮巴巴的人權組織。原來是索羅斯基金支持的，「羅馬資訊中心」是個新聞機構，提供有關羅馬尼人的新聞。賣給匈牙利的國家報紙。他們規模很小，但也是索羅斯基金支持的。

去到比雅市，市郊的一個無人辦公室，窗口是破的，辦公室內有一面羅馬尼人的旗號，圖像是羅馬尼人（吉普賽人）馬車的輪子。主持辦公室的是個二十歲的文學學生，他僱請了一個祕書，是他太太的妹妹。他很高興的宣布：我們是問索羅斯基金拿錢的。

在布達佩斯我到「開放社會」找關於東歐洲的資料。資料中心藏有六十年代開始，「自由歐洲」電台的人權報告，和過去十年來東歐社會主義崩潰後的剪報和機構做的有關報

告。「開放社會」是索羅斯一九七九年在匈牙利創辦的機構。當時在共黨的統治下，「開放社會」提供非官方資訊。

「開放社會」的資料中心，位於中歐洲大學的圖書館。中歐洲大學，一進去便覺得離開了匈牙利，像在美國。連飯堂的職員都說英語，美國口音的。大學的書店有很齊全關於東歐洲的書籍，全是英語的。圖書館藏書不多，但很集中，全是關於東歐洲的。大學也從事「互相翻譯」的工作，將東歐洲的作品，互相翻譯，如從波蘭文譯作塞爾維亞語。我也在中歐洲大學，看了幾天南歐洲的電影：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的電影，有英語字幕，平日在歐洲都沒機會看，更不要說在香港了。

中歐洲大學，也是索羅斯基金支持的，創辦了十年，大學主要研究東歐洲國家的社會發展。

索羅斯的勢力實在太大了。連我這樣不相干的人，都跑去參加了一個「開放社會」的研討會，所有受索羅斯基金支持的機構都來參加，分組討論，討論的題目從醫療、教育、新聞自由都有。研討會完畢有個大晚會，很多人，有幾千吧，都在吃吃喝喝，羅馬尼人表演音樂。是自助餐，食物任吃、酒任喝，我見維莎的姊姊、姊夫、妹妹、前任男友都來了，這些人和我一樣，來白吃白喝。

吃著喝著索羅斯和他的兒子走過，人們像看大明星一樣看他們。這個「魅力人物」如果不知道他是索羅斯，根本不會多看他一眼。很普通的一個人，也沒有隨身護衛，一個人後面蹦蹦跳跳，一個兒子，領帶也不打的走來走去。

他有參加研討，並在午餐例會發表演說，我沒有去，不知內容為何。

到了塞拉耶佛，就找索羅斯基金。他們有電腦，可以發電郵，有資料中心，有人，可以問他們拿聯絡。然後在克羅埃西亞、布爾格萊德，全都有索羅斯基金在工作。

去到科索沃，好亂。我在紅十字會尋找失蹤人口的辦公室泡了一天。那裡人很多，都是失蹤人口的親屬。聽電話的女子是個天主教徒，所以叫維多利亞，很好心的要替我做翻譯，又和我談了一天的話。最後她說她想找一份新工作，然後說：我本來是在索羅斯基金工作的。

「我覺得我像一條巨型的消化管，從一方面吸入金錢，從另一端吐出。但在兩端之間，有不少思想工夫。……我深受 Karl Popper 影響……」索羅斯在他的新書前言說。

「開放社會」在東歐洲，變成一個國度。這個國度，像聯合國屬下的超巨型救援／人權組織，不但提供就業機會，而且一直做思想工作，沒有政府、沒有軍隊、沒有法律，但擁有超越國度的權力。

《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岌岌可危的社會》一書，既爲他自己解釋，泰銖與俄羅斯盧比崩潰，並非因他而起，同時又猛烈批評「市場原教主義」，也就是以米頓·費利民爲代表的「積極不干預」學派，認爲「無形之手」根本不會使市場達致平衡，反而會爲市場帶來災難。

到二十世紀末，能夠有深遠影響的，不是大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而是大財經家。因爲索羅斯，「開放社會」已經不光是理念，而且是一個有人有物的實體。他的出現預兆了傳統知識分子年代的終結。

## 完整。或全沒有

1

「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市場是非道德的。」「參與市場絕不能有道德負擔。」「但社會必須依靠道德規範來維持。」「問題是，金錢的力量太大了，進入了從前的道德範圍，如醫學、法律。」「人們以金錢來衡量所有。」

喬治·索羅斯是個有趣的人。可以是個道德劇的警世人物。不完整，也不能完全沒有。我指的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

在他的新作《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一書裡面，他爲自己衝擊英倫銀行、被指責引起泰銖暴跌、誘發東南亞金融危機辯解：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市場存在弱點，一定會有人去攫取利益。他作爲一個市場的參與者，如果他有道德負擔，而其他人沒有，他一



定會輸。所以他說：市場是非道德的。那就是說：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不道德這個指責，是不切題的。

但同時他又意識到，社會需要道德來維持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不能完全以金錢來衡量。所以他說：非道德只能在市場範圍存在。如果全然非道德——以金錢來決定一切，對社群是危險的。

作爲一個絕不做道德考慮的市場參與者，同時又希望是一個有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兩者的基本定義即使不對立，但並非同一層面的事物。兩者並存的方法是割離：一方面是個快而狠的市場狙擊者，但另一方面是個推動開放社會的社會活動者、慈善家。一個索羅斯非道德，另一個索羅斯以良好意願建設一個較爲公平的社會。

——市場爲何可以非道德呢？因爲市場，定義就是：以最快的可能（不道德，完全不考慮道德，也就是可以不道德）方法，攫取最大的利益。市場可以之非道德，因爲「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

回答知識分子良心的詰問的方法：一、在市場範圍以外，我完全有道德良心。二、在市場的利益競逐行爲裡，我個人沒有責任。所有其他個人都沒有責任。我們都沒有責任，因爲我們都會說，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這樣一來，不如是我。

2

自從離開南斯拉夫以後，我時常想：爲甚麼？人爲甚麼可以？

或許答案就是：割離。

人爲甚麼可以對自己的鄰居，那麼殘暴？人爲甚麼可以，無視整體的破壞？

戰場當然跟市場不同。戰場是道德的。參與戰爭的都有一個高尚的理由，高尚至，脫離常識，摒棄照顧你鄰居的心。所有在平常時期難以想像的行爲，一個普通人在戰爭裡都會做，譬如殺人與強姦，因爲他有一個道德理由。

第二層維持戰爭心理機制的方法便是割離：即使我無法說服自己，自由、愛國等等道德理由，我開始將自己的存在割開：這是一個參與戰爭的我。這是一個平常的我。平常的我，樂於助人，會說會笑，喜愛孩子和小動物，每個星期都上教堂，連一隻螃蟹都不會宰，見到蟹掙扎就寧願不吃，太受震動了。這兩個我，可以同时存在，毫無衝突。

參與戰爭的我，爲甚麼可以做出我平日不敢想像的行爲呢？因爲我知道：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所有其他人都這樣做，所以我也可以。

——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我沒有責任。這是戰爭邏輯。沒有人需要負責任。

3

我不想指責其他人參與市場就不道德。這種指責太幼稚，亦太自以為是。

甚至我不敢說，參與戰爭就是不道德。

因為我不想成爲泛道德主義者。泛道德極爲危險。

這是我的前提。在這前提之下，我如何理解道德呢？

或許我可以說，我是個存在主義者。自稱存在主義者，是甚麼意思？那就是，每一個人爲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我可以完全沒有道德考慮，以金錢作爲我生存的唯一價值標準。我可以因爲有了道德考慮，在這個以金錢爲最高標準的制度裡，我成爲失敗者。如果我是個不道德的人，法語說，*tant pis*，管它呢，我承認並面對。

每個人爲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我不說，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其他人。因爲我這樣說，我就放棄了我的存在選擇。我不再對我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我依附他人的（不）道德，他們可以，我也可以。每個人都將行爲的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對我來說，這就是不

道德。

我說：無論其他人怎樣，不會影響我的決定。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的存在。如果不是我，會是其他人。但不是我。當一個人，不再有其他人，有市場，有戰爭來做場地，一個人，面對自我：是，我是這樣，就是一個道德選擇。這就是存在。——要麼完整，要麼沒有。我作爲一個藝術工作者，決定了我成爲一個怎樣的個人。所以我這樣了解道德。藝術追求完整，或沒有。但生活就是在完整與沒有之間，徘徊掙扎，從而妥協。所以活著多麼難。

4

如果每個人都清醒而自覺做道德選擇，不割離，不推諉，會不會，有一個較爲完整的、互相照顧的社群，還是，帶來更大的孤獨與破壞？

## 米高與保羅

房子裡有二隻狗，一隻叫叔奇，一隻叫短兒，最混帳的那一隻，叫飛比。一隻貓兒，名字我已經忘記，因為貓從不答應。房子住了兩個男子，還沒有孩子；沒有鏡，但到處有好多牛仔褲好多襪好多啤酒、威士忌。門前有一株栗子樹，栗子剛成熟。啪啪的跌下來，因為已經是秋天，在美國南方亞特蘭大。

米高說，保羅以後不讓我離開超過四個月。保羅說，其實生活最終很簡單。我們需要的原來很少。

我在塞拉耶佛遇到米高。他和我到近塞拉耶佛機場塞爾維亞人住的杜比納區。停戰以後，實行種族隔離，回教徒住塞拉耶佛，東正教塞爾維亞人住在城外。當日下午下大雨。我們到咖啡店等雨停。就在下大雨的時候，他說：我告訴你一個祕密。我笑說：怎麼，你是間諜？他很低聲的說：我是個同性戀者。我不禁大笑起來。這算是甚麼祕密，很平常。他解釋：不，在波士尼亞，同性戀者給回教徒私下處死。很多同性戀者在戰爭時期死了。

同性戀者所受到的迫害是死亡，但從來沒有人知道。

我們又在美國亞特蘭大見了面。他來機場接我，見到我，便說：你是在波士尼亞的回憶。我說，其實我也是路過波士尼亞。他堅持，但你在。很多事情，你會明白。保羅不明白。

保羅是個安靜穩當的男子。可以讓米高撒嬌的。在波士尼亞，都是毀壞，我從來沒見過米高撒嬌。我從來不知道，他會撒嬌，會將重物一扔：你拿，叫保羅拿（保羅苦笑說：我是他的百拿挑夫——catty-all-man）；會逼保羅說：你說——米高——你是對的，我錯了——你說！（保羅抵死不肯說）（保羅投訴：那次在意大利，下大雨，我們都沒有傘，他站在車站避，指使我，保羅，你去找酒店，我在這裡等。米高得意洋洋的，說：是，我就是要他去。）吵得激烈了，兩人互不作聲，在冷戰。我有點不好意思，又不好勸，只亂指亂說：這是甚麼，這是哪裡，在亞特蘭大，黑人人占多少，種族可以混合麼？經過了一間餐廳，米高又高興起來，拍著說：保羅，保羅，你記得麼，這是我們剛剛認識的時候，我跟你來這裡吃過餐。那時候棉花成熟，到處都飄了棉花，像下雪。

五年了，米高跟我說。很多異性戀者，都沒有我們這樣長久穩定。

或許你會見到海蒂，一個典型的美國少女。我的女兒。保羅說。

這樣……情況比較複雜。我說。

一點不複雜，米高說。我們很坦白。

我結婚那年廿歲。保羅說。在南方，一般人比較早婚，我姊十七歲就結婚。

叔奇病了，肚子腫到豬一樣。米高就很憂心，一早起來便要到獸醫院看叔奇，怕她哭，怕她睡不好。成天打電話，給妹妹，給爸爸，給指導他作博士論文的導師，一個北京去的地理學者袁博士，沒談論文，只說叔奇病了，在醫院裡一直哭。保羅就開車，開來開去去看叔奇，勸米高，你去看她，她又不能跟你走，更哭得厲害，你還是不要去惹她傷心。兩口子，好忙碌，好緊張。其後又爲了二百五十元的醫院帳單好擔心，狗可沒有醫療保險。

或許我們想要一個孩子。米高說。到塞拉耶佛去抱一個小女孩。我們會是好父母。

送我走的時候，一直送到機場登機閘。我們家的大門，時常爲你而開，他們兩個說，站在人來人往的登機室走廊跟我揮手——英國人叫一對作夥伴，結不結婚，同性或異性，共同生活，就是生活的夥伴，和生意夥伴，跳舞夥伴一樣，都是一種合作。我比較願意這樣理解，長久關係。

在機場地底火車我問米高，喬治亞州的法律，可以容許同性戀者結婚或領養孩子嗎。

他說不。我警告他，你可不要胡亂在塞拉耶佛抱一個女孩回來，給人告你拐帶。

米高好危情。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時，他拿美國護照，沒簽證便跑去布爾格萊德。入境管員問他來塞爾維亞幹甚麼，他說，買香菸，這裡香菸比較便宜。他們便放了他進去。他得意洋洋的教訓我：不用管他們。你不用簽證，就這樣闖進去。後來所有人都勸我不要：你會被捕，扔入監獄。我乖乖的回布達佩斯，弄好久，拿簽證。我們在塞拉耶佛分手後，他又去塞爾維亞，我問，他們讓你進去嗎。他說，他們拘捕我，將我扔入監獄去，沒有水，沒有食物，和三個人一起禁著。他們都是偷東西。我大笑：你活該。幸好我沒聽你的。

米高說，你可不要忘了我。我笑說：如果我一上機，就忘記了你呢。他便在那裡發脾氣。保羅說，真謝謝你來看我們。我們會很掛念你。

離開以後，我一直想看他們家門前的栗子樹，和和我十分親熱的短兒。掛個電話過去，說：我知道怎樣弄栗子雞了，下次弄給你們吃。米高說，我在門前拾了好多栗子，送給袁博士。我說，他是北方人，可不知道他會不會弄，栗子雞。

## 可樂 不可樂

我不知不覺成爲一個美帝國主義反對者。說來話不長。本來我以爲反對美帝國，是從我開始閱讀並書寫關於後殖民主義開始。但事情沒有那麼高尚。我也不是 一個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者。事情原來從我喝 不喝可樂開始。

我的兩個好朋友，一個叫游淑儀，一個叫陳建忠，我認識他們都好久了。而他們也喝了好久的可樂。主要喝可口可樂，有時也喝百事可樂。或許會喝櫻桃可樂，如果有的話。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他們每天都在飯堂喝可樂。二十年後，一天我發覺，游淑儀已經不喝可樂了。我沒有問她，爲什麼不再喝可樂。我覺得，原因已經是明明可知的了。陳建忠後來去了日本。我去東京看過他一次，大家一起去京都遊玩，在寺院，在神社，他總是喚我停，我以爲他要去廁所，他說：我要去喝可樂。我奇道：乜你依家仲飲可樂？我也沒說他。他在日本兩年，回來後我再見他，他開始喝水，喝果汁，不喝可樂了。

二十年。他們離開可樂，需要足足二十年。

在倫敦我又見到我的舊友美芬。已經十年沒見。她帶女兒出來。她的女兒一個叫如日，一個叫中天。帶出來那個，可能是如日，可能是中天，兩歲。我們幾個在談話，女兒嫌悶或什麼，鬧著，跌倒了，哭得更厲害。她便逗女兒說：不要哭，媽媽給你買可樂。便給她買了一杯可樂。女兒果然不哭了，喝母乳似的，抱著可樂，密密的喝。我看了，不知爲何，瞪大眼，道：吓？兩歲喝可樂，幾時喝得到大？接著便大罵了美帝國主義一頓，我也忘記了我自己罵了些甚麼，大概是殖民主義的擴張之類，嚇得美芬都噤了聲，想不到不過喝一杯可樂，居然和帝國主義扯上關係。我罵了一頓，又覺得不大好意思，婉儀便在打圓場，也讓我收口，她便說：我也十分喜歡喝可樂。美芬這時方法怯的道：我也不常讓她喝可樂，不過她哭。

後來婉儀就常取笑我，十年不見，一見就罵小女兒，兩歲喝可樂。

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我十分不滿意英國報紙的報導。就想到南斯拉夫去一趟。也近，就去了。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在塞爾維亞，反美情緒很高。我去塞爾維亞時，已經是八月份，好熱。每天我都要喝很多水。但很奇怪，很多店裡，沒有賣水，沒有其他飲品，只有賣美國的可口可樂、芬達、雪碧。他們甚至不賣南斯拉夫出產的飲品。我因此喝了很多很多的甜汽水，因此懷恨在心。

好久以後才發作。不知是誰，跟我說市場經濟的優越，在於提供多種選擇。我不禁道：就像在南斯拉夫，那是可口可樂、芬達、雪碧之間的選擇，那全是可口可樂汽水廠的出品！這就是所謂選擇，也就是所謂自由，所謂民主選舉。管他選小布希、杜卡奇、民主黨、共和黨還是獨立候選人。就是可口可樂、芬達、雪碧之間的選擇。選舉的機制決定了，只可以讓有足夠資源與政治背景的，才進入讓公眾選舉的最後競賽。美國總統選舉不會出現一個女黑人新移民共產黨或回教徒兼夾窮光蛋候選人。

後來我去了古巴。在哈瓦那的第一個下午，走在街上，很奇特，覺得古巴哈瓦那和世界任何其他城市都不一樣。不因為她貧窮落後。不因為她是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因為她的音樂與淡藍的天與無盡的蔗田。甚至不因為哲古華拉和卡斯楚。走了好久，有點口渴。再走了好久，好口渴，但找不到賣飲品的小店。走好久久，回到酒店，不管了，開了水喉就喝水。然後我想到了：這是一個沒有可口可樂、沒有麥當勞、沒有任何美國商品、沒有美國選舉制度、沒有美國式新聞自由的國家。美國人的說法，就是一個不自由的國家。

中國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會時常見到，美國和西方的通訊社發的圖片。這些圖片報導中國的開放與自由的程度，以可口可樂、麥當勞或其他美國消費品作為量度標準。我

們會時常見到一種圖片，前景是一個中國人，通常騎單車，或穿農民服，或抽菸，在一個巨大的可口可樂、麥當勞或其他廣告招牌面前經過。圖片的意思是說，喝可樂了，吃麥當勞了，就是現代化了，就是開放，就是有選擇和自由。

人們的想像被一個國度壟斷：喝我可樂，吃我麥當勞，學我一樣選舉，讓我教你甚麼是自由；一個國度的價值成為所有其他文化種族社群的價值，一個國家的產品成了其他國家的文明進步象徵，伴你生陪你死，你難以擺脫，無法選擇，這就是殖民主義。

當然我還有時候會喝可樂。我時常說，不希望成為教條主義者。沒有堅決抵死不肯喝可樂的理由。有時候我也會去麥當勞，喝一杯熱奶茶。更何況，他們勢力非常大，僱了一大隊律師為他們服務。他們可能會告我謾謗，我哪敢不喝呢。

# III

## 來去屋下

我是客家人。在匈牙利，他們問我，爲甚麼會來看羅馬尼人，也就是吉普賽人。我很蠢的答：因爲我不理解。因爲我對羅馬尼人的認識，只是浪漫的，無家無國的流浪民族。後來逼得急了：但爲甚麼是羅馬尼人，你對很多民族都沒有認識。我只好答，條件反射的，很醒目而又沒有經過思索的，答：我是客家人。客家人被稱爲中國的吉普賽，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客族，受到當地人的迫害，是一個貧窮而又團結的群體，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傳統，客人多務農爲生，婦女勤勞刻苦，但不入族譜。生男氏祠點香燈，生女則無。以後他們再問我，爲甚麼要來看羅馬尼人，我就報以這個標準答案，他們就很滿意，不再煩。

我是客家人。我是因爲，必須解釋，又以參照類比來解釋，我才說，我是客家人，其後並且想，這對我來說，究竟是甚麼意思。

我在香港出生，客語我會聽，但只會說幾句，涯……涯……涯……涯唔識講客話。食飯盟？涯阿爸唔會在家下。我母也不是典型客家婦女，她讀書識字，從不穿黑，不下田。我父樹

是客家男人一個，在家趑趄起起的怨這怨那。他們走難來到香港，沒親戚，卻有很多鄉里。我父常說，伍華的阿詹，惠陽的阿張。我父跟我說白話，但我的小同學都不會聽，其實他說的是客音重得根本就是客家的白話。我們住新界，村裡講的都是客家話，所以我就會聽。他們叫我瞞妹，我一直以為是妹妹，現在我看書，才知道，瞞妹是么女之意。

我是客家人對我來說，只不過給小同學取笑，「嚇瓜人」。

我兄的兩個小男孩出生，他們後來已經移民到美國，但我兄跟我說，鄉下的祠堂點了燈。我當下說，乜咁封建？那時候才知道，原來鄉間有生男丁就點燈的習俗。鄉間我只去過一次，那是我父親死前，我去看他，唯一的一次。

我是客家人對我來說，從來沒有意思。我從來沒有群族意識，並且反抗種族、性別、膚色，國家，要決定個人的處境與性質。我極討厭那些大聲嚎哭的尋根派，管他尋國的家，還是族的根。

《烈女圖》的寫作過程，對我極為重要。這是我第一次仔細思索，歷史論述。我第一次眼見，原來我們為歷史的肉身——我婆，我母而生。我完成了《烈女圖》就開始探索後殖民書寫的可能，所以就到了英國。

從我回答：我是客家人，我意識到，殖民的意思，就是斷裂。我對我的父母，他們以

前的生活，他們來自的地方，一無所知。在我以前，一切不存在。他們的家是客家，我的不是。我不需要家。但我為甚麼說：我是客家人。當我嘗試理解殖民，接近歷史，我就很庸俗而容易，幾乎不知覺的去，尋根。這並非我本來的意思。

但對我的父母，我生命的來由，一無所知，我又感到欠缺。

我母親死後起了一次棺。我以為理所當然，人葬了，七年後起棺，骨頭放金罌。小時候山後有好多金罌。後來讀客家風俗源流，方知此謂二次葬。見閩西《上杭縣誌》：「又有改葬之陋習，亡十二年後棺朽而肉化，以罌易棺，檢骸而置其中，曰骸金罌……或曰當末季南遷，轉徙不定，而先骸而珍藏之，便於攜帶。」又《石窟一徵》：「俗父母葬十年皆請改葬。改葬者以罌易棺，檢骸而置之罌，亦有虞氏瓦棺之義也。檢骸曰檢金，故罌曰金罌。改葬者啓其棺，見土色黃而燥，骨無朽，則仍葬故處。如土色黑而臭，骨將糜，則遷吉地。」

客家在中國歷史上，經五次大流徙，因有攜骨而遷的風俗。客語「屋下」，可能是粵語「屋企」同義轉借，即語體文的「家」，客家凡在屋之下，即為家，所以家稱屋下——我說，涯阿爸唔曾在屋下，我不止說客語，我還說了，客家的流徙歷史，但我不知。

我是客家人。當我離開，並且毫無負擔，我從不想念，中文字還是關於中國，最怕人



約我去吃中國菜，飲茶，很難向人解釋，我很少很少去飲茶；但他們還是逼著我，我不得不回到一個原始位置：我是客家人。並且覺識，原來在我的生活裡面，我也曾是個客家人。

理解殖民，接近歷史，重新書寫；我是客家人，但我不尋根——這會是甚麼意思？

不尋根，不將個人的價值定於某一文化種族，但又從離異——女子（女子無族。不點燈。無姓），在中國以外（如我在匈牙利羅馬尼人之間），殖民地（我生長的香港），去理解接近當初——我父母的土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話——依依嗚嗚的嘮叨著——客語裡面，地就是墳的意思。那一片土地，是他們的當初也是最終。我重新書寫過去，猶如叛逆之女。將他們的骨頭掘起，隨處攜帶，無所謂地，無所謂家。時常是客。或許後殖民書寫就是二次葬。

## 客家招魂歌

思想起：我回到我父的老家，讀他離家五十多年後，寄給他姊的家書。

他寫得一手行書，小時候他寫下菜單，叫我買什麼，買什麼，我當時覺得他的字好難讀。我家門前有一石碑，書我家叫「道臨苑」，現在想來，我兄從「道」字輩，可能家名與此有關。碑上是我父的行書，下書他的學名。後來我離家，與他決裂，多年都無通信。漸漸亦忘記了他的書字。他死後我再讀他的行書，好奇怪，一點都不難讀。一字一字，都讀了。

我一直以為他是個軍人，原來他是個警官。是個警官，並不是喜歡詩書的才子。不是才子，但行書寫得那麼秀麗。家書寫得簡靜動人。

寫到往事，他就寫：思想起……

對佛離別，直到佛堂。對法離別，直到法堂。對生離別，直到西方。對天離別，日明無光。對地離別，草木衰黃。

他死的時候，我預備考一個專業試，沒有回去奔喪。反正客家風俗，女兒不算後，回去也是當布景板。我長兄從鄉俗，跑回去送葬，據大伯娘說，棺材在山上等我兄回，忤工及其他人等都去了飲茶休息，棺材就在烈日下擱。

他們給我看我阿爸屍體的照片。棺端漆紅，棺身漆黑。阿爸屍體身蓋紅布。我大吃一驚，問：是否客俗屍體蓋紅布。他們都答不上來，只說，係顏樣，即謂是這樣。

《烈女圖》大約兩年前開始寫，當時我爸還在生。一個元朗客家女子，給我講了很多故事，其中包括她阿母棺木被擱，不准上山的場面。她形容：香港百年都沒有那麼熱。屍體在棺材裡滴出水來。我挪用了，作為小說的第一句。我喜歡那種開天闢地的口氣。她還告訴我，如何打翻聖杯，葬完還松柏和紅頭繩。我都寫進小說裡面，「松柏和紅頭繩」，一紅一綠，視覺上很豐盛。寫的時候，寫了「紅布飛天」，只是覺得好看。或許她提過，蓋紅布，或許她沒有。我意識裡並不知道屍體蓋紅布。我去過朋友的喪禮，屍體都蓋白，可能是本地風俗，可能行西洋俗。見到我阿爸屍體蓋紅布，才吃一驚：我寫過，原來是真的！

現實與虛擬（小說）的糾纏，令我隱隱覺得恐怖，好像有巫。思想起：

山林離別，烏雀難藏。江河離別，魚蝦遭殃。路途離別，永不行往。朝廷離別，失納錢糧。

我爸再寫家書給他姊，也就是我大姑姑時，正是我大姑姑八一大壽，我父已經七十七。信中我父給他姊祝壽，並且簡述了分別以後的生活：「說來話長。弟自一九三八年成家後。距今已五十年，其中歷盡千辛萬苦，多次危難，仰賴父母積德，幸叨安然無恙……」……困惑苦厄。人生在世，但求安然無恙而已。讀著竟然流了一臉眼淚。家書本來寫得甚平淡。

我大姑姑還在生，九十一歲，意識已經十分模糊。她還睡著她嫁時的大床，漆金雕花，床邊有抽屜，床架上頂著蚊帳。她全身發著尿臭，白髮披散，爪如鷹，牙齒掉剩一顆，臉容仍然十分娟好。她見到我，問：曼人？即誰。我說，我是貴賢和梅香的女兒。我父在家的名字，叫貴賢。她看著我，說，涯唔識你。客語古雅。她接著就誇我：好標致。好像紅樓夢的對白，長輩見小輩，不免誇一番。我穿一條舊牛仔褲，褲腳捲起，因為穿了一雙舊黑皮靴。她看了，問，係唔係耕牛田？客家婦女，捲起褲腳就下田。

我很想坐在那裡，和她聊一聊。可惜她已經與這個世界隔絕。思想起：

鄰舍離別，日久思量。叔姪離別，無商無量。六親離別，各住村莊。朋友離別，少寫書行。父母離別，難保恩養。子女離別，心割刀腸。夫妻離別，拆散鴛鴦。兄弟離別，手足分張。姊妹離別，裙衩分行。子嫂離別，少講言章。

大姑姑是個童養媳。到生我父時，祖父家境稍好，才送我父及其兄弟去讀書，我父便進了國民黨警官學校，給國民黨當官，我大伯則進了國民黨的部隊。因為夫家為富農，姊家又有國民黨關係，我大姑姑六十歲了，文革時期一樣鬥到她遊街。鬥倒鬥不死她，她弟弟的兒子，給鬥到精神病，自殺。死時二十幾。

大姑姑的兒子，我叫海安的，我表哥，陪我到阿爸地。爬好高，可以看好遠。他點了香燭，燒紙錢。然後和我，在松樹下，坐著說著話，等香燭點完，怕危險，惹山火。海安表哥已經五十多歲了，是個老實人。他點了菸，說著，你也要體諒你阿爸。他那麼多小孩，在香港，你阿媽又死得早，生活好艱難。我沒答。他又說了我父死前的生活情況。然後又說，你阿爸常說你，說對你比較嚴厲。而阿爸在家書中寫：「可恨天不假年」。我想到，在艱難的短暫的生命裡，能夠安然無恙，就算可以了。

下山的時候，經過一龍鳳庵，有人死，有尼姑在念經。我父家族人多在龍鳳庵打齋。門前人叫我進庵燒香，我說不用了，已經燒了。

## 歉疚 你懂得歉疚嗎？

是我。我懂得歉疚嗎？

如果不是我，那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叫作道權的，我大伯父的兒子，就不會死。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會在我身上發生。

我父親在他寫給他多年沒通信的大姊的家書裡，書：「弟自一九三八年離家……」當時他已經和我母結婚，但離家到四川重慶的中央警官學校讀書。他離開中國大陸，據我大伯娘說，是六年後，即是，一九四四年。當時是爲了逃避中國共產黨。離開時顯然十分匆忙和危急，他將他們的長女，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姊姊，送人。

因爲他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我們在香港出生，殖民地長大，受教育，並且和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姊妹兄弟相比，比較安定自由。

我記得小時候，我父常說：幸好走得快。不然給共產黨殺頭。共產黨殺幾多人。

我大伯父即我父長兄，亦逃到香港，但在鄉間遺下家人，兒子道森、道權，還有兩個

女兒。從中國的反右運動至文革，我們在鄉間的親人，都因我父兩兄弟被劃為右派、特務。大兒子道森多次偷渡到香港，都給抓回。二兒子道權，據他們說，成天給紅衛兵鬥，鬥到得了精神病，自殺死了。死時二十幾。

我表哥海安，很素樸的一個人，只淡然說：我們是右派又是富農，我只能讀到高中。我母也就是你大姑姑，天天給揪去遊街。

他從來沒有埋怨我父及其兄給他家帶來的災難。我離開前，給表嫂很少的零用錢。他推搪說：不用了。我們現在的生活，還可以。

他不會說寬恕和體諒。只說：現在的生活，還可以，過得去。

我卻帶著歉疚離開。我沒有選擇，但有人爲了我今天的，相對的安定自由，而受苦而死。良善的人甚至不埋怨，不言寬恕。

如果我歉疚。李爽，你懂得歉疚嗎？

因爲與法國人鬧戀愛而被勞動教養，並引起外交風波的李爽，最近出版了一本自傳，記述了她成長的經過。她只不過是個愛玩愛鬧的女子，無端成了傳奇人物，事情當初發生是中國政府的幼稚，其後渲染成傳奇是法國及西方人的無知。我對中國的「傳奇人物」向來沒甚麼好意見。

自傳記述了文革：她家被劃成右派，給抄了家。抄了家以後：「我們姊妹倆再也沒有朋友了……所有小女孩兒都有機會來折磨我……我喜歡的那些人不喜歡我了，我們只要出去別人就打。……父母親每天都要到學校去挨批鬥……」當時她是個小學生。她想當紅小兵：「想改變我的狀況……我努力……擦地……寫思想彙報，不停的寫申請書……」結果讓她入了。「我一點兒也不感激。我恨這個世界，真恨。……」

其後記述的，是她的下放，幹大田，畫畫，交男朋友。回城以後，一樣的混，交朋友，打扮，畫畫，交外國朋友。本來沒甚麼，很多少女都這樣成長。她不比別人壞，也不比他人優秀，是個很普通的女子。

但她自覺那麼的不普通。以性格做事業，是造作的極致。

她可以自覺不普通，因爲她有文革，她有其後的勞動教養。她是獨裁政權的受害者。

在那場互相仇恨的大運動裡面，人家都不喜歡她了。對她來說，這場運動的意義在此吧：人家不喜歡她了。她要去幹大田。

她也得謝謝這場「浩劫」和其後中國政府因她與外國人談戀愛把她拘禁。不然她憑甚麼快二十年後還寫自傳呢。

但李爽，請問你，你會不會，有很少很少的歉疚？當很多人的苦難成爲你難忘的少女

生活（你的傳奇）的背景；當你很努力的加入紅小兵，「想改變我的狀況」；當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李爽，你會不會，當你向讀者述說你的生命，想到原來你都有責任？

我們有這樣的虛榮可以向讀者說話，甚至說關於我們自己時，我們就同時有責任：我們的生活經歷，對其他人來說，有甚麼啟發，我們又有多少反省。

你會不會想，在這片土地之上發生的事情，譬如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有責任？

英國人當他們談及他們的殖民地歷史時，時常出現的一個字眼，便是白種人的歉疚。

可能虛偽，可能矯情，因為他們是勝利者，他們有條件說：我們有白種人的歉疚。

大衛好年輕，還是個研究生，做生物化學研究。他問我，在英國幹甚麼。我說，我蒐集一點關於英國殖民史的資料。他看看我，怕怕的說：耶……一定有很多關於英國的壞事。他從來沒到過亞洲非洲，對殖民的認識很少，也不會說什麼白種人的歉疚，他又年輕，成長時帝國已衰落，但他會說：一定有很多關於英國的壞事。想來這就是歉疚了。

## 吳三桂·馬克白

順治十七年，即一六六〇年，「裘馬清狂」吳三桂鎮守雲南。三桂「美丰姿，善騎射，勇力絕人，沉鷲多謀，頗以風流自賞」，引清兵入關後，大敗李自成農民軍，晉稱親王。早於順治十四年，吳三桂進軍貴州，掛平西大將軍，已一路追趕明朝遺帝永曆帝。永曆帝一直流亡，逃至緬甸。順治十八年，吳三桂與清內大臣愛星阿出征緬甸，追殺永曆皇帝。

（馬克白風雨之夜，遇到三個女巫。）

（all hail, Macbeth, that shalt be king hereafter!）

吳三桂出身將門，其舅祖大壽，其父吳襄皆明朝名將。明崇禎十四年，吳三桂敗走松錦之戰，亂陣之中逃出。吳三桂自付難逃誅罰，但崇禎帝仍命吳三桂鎮守寧遠。其舅祖大壽降清。清皇太極即派祖大壽家眷前往寧遠說降。

（馬克白想著女巫：）

This supernatural soliciting  
Cannot be ill, cannot be good. If ill,  
Why hath it given me earnest of success  
Commencing in a truth?...  
If good, why do I yield to that suggestion  
Whose horrid image doth unfix my hair,  
And make my seated heart knock at my ribs  
Against the use of nature?)

清皇太極招降，吳三桂舉棋不定，一月無回音。招降書曰：「松錦既沒，坐視而不能救，爾明國皇帝寧有肯輕恕將軍之理耶？舅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明國皇帝每疑之……」吳三桂乃明大將，在情在理，豈能降異主？然大明王朝，日落西山，無何作為，祖大壽及其家眷，又悉降，其父吳襄又降大順農民軍，吳三桂一人豈能取信於明，不受株連？更況且，農民軍節節逼進，我不負大明，大明亦自負於天下。吳三桂豈能隻身挽回朝頹運？

（馬克白猶疑不決。到底應該不應該，殺鄧肯王？到底三個女巫說他將為王的預言，不可信？到底忠誠有多重？到底憐憫有多可怕，如果化成淚，有幾多？）

( if it were done when 'tis done, then 'twere well  
it were done quickly...But in these cases  
We still have judgement here-that we but teach  
Bloody instructions, which, being taught, return  
To plague the inventor...  
And Pity, like a naked new-born babe  
Striking the blast, or heaven's cherubin, horsed  
Upon the sightless curriers of the air,  
Shall blow the horrid deed in every eye,  
That tears shall drown the wind...)

（寫歷史書的人，從來沒有將吳三桂，放在「人」的處境中去考慮。好像是否降清是「大仁大義」、「大是大非」的抉擇。「大仁大義」、「大是大非」是那樣的粗暴霸道：如果支持現政權就是「仁」，就是「義」，就是「是」，相反就是「賊」，就是「非」。）

（如果你是吳三桂，你會怎樣？在一個這樣困難的選擇當中，你還想他怎麼樣？）  
吳三桂降清以後，多次平叛，剿農民軍，以獲得清廷信任。吳雖貴為平西王，唯叛將

不清不白，因此吳三桂窮追永曆皇帝，以表效忠清廷。追到緬甸，緬人願獻永曆帝。吳三桂大喜過望，豈料接得永曆帝一封陳情書，吳三桂竟又躊躇不下，書中永曆帝自稱僕：

……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圍。山遙水壤，言笑誰歡，只益悲矣……如將軍不避艱險，請命前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乎？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之邀功乎？……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鵂》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鄰，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突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乎？……

來人送永曆帝入營。吳三桂見之長揖。永曆帝問：來者何人？吳三桂一怯，竟然跪倒前朝流亡皇帝之前。永曆帝責吳三桂，其後長嘆道：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乎？並揮手示吳三桂退下。

（馬克白去殺鄧肯王，幻見空中懸著一把匕首、他的良心，令他猶疑不決，接近瘋狂。）

(Art thou not, fatal vision, sensible

To feeling as to sight? Or art thou but

A dagger of the mind, a false cre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heat-oppressed brain?…)

（馬克白為王以後，為了鞏固王位，殺了一個又一個，成了「暴君」。馬克白夫人長醒不睡，瘋了以後，馬克白分外孤獨…

I have lived long enough: my way of life

Is fallen into the sere, the yellow leaf,

And that which shall accompany old age,

As honour, love, obedience, troops of friends.

I must not look to have:…)

雖然永曆皇帝已就擒，吳三桂並無將之立即殺掉，其後方立定主意，施以大辟，即殺頭，滿臣反對。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吳三桂命人送永曆一條玉帛，將之縊殺於昆明城外。康熙十七年，吳三桂作亂叛清廷，戰死軍中（成全他悲劇英雄的命運）。

當時哈瓦那大學的學生領袖是愛喜維拉，卡斯楚正躲在西拉曼士特山區投閒置散，打游擊。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下午二時，總統巴得士達剛吃完午餐。因為他兒子病了，他就上了三樓看他的兒子。平常這個時候，他多留在二樓的辦公室辦公。多名學生身懷自動槍，手榴彈，長槍，衝入總統府。到了巴得士達的辦公室，不見總統，只見他留下的咖啡杯。三時二十七分，愛喜維拉依照原定計畫，占領了廣播電台，不知道自己的同伴謀殺巴得士達失敗，在總統府中被殺。愛喜維拉衝入直播室，宣讀一份預備好的宣言，宣稱總統已被殺，號召全古巴的人民起來罷工，推翻舊政府。他言辭激烈，不知道原來直播室的收音器經已關掉——電台的保安設計是，如果有人大聲對著收音器講話，播音系統就會自動停頓。整件事彷彿還不夠胡鬧，愛喜維拉匆匆逃命時，車子撞上了來救援的警車，他給警察亂槍掃死。

如果不是錯漏百出，我們知道的古巴革命領袖，可能是愛喜維拉，而不是卡斯楚。

已成浪漫革命英雄的哲古華拉，當初亦不過是因為遊蕩蕩，沒甚麼事做，碰上了卡斯楚，才開始他的革命事業。他是個無心向學的醫科生，考完試後和他的朋友愛拔度，開一架電單車遊拉丁美洲，遊完愛拔度到委內瑞拉一間癲瘋病院當醫生，哲古華拉答應稍後會和他會合。回到阿根廷考完畢業試後，哲古華拉繼續遊蕩蕩，不肯到醫院去做工。在玻利維亞拿佩斯城，他在窮人旅舍碰到了阿根廷的流放政治犯來卡度·羅祖。兩個人就結伴同遊，遊到破產，哲古華拉只剩一條褲，羅祖就賣了自己的衣服，和哲古華拉同撈同煲。羅祖這時一個朋友給他弄了兩張美國聯合生果公司的船票，羅祖便叫哲古華拉：不如一起去瓜地馬拉，那裡有革命。你去委內瑞拉做甚麼，不過是天天上班賺錢。就這樣，改變了哲古華拉的一生，甚至拉丁美洲的命運。

途中經過波多黎各，哲古華拉遇到很多流亡的古巴革命分子。在瓜地馬拉遊蕩一段時間，他又去了墨西哥城。他和一個在火車遇上的瓜地馬拉青年，在跳蚤市場買了舊照相機，在旅遊點替遊客拍照，賺生活。這時候爾·卡斯楚，即忽度·卡斯楚的弟弟，流亡在墨西哥城，也是無聊度日，來到大街上，拍張旅遊照。就這樣認識了哲古華拉，帶他去見忽度·卡斯楚。

如果哲古華拉不遇上忽度……他可能在委內瑞拉一間癲瘋病院工作……可能在阿根廷……



如果忽度沒遇上哲古華拉，古巴的革命……可能成功，可能失敗……也可能由其他人完成……

如果不是我，是誰？如果不是現在，是何時？

米高跟我說戰爭的機會遊戲。那高樓就在他辦公室對面，他指給我看。塞拉耶佛圍城的時候，他說，狙擊手發射火箭炮，燒著了房子。住在高樓的人，就爬出窗來逃命。在山中的狙擊手，就射從窗外爬下的人們。有人中槍跌下，有人可以爬到樓下，活了下來。我聽到，駭然，說：那豈不是玩電子遊戲嗎？

每次過馬路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做一個十字祝福，才衝過馬路，他說。因為你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是你。過路的時候，沒有掩護，所有人都跑著過。有人安全到達，有人中了槍，永遠過不去。

總有一次會是我。總有一次是現在。

但奇怪，總是想像中最痛

我掩著傷口

低下頭 見到了自己

跟我的表姊妮坦妮亞笑說，

就像聖誕節塞火雞

你將我的腸臟塞回肚子去

用頭髮縫好

當我們的生命為偶然決定，我們說是：命運。當影響多人的事情發生，由一連串的偶然組成，我們卻說：歷史。好像歷史有劇本，不過依劇本演。好像歷史有自由意志。

我表哥的兒子，說我父親：舅公（他叫我父親作舅公）有一個同學，也是興寧人，一同上了中央警官學校，也當國民黨的官。後來共產黨打到來廣東時，舅公就決定走去香港，那個同學，也跟舅公一起走，但途中遇到了一個八路軍。八路軍勸他，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你不如留下，一同建設新中國。那個同學，一念，就留下了。後來反右運動給慘鬥，揪去下放，文革又給鬥了一次，不知甚麼時候死的。舅公就常說，如果他留下，他就和這個同學，一樣遭遇，一樣下場。

如果這個同學，他從來沒有遇到這個八路軍……這是他的命運。如果他決定，他留下不留……這是他的意志。我的問題是，到底命運強一些，還是意志強一些？

命運那麼大，而意志那麼小。當我想到意志與命運的鬥爭，就時常感到震慄。

有關物種起源，流浪者羅馬尼吉普賽，和我們（流放者），都有同一解答。都是神話。中國有《山海經》。羅馬尼人有他們的聖經。吉普賽聖經。

都有一次洪水。中國的洪水，有大禹治水。聖經有挪亞方舟。吉普賽聖經裡亞當變作大老鼠，偷上方舟。

《大荒北經》有奇幻之國：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歛（嘔。心有所惡若吐也）所尼（止也），即為源澤，不幸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禹塞洪水，由以溺殺之也），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大荒之中，有名山曰不勾，海水入焉……

大水在聖經裡成了上帝懲罰惡人的咒詛。羅馬尼人不相信歐洲白種人的版本，他們說，建方舟的義人是羅馬尼也就是吉普賽人巴高。白種人的奸細，就是那個白種人聖經裡面，上帝製造的亞當，偷偷的上了方舟，還勾二嫂通姦，所以以後人類的祖先，就是那個

變作大老鼠的騙子亞當，而不是那個正當的羅馬尼人巴高：第二章1有大雨不止。2亞當的後裔在地上的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繁殖後代，行很多罪惡的事。3上帝之子羅馬尼人巴高·曼紐，就去請求上帝，給他四方，讓他去對付惡人。4上帝跟羅馬尼人巴高說，不用擔憂。我在使洪水氾濫，潔淨地上污穢之物。你去造一隻方舟，和你一家，都到這方舟裡面去。你要拿世上一對，有血氣之物，帶進方舟去，好在你那裡，保存生命。5亞當偷偷的聽到了上帝對巴高說的話，便去到巴高的妻子花梨瑪那裡，用寶石引誘她。6巴高·曼紐造了方舟，大雨降臨，巴高就和動物進入了方舟。7罪惡之父亞當，引誘了巴高的妻子花梨瑪，化身成一隻老鼠，混入動物之中，進入了方舟。8墮落的花梨瑪，給巴高倒了烈酒，給他喝。9巴高醉了，一隻手抱著花梨瑪，一隻手抱著大老鼠，說：唱吧，喝吧，舞吧，你的子子孫孫，將繁殖萬代。10四十個月以後，大雨停了。11巴高就出了方舟，並一切的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12亞當化身的大老鼠，就混在動物之中，出了方舟，並且偷了地上的香氣，他的種子落在花梨瑪的身體裡，生了好多好多，罪惡的後代。

我追溯我父家的族譜，一直到一世祖晉泉公：生歿年歲未詳，約生於明弘治年間。十餘歲明正德年間，隨父徵文公來廣東興寧經商。原籍江西省吉安。父徵文公後返回原籍江

西。國浚公從此於廣東客縣興寧入籍，至今三百餘年。入籍興寧晉泉公，爲黃帝氏輩一百六十世。當然黃帝不姓黃，姓公孫。長於姬水，所以又姓姬，居於軒轅之兵，國於有熊，土色黃，故稱黃帝。見《海內經》：黃帝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濯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生帝顓頊。《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瑤山，始作樂風。祝融即陸終。見《世本》：陸終自鬼方部落娶女嬪。女嬪來自鬼方，一胎得六子，懷胎三年。剖腹產，左肋剖三人，右肋剖三人。陸終之後受郡於江夏，以封地爲姓氏，故稱黃。這就是我父家的起源。所以我父時常說：姓黃，江夏黃。小時候我總以爲應該是大肚黃，或廿田黃，不知爲何稱江夏黃。

羅馬尼吉普賽人，度拉說：他們不知道他們從甚麼地方來。他說，其實他們是知道的，不是因爲他們黑，生活在歐洲人之間，白種人都不喜歡他們，所以他們都不肯說，他們從哪裡來。羅馬尼人的聖經，解釋物種起源，依附了歐洲人的宗教，重寫了歐洲人的聖經，是最不爲人知的顛覆：第一章1起初上帝創造天地。2上帝造了萬物之後，就依祂的形象，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他便成了有靈的活人，叫作羅馬尼。3羅

馬尼生巴高，巴高又生羅馬尼，羅馬尼又生巴高，巴高又生羅馬尼，世世代代。4從巴高到洪水氾濫的巴高，一共有四十代。5從洪水氾濫到釘十字架的巴高。忽奧菲歷斯，一共有四十代。6從釘十字架到學會世上各種事物的巴高，一共有四十代。7從學會世上各種事物，到從印度或埃及出走，一共有四十代。8從印度或埃及出走，從國到國，一共有四十代。9從灰燼到重生，從路到路，又有四十代。

有關物種起源，我父親的祖先說：大荒之中，有山名……有小人國……有無腸之國……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我的雙生，羅馬尼吉普賽女子卻說：第五章1羅馬尼人學會世上各種事物……他們生了好多兒女，流走在世上各國。6農夫、牧羊人、獵人、詩人……；鐵匠、木匠、紡布人、陶匠停他們的馬車……；醫治人的、迷惑人的、音樂者、舞者、玩把戲的、占卜的、騎馬的、晝夜思想的，直到今天，流浪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7他們勇敢美麗的生活著，笑啊，唱啊，舞啊，連骨頭都不扔給狗吃。

肝：他們吃了他的肝，說他是個巫師。這件事情發生於今年八月，在柬埔寨金磅士巴省。陳·索馬里被村裡的人槍殺，然後吃了他的肝。陳·索馬里的遺妻西竭說：他不是巫，他是醫。因為他治病，賣藥，村裡的人妒忌他，便誣捏他是個巫師。

金磅士巴省嚴重罪案科主管韓崩說，過去數月在金磅士巴省有差不多十宗謀殺案，死者都被懷疑是巫師。這些巫師謀殺案極難破獲，因為村裡人都相信，如果他們和警方合作，就會給巫整蠱。

村裡人殺掉巫師，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家人被巫師的魔術迷惑，並殺死，所以他們就要殺掉巫師報仇。

心：巫是心怯。如果你相信，你就被迷惑。

度拉說，我帶你去看看我姨姨，她是個占卜命運的人——你相信命運嗎？我說，我不相信。

命運這事情，你相信就有，你不相信就沒有。但我還是說：請你帶我去看你姨姨。

他姨姨是個還穿吉普賽傳統大花裙的女子，就在家裡，看看去都不像巫婆。她只會說匈牙利語和羅馬尼語，所以度拉就來到小房間，來給我翻譯。小房間是她的房間，只有兩張床，一個櫃，沒甚麼雜物，當然也沒有水晶球、獸頭、黑蠟燭、迷香，等等。度拉坐在對面那張床，占卜女子坐在我身旁，拿起我的掌。

她說關於命運。我一直微笑，不同意也不反對。

我心想，你管你說。

然後她說：你給我二萬科連（約六百港元），我去替你買黑蠟燭，咒你的情敵和仇人。我笑說：我沒有仇人，我也不介意有情敵。她拉下臉來說：你來了，你就要相信我的話。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要來。我就很不高興，想起身，走。度拉在對面說：她很誠實的，請你相信她。占卜開始了，不繼續下去，會招致不幸的。我不想度拉難做，只有從口袋裡掏出四千科連來：我只有這麼多。那女子便將錢收去了，說：我會替你買黑蠟燭，在路邊點了，並為你祈禱。我說：也不用了。謝謝。

然後我想：原來這是關於心怯。巫就是要令你心怯。

地獄令你心怯。審判令你心怯。上帝令你心怯。

與命運鬥爭：不信者，就是：我不怕。  
不信就無巫。

女：不同文化裡的巫，絕多是女子。客家女巫叫仙婆。仙婆請神，問鬼，解厄，導遊陰府：「於主人家廳堂中央設一桌，上放香爐燭台及敬祀物，焚香燒紙，請鬼神降臨。治病者，將紙剪成病人生肖物，用桃枝或柳枝加紙錢合包一塊，用黃色解厄紙包裹，放病者床下，按仙婆指示方向地點焚燒，可去疾病。」吉普賽也就是羅馬尼巫，傳女不傳子。馬克白遇到的，三個都是女巫。最出名的女巫，叫聖女貞德，聖徒不以爲她是女巫，但她有著女巫的死亡，被火燒死。

女子淫邪，能通惡靈，明白世上曖昧神祕的事物；能醫治，迷惑，並咒詛，叫作巫。

聰明女巫，極爲可憎，必須殺，燒。時移勢易，不能殺，燒，則敬而遠之。敬而遠之，又無法視之爲不存在，於是忍不住藐藐嘴，叫這作：「女權分子。」那些比女巫更聰明的可愛女子們，就爭相走避，一邊得著做聰明女巫的好處，一邊見勢色不對，搖手退後道：「我不是女權分子。」（其實無所謂女權分子。也不叫女權分子。女權根本是個頭腦簡單而且屬於七十年代的過時運動。只有敵視和輕視這種人文探索——我如何理解我之爲我——的人，才會稱這種人文探索爲：女權。）

寫：我不說女權。甚至不說女巫。不說後女性主義（不說支離與破解）。我說：媚行者。  
者。

媚行者不相信命運。媚行者拒絕既有的歷史。媚行者尋找從不存在的，從來未曾有過的，自由。

惑：我的理想是能做到妖言惑眾。妖言，就是怪力亂神，離經叛道，想東想西，亂吵亂鬧。小說是一種比較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書寫方法：喧譁與暴亂之中，有深藏的寧靜。惑眾的意思是，希望你能夠讀到我。妖言並不難，對我來說，順性而爲而已，但惑，如情挑，你知道我你又不不知道我，你接近我你又不接近我，似近又遠，或有或無，真亦假時假亦真，爲之媚——書之媚，非常難，大概這就是藝術了。

## 在森林和原野裡

上一次去吳哥窟大約是四、五年前，那時候赤柬軍隊還據守在暹平省北部的森林。吳哥窟的森林區還掛著紅色的「小心地雷」骷髏骨頭警告牌，這一次告示牌已經清拆乾淨。地雷還有，在馬德省的路上就碰到拆雷工人一卡車一卡車的去開工。公路離地雷田和森林都好遠，可以看到，但不會走近。

波爾布特已經死了，死在森林裡面。

革命在森林開始，在森林結束。

古巴的革命根據地在海島南部的西拉曼士達森林。卡斯楚在打游擊戰那幾年間，沒甚麼做，整天睡在掛在樹上的繩床上看書。在森林裡他接待了來自美國和法國的記者，在森林裡他開始發表他極為煽動而漫長的演說，從森林的廣播電台播到城裡去。政府軍無法徹底剿滅在森林的游擊隊，只好任由卡斯楚的雜牌軍在森林坐大。這班雜牌軍人數不多，幾百人而已，最後逼使巴得士達出走古巴，卡斯楚因而奪得政權。

奪取政權後，卡斯楚失意的時候，會懷念森林的歲月。

卡斯楚出訪美國紐約。當時紐約無人膽敢招待卡斯楚。他仍穿著迷彩服，聲稱說：我們帶同營帳，到中央公園紮營。我們是打游擊出身的。結果一間位於哈林區的小酒店招待了他。

森林是他的力量。

他的夥伴哲古華拉最後在玻利維亞的森林滅亡。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哲古華拉開兩架吉普車，進入格蘭河山區的森林。他寫：今天，開始了新時間。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他寫下了他最後一天的日記：「我們組成這游擊隊，已經十一個月了，其間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十二時三十分我們遇到了一個老婦在放羊，我們必須逮捕她……十七時三十分，印地，安尼西度，巴尼度去了老婦的家……給了她五十披索，叫他們不得透露我們的行蹤……我們十七人在小月亮之下步行……很疲倦……我們留下小徑痕跡……沒有屋……我們於二時休息……高度是二千米……」第二天十三時游擊隊被政府軍埋伏襲擊。十月九日哲古華拉被殺。

森林裡面，有野豬、山貓、毒蚊、河流、腐葉、女巫、革命和傳說。

吳哥窟的森林長的是空囊樹和油桐樹。空囊樹長到十二世紀高棉王國的窟裡面去。幾

百年的大樹，根變成幹，一直長，牆便一直裂，樹與窟交纏，無法分開，最後的勝利者是靜默的樹。我們知道，世紀以後，窟只變成石頭，樹還是樹。

油洞樹當地人割樹取油點燈。幾百年的油桐樹，割開，好香，桐油燒了是黑色的。

那年在尼泊爾山脈，劫案就發生在一個森林裡面。我們悄悄的經過森林，森巴說：不要作聲，好危險。我們見到雪地裡留下，斑駁的腳印。被劫的人我們在路上碰到，受了傷，但沒有死。後來還見他在湖邊喝啤酒。

森巴在山裡長大，也會說：森林好危險。不要一個人到森林去。

森林好陰涼，樹好高。不大見到日頭。

森林深不可知，時常召喚不安的靈魂。

聽到森林的召喚，好像有鬼。

不知道那群在泰緬邊境森林的學生怎麼樣，離開了森林沒有。他們從緬甸逃到邊境森林，不知從哪兒弄到好多AK47自動機槍，又一群一群學生染了霍亂，在小屋躺著。已經好多年了，如果他們沒回到城裡，恐怕都死了。C下放的時候在雲南森林，他很會講故事，講在森林煮人骨湯的故事，明知他吹牛，好多年後，我還記得好清楚，心裡會發毛。

原野在烈日之下，靜靜伸延。從金邊到暹平省，吳哥窟的所在地，坐五小時的船，穿

過洞尼薩湖。流經金邊的河是洞尼薩河，流經胡志明市的河是西貢河，流經印度支那的是湄公河。河的兩岸，總是密密茂茂的野草，經年青綠，陽光時常都猛烈。我心中的原野，就是這個樣子的。

奇怪，無論我走得有多遠，心裡有多靜，我心中的原野，總是在印度支那，一個極炎熱的午後。

好像有召喚。我一次又一次的回來。

（離開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對你沒有好處。）（我離開，但我又回來。）（人世的道路，來回返復。）（森林邪惡而不可知的誘惑）（原野的寬闊）（就是生之力量，與自由麼？）

或者，靈魂得到安息的時候，如果能夠有一個小孩，在我身邊唱歌，我小時候很喜歡唱的一首歌：「在森林和原野裡，是多麼的美麗。親愛的朋友呀，你在想甚麼。馬兒不停在歌唱，馬兒不停在舞蹈，親愛的朋友呀，你在想甚麼……」……

「史葛，尼遜（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柬埔寨居住已久，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一時，離開金邊一間酒吧時離奇斃命。警方現時正調查他的死亡原因，但相信死於自然。他的遺體將運回美國，進行解剖。」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八時三十分，一名不能確定身分男子，於金邊五號國家公路上，被K—五四手槍擊斃。兩名警官，辛熟泰，二十六歲，叔沙林，四十歲，與凶徒開火時受傷，傷勢嚴重。」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德·莫德華，農夫，於卡德省加辛維區一條農村，被其姊妹夫以K—五四手槍擊斃。凶徒現已被警方拘捕。」

「十一月十三日中午，一名三十六歲越南賣麵包人陳洞，被另一名賣麵包人阮雲督於登邊區被刺斃。阮雲督當場被警方拘捕。」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柬埔寨又多了三隻鬼。）

（他們說，柬埔寨有好多鬼。死好多人，所以有好多鬼。）

（他們湊上來，說：要不要去看殺戮戰場，要不要去看骷髏骨塔？真是品味奇怪。我說，不了，有甚麼好看。）（我自己都是骷髏骨，欠遲早，有甚麼好看，自己照照鏡就是了。）

（苦難沒甚麼好看。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

（更何況，我良心並不清白。我已經看過兩次了。）（並且知道羞愧）

（我只是一個消閒旅客，來看看寶石，看看吳哥窟而已。）

（我甚麼都沒想。打開報紙，讀到了每天的離奇死亡。）

來到馬德望是爲了去柬埔寨紅寶石的最大出產地珠山。馬德望是柬埔寨第二大城市，以北的森林地區包括珠山，都是赤柬投降前的根據地。馬德望是個工商業城，幾無旅遊景點，只有個大市場，市場少不免有很多寶石，有更多是假的。沒甚麼事做，就在市場逛。逛完市場就回旅館吃。旅館的老闆，蹲在門前，見到我們走過，追過來，問，你是不是中國人。接著就很熱情招待。鄭老闆是潮州人，在柬埔寨已經三代，讀過幾年中文小學，普通話會說，但不大會寫，還給我們寫下他的名字，寫簡體，叫作鄭遠南。

鄭遠南很熱烈的，介紹了他家的情況，兒子又很會用錢，在店裡幫手又問他拿工錢。



一個又會開摩托，在金邊玩著不肯回來。太太也是潮州人，在街市開了一個攤賣化妝品，開了街市檔就到街角的雜貨店看舖。生活還可以找，不過很吃力，每天在旅館做到午夜，早上四時便起來幹活，下午歇一歇。只是做孩子的，不明白父母經過的苦難，「那三年零八個月吶。」鄭遠南嘆。我還以為是指日軍侵亞洲。「三年零八個月吶。」「紅高棉革命吶，死幾多人。我姊姊，我哥哥，我妹妹，打死的，餓死的，病死的。一家八個兄弟姊妹，剩下三個，我最小。」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是柬埔寨的零零零年零月零日。新的國度將建立。爲了建立新的國度，打倒舊的，紅色高棉打倒了，殺了，餓死了，三百萬人。）

「能夠捱下去的，便活著。捱不下去的，便死。」鄭遠南說。

「我捱下去了。他們叫我幹甚麼便幹甚麼。那時候我父親有店，我算是富家子。他們趕我去田裡做工，一個星期給一罐米。餓呀，什麼都吃，吃野草煮粥。沒得吃吶。」

我問，那些革你命的紅高棉，是甚麼人，你認得他們嗎。鄭遠南說，我認得，「他們都是我的工人。」

我又問，後來有見過他們嗎？「沒有。都不知道哪裡去了。」想想又想起，鄭遠南說：「有一個女紅高棉。那個女紅高棉，趕我下田做工。我背著那個噴殺蟲水的噴射器。」

鄭遠南比劃：「好大好重，噴殺蟲水的。好累。我累得走不動了，就躺在田裡，休息一下。那個女紅高棉，她看到我躺在田裡，就走過來，用腳踢我的肚子，踢我，說：你偷懶。好多年後。我在旁針省見到這個女紅高棉，夾著一個公事包在做生意。我走上去，她認得我。我走上去，罵她：你呀，我說，你呀，你爲甚麼不去革命。你來做生意做甚麼？她聽得我這樣說。也不敢答。低下頭，夾著公事包便走了。」

當時，我問，有沒有想到報仇，譬如，想過去殺她？鄭遠南說：「沒有。沒有。我們不想這些。殺來殺去有什麼好。我只罵她。」我便想，如果我是他，我會不會跑上女紅高棉那裡，起碼也踢她一腳？或許我會低下頭來，詐不認得？

（夜半有人來敲房門。敲得好急好大聲。開了門，沒人。）

（柬埔寨好多鬼。）

（十一月十六日，三十六歲地產經紀董卓，和他十二歲的女兒劉莉達，開著賓士房車回他們施漢諾城的家時被AK47自動步槍槍殺。警方表示死者被一隊不明身分的軍隊襲擊，原因不明。）

（十一月十八日早上七時四十分，在督國區布吉二號公社，一枚APM地雷爆炸，六人受傷。軍人叔生說該枚地雷埋在他房子附近垃圾堆裡，被經過車輛觸發引爆。叔生懷疑

有兩名歹徒埋下地雷。」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三十五歲賣啤酒女子泰生，被發現在施漢諾城她租住的房子裡，頭部及頸部被砍開。警方相信她的男友斬死她後，拿走她的珠寶金錢，逃去無蹤。」）

## 最後，離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卡斯楚的游擊隊已經控制了半個古巴，總統巴得士達的政權，大勢已去。卡斯楚並不急於進佔首都，還在山區好整以暇。巴得士達就悄悄的做了決定。

那個除夕，哈瓦那的夜總會和賭場一樣爆滿，客人狂賭，跳舞，唱歌，大吃大喝。總統巴得士達，今年並沒有發表任何除夕演說，也沒舉行盛大舞宴。他只在軍隊總部開了一個小派對，邀請他揀選的軍官和太太們出席這個小舞會。他召回在聖地牙哥的卡蒂奴將軍。我不在的時候，他說，請你全權處理國家事務。副總統也不在了，所以高等法院的法官，巴得士達說，那個法官叫什麼名字，我記不得了。他說，叫那個法官做國家的行政長官。

出席小舞會的軍官都穿了全套軍服，女子們穿了晚裝。巴得士達在午夜前十分鐘才到達他的舞會。他站起來，只吃了幾口雞和少許飯。他很少話。當時剛大選完畢，候任總統

也在，但候任總統也不知巴得士達的決定。小舞會外面的戰機已經開動引擎。已經沒有希望了，他說。他給古巴人民留了一個口訊：「保持冷靜，不要成爲熱情的犧牲者。」然後他說：和我一起走的，兩小時內動身。

只得兩小時，軍官們飛身回家，收拾珠寶財物，帶他們的孩子上機。住得遠的軍官，沒時間回家，到美國的時候，他們身無一物，還穿著那套出席舞會的軍服，女子們還穿著晚裝，戴了一身首飾。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凌晨四時，留在古巴的副總統卡蒂奴將軍打電話給美國大使說：巴得士達出走了，去了多明尼加共和國。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早上八時，一名英國記者愛德溫·達奴的古巴助手搖醒他，說：「他走了。他和黑夜一同消失。」

那天哈瓦那的街好靜。沒有警察，沒有士兵，街人也沒有人。店都關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早餐時分，有電話找我（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是小親王（Prince Tei-Tao）……他說的並不令我驚奇，但還是令我極其不安。他說馮玉祥的軍隊進了紫禁城，又封了城門，不准任何人出入。皇上的電話被斷。無法知道皇上的下落。你可以陪我入城，看看能否進去？」

「十分鐘後他的車到了我家外。他說他寧願坐我的車，不坐他的車到紫禁城。……我們到了城外，三道城門都關了，很多軍隊守著。我停在門外，一名士兵走上來查問。我拿出我的中國身分證，告訴他我有權進出紫禁城。他拿走了身分證，去問另一名軍官。小親王此時說：「如果他們讓你進去，你就說，我是你的僕人」。

「他這句說話，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多年後我仍無法忘懷。……他那麼希望，雖然很渺茫，他可以逃過士兵的檢查，跟著我，扮作我的僕人，混進紫禁城去……去營救皇上……」

「眼見那麼驕傲的滿清皇族，不得不吐出甘爲奴僕的說話，我十分難過……如果盛極一時的康熙或乾隆皇帝在生，看見他們的族人——皇帝的兄弟，另一個皇帝的叔叔，窩在一個外國人的車裡，扮那外國人的僕人，意圖想進入他祖先大清皇帝的宮殿，他們會怎樣想？慈禧呢？她會怎樣說，如果她預見她窮一生之力，誅殺『洋鬼子』的運動，到頭來落得如此下場？……」

《烈女圖》裡面我寫的，有個鄭弟的故事。九六年我開始做資料蒐集時，就開始去探望鄭弟。那時候她剛進老人院，聲很大。我差不多每星期上去一次，每次一兩小時，她一生的故事，大概講了十二、三個探訪時段。之後我還上去探望她，但次數就好疏，一兩個月一次。

採訪完了，書寫了，出版了，書就與我無關了。我去探她，沒什麼好說，買點東西

給她吃，帶她去飲茶。有時我就坐在她床前，自顧自看報紙——愈來愈像個女兒了。我剛去探她時她七十八，現在八十一了。

我去了英國一年，回來再看她。她看到我，說：好眉好貌生沙蚤。我嚇一跳，心很怯，想，莫非她罵我。後來她又說，你看我，好手好腳，人還好好的，但我已經不能動了。

也看不見。也說不清楚。你聽到我說話吧，她問我。我說，不。我聽不清楚。

她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的，手不能動了，看不見，話說不清楚，成天睡著不動，連廁所都太遙遠，要用紙尿片；離這個世界愈來愈遠，最後，不驚動任何人的，悄悄離開。

她沒什麼好說的，只說老人偷她的餅乾。或：可不可以買皇帝蕉，小小的，指頭那麼大的皇帝蕉，這個好吃。你下次來買。我站起來，說，我現在給你買吧，很方便。

走到街上，陽光很好。

那年吾友的死亡，也在陽光美好的日子。我站在他的病房窗前，想：他永遠都不會站在這陽光裡面了。

或許這次是我最後一次見鄭弟。她的離開會很平淡。我說，我走了。她說，走咁快。

我說，我還有別的事要做。你乖乖的，我說。或許下次見她她已經認不出我了，還想吃皇

帝蕉。她的兒女已經很少去看她。或許她會跌斷腳，並且全瞎，亦聽不見了。

而我即將忘懷。忘記生。

離開之輕省容易，與忘懷相同。

## 給死者的一封信

吳君：

近日時常想起你，並想給你寫一封信。但又考慮到，會不會不適當，會不會因為你已經沉默無語，而我還活著，因而掌握生者控制死者的權力呢？如果我能夠和你面對面，談著，我說，這樣，這樣，你會不會生我的氣呢？（我罵你，邊度有人好似你咁衰。你總是笑著。係咩係咩的應著。）我想寫一封信給你，但你又看不到的，我還是想寫，會不會是我的虛榮？我非常珍惜我與身邊的人的私密。我寫信給你，會不會出賣了私密？你會怎樣回答，我的話？

你非常沉靜。Q仔說，時間當然可以平復一切。現在沒什麼，就好像他移了民，去了外國，不見他而已。

我有時想念。有時忘記。

有時會跟游說，吳君會怎樣說？一個小女朋友看了最近得了多個大獎《千言萬語》那

部電影，說，我不認識吳君。我覺得他自己擺來衰。我聽了大笑，不禁說，是呀，他自己擺來衰。電影裡面，片段記述了你的政治活動。

「從歷史走進神話」，忽度·卡斯楚這樣形容哲古華拉。他看著他從一個革命同志，一個血肉的人，塑成銅像。

幸好你還不至於肖像給人抬著通街走。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很難過。

那是因為，那個傳說中的你，毫不真實。不過是他人的慾望與想像所依。但我想你，多少也比較喜歡傳說中的那個你，和傳說中的「火紅年代」吧？

傳說中的「火紅年代」，有「金禧事件」，有「保衛釣魚台」，有「中文運動」，有「艇戶事件」，有「反貪污，捉葛柏」，這個傳說，又和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第八大學、美國的柏克萊大學的那個傳說，互相呼應。過來人說，這就是「理想」了，過去了，就是「理想的失落」了。

而你就是這個「火紅年代」的人，搞示威，寫文章，後來給中國政府逮捕了。給放回來香港後，自此你便脫離了組織，停止了「革命活動」，成了「理想失落」的人。

但「火紅年代」真的火紅嗎？幾個學生，幾個社工發動的小規模社會運動，真是那麼值得傳誦嗎？真的那麼不能忘懷嗎？那麼神妙嗎？還是這是幾個人的浪漫情懷編出來的傳

說？你不如你想像之中，不如那些浪漫的人的想像之中，那麼重要，那麼劃時代？

「火紅年代」的巴士司機呢，工人呢，掃垃圾的，賣報的，推點心車的，他們就沒有時代意義嗎？他們的歷史就沒有聲音嗎？他們就從來沒有推進過，我們生活的社會的文明嗎？

因為有「火紅年代」，就有了煞有介事的，說這世代，那世代。但世代，你以為所謂這代，那代，分別真的那麼大嗎？現在一樣有人上街遊行，燒國旗搏拉。以前「保衛釣魚台」，幾年前又有樣學樣弄個「保衛釣魚台」，就是「理想不滅」嗎。也是合該，這個新「保衛釣魚台」弄到鬧劇收場。你代嘆這代是電腦怪物，那代自視為新新新新新人類，他們在網上，所講所想的，還不是廁所塗鴉或酒吧亂噏的童言童語，不見得，知識長進，有也新。

為甚麼我們現在還相信「火紅年代」，正如相信什麼什麼世代一樣，都是大驚小怪。我認識你的時候，比較遲，也就是，你「理想失落」「不再火紅」的年紀了。

我年輕的時候，也曾被這些火紅浪漫所迷惑。我知道我老了，就是我不再相信，沒有幻想的時候開始。這很好，做人就很矇查查，沒大沒小，所有的人，我看來都一樣，沒有尊貴的，也沒卑微的。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不亢不卑。

不亢不卑，就不會輕易受到迷惑，就能夠比較冷靜，和熱鬧的事物，保持距離。

我認識並且接近的那個你，「理想失落」「不再火紅」「邊度有人好似你咁衰」，和那些「火紅」的人們認識的那個你，大有不同。

你已經死了，並且被迫沉默。（以你的品性，你一定不會那麼順和，讓人來議論你。）

如果我們願意接近真實，就應該忘記你，忘記「火紅年代」。那是一小撮人的偏好。

如果「火紅」、「理想」是讓軟弱的得到力量，讓沉默的有聲音，我們就應該重新理解歷史。那不是一小撮人（他〔我〕們掌握書寫創造的權力）的歷史，而是從來沒有出現過在歷史場的人的記憶。

這樣我必須忘記你。有時我可以，有時總是難捨。

待所有人都忘記你了，這樣，你就成為我，私密的，這樣我就可以，時常思念，不再提起。

## 奇妙笑話

「沒有幽默感」這回事情，可真罪大。「那次我講笑。我真的講笑。她生氣了在廁所門口，黑著臉。我以後都不敢惹她們。」我開玩笑，說這樣的女子，性開放的女子，我都想找一個。」我聽了，不覺得這樣的笑話有甚麼好笑，想他也沒甚麼惡意，微笑打發過去就算了，以免招惹一個「沒有幽默感」的大牌坊，我可攔不住哩。

愛蜜麗說，「他們講那些關於種族的笑話。他們不是笑我，笑那些黑人甚麼的。但我怎笑得出來。每次我聽到這樣的笑話，我都很尷尬。」後來她離開了那間公司。「不是說，種族歧視。」而是笑話令她難堪了。

我也笑不出來。不同意，只會覺得那些笑話幼稚兼低級趣味。東尼說一個婚禮新郎說的笑話：「我的新婚太太告訴我，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天。」我一時沉不住氣，竟然發作了：「我實在不明白這些重複又重複的所謂笑話。如果那麼慘，不要結婚。他們有選擇的呀。」「這有甚麼好笑。」現在想來，是自己道行未夠，居然動了氣。他以後就很怕我，

敬而遠之，大概我已給他打入「毫無幽默感的××分子」之列。

笑話那麼殘忍，如果時常誠實就很難笑得出來。笑女子話多，大乳房，冇腦，笑人傷殘，笑人皮膚黑，笑社會主義國家貧窮，獨裁，唉一念之仁，不忍發笑，人家爆笑，自己就很沒趣的坐著，不好板著臉，又不知做個甚麼表情好，如果有鏡，兩個表情可能是哭笑不得。

笑話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一點都不好笑。能夠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變成笑話，是一種能耐。自嘲這回事，十分難拿捏，搞不好，變無賴，十分討厭。又老又醜又通姦的伍迪艾倫，對自己的弱點絕不手軟的嘲弄，全無道德負擔，嘲弄的何止他自己，幾乎是人的所能有的弱點，將阿Q的「我是蟲豸，好麼？」的無賴態度，提升為藝術，算是修成正果。

可能他沒有變，是我變了。我從前極討厭伍迪艾倫的電影。那是因為，我對人性有期望。現在可能較明白人的弱點，就笑得出。

在古巴聖打卡霞市我沒甚麼做，就去看了的一部成龍的電影。可能我們低估了成龍的電影成就，只視為賣座搞笑動作片。為甚麼我們只尊重巴士打·基頓，查理·卓別林，而將成龍當行走江湖的賣藝者呢。放電影是在舊式的大電影院，還沒有開場，剛關燈，觀眾已

經在拍手掌。他們真的很高興來看這場電影。成龍出場了，配了音，講西班牙話，觀眾又歡呼拍手掌。壞人受到懲罰，觀眾吹口哨，哈哈大笑。離開電影院時，觀眾都是面帶歡容的。

能夠令那麼多人，不同文化種族的人，那麼高興，就是電影動人的地方。

那部成龍的電影，好笑，但一點都不殘忍。不嘲笑貧弱孤苦。壞人都不會要他死，不過給人剝了光豬，稍施懲戒而已。

他的自傳裡說他早期拍電影，給人叫他扮李小龍，怪叫並做出仇恨的表情。他自認一點都不像，拍得很糟。因為我不是那樣的人。我只是使人發笑。他說。

使人發笑，勝過挑起仇恨。我會這樣想。使人發笑而又不傷害人，是一種靈巧的藝術。如果是一種態度，就是機智幽默，通透寬容，非常難。

卡斯楚是個老頑童。他吸引，他危險。他鬧的笑話，沒有毛澤東那麼慘烈，可歸「笑話」而非「浩劫」類。一九六四年古巴正全力建設，卡斯楚想到了「年產千萬噸蔗糖」「人有牛奶喝」的美好圖畫，於是全力促進農業改革。他請了一個法國農業專家華生去古巴講學。華生預備了兩個月，將自己的筆記翻譯成西班牙文，十二月三日凌晨二時到了哈瓦那機場。華生那年五十六歲，飛機又延誤，弄了好久才到古巴。卡斯楚在機場接機，說，

我只留五分鐘，結果講講講，一直講到早上六時，可憐的華生及夥伴，幾十小時沒睡，給搞到頭暈眼花。卡斯楚已經給華生安排了從早到晚的接待酒會，酒會之後又有國家晚宴。第二天一大清早又請華生演講，講完又去參觀農場和瀏覽。農業專家不勝折騰，給卡斯楚玩死了：一天參觀國家農場時，華生心臟病發。卡斯楚還不肯收手，繼續煩華生的夥伴遺孀，要她同意將華生葬在古巴。

不過沒幾年，卡斯楚就將華生的學說和這個人，徹底忘了。他又有新的點子，新的專家。

如果我是華生的夥伴，見他人人都給卡斯楚玩死，不知是否笑得出。

我們做《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訪問，發覺個個阿婆都是講笑高手，隨時有精句。「三糧教子」形容做幾份工養家，「如果將我一世人做一部電視劇，我都有成百集。」她們講及諸般苦難，都是笑呵呵的。懂得講笑話，是一種生活智慧。向來都是知識易得，智慧難求。我想人生到「悟」之境，大抵「求仁得仁」，心裡都是好意，最後哈哈大笑，笑絕身亡。



初我們與尿尿爲伍。所以最原始的笑話，總是有關尿尿。

小學生初中生，說歷史屎就笑，說屎尿可發又笑，形容難看的事物叫屎塔。我哥哥常取笑我的髮，像屎塔蓋。到現在我都未見過屎塔蓋。可能是指抽水馬桶蓋板。

有段時期的香港笑片，很喜歡用尿尿做笑料。很多人很受不了這些屎尿笑。我看倒不必。這不過顯示，無論是電影工作者抑或是觀眾，都未曾脫離幼嬰時期。幼嬰的屎尿品味，談不上高低級，不過較爲原始而已。屎尿之所以好笑，因爲屎尿在成人世界，是一個禁忌。你不能碰，完事之後要用紙抹乾淨。屎尿在抽水馬桶至去水渠，沖呀沖呀，我們甚至不准回頭望我們的屎尿。我們關上廁所格裡，「辦公」、「洗手」、「方便」，因而在密封的廁格裡也做其他羞恥的事情：性交，交收毒品，哭泣。

在非西方國家，我們在香港長大的，自視爲「文明」人，會嘲笑印度人不用廁紙，用手碰自己的屎。在埃及，廁所也是沒廁紙的，廁盆有一隻向上伸的小水喉，我第一次用，

不知就裡。用完廁所，按掣沖廁，因爲不知小水喉是做甚麼用的，還湊近去看，結果一噴噴到一臉是水。原來小水喉是給用廁所的人沖乾淨下體的。而且用手碰自己下體，抹乾淨，再洗手，感覺非常好。我知道我和我自己，是親近的。

尿尿之後，另一個永遠的笑料便是性，包括性別與性本身。性幾乎包辦了所有的笑話，是笑話之源，笑話寶。性笑話圍繞性別定型而解生：男孩像女孩，姊姊型，女孩像男孩，會生鬚，粗魯不文，沒乳房。男性要征服，話兒長那兒短，女性耍狐，迎波擺羅。

性笑話，既是笑話，又因爲這些性笑話是男人講的；講笑話的可能是一個女子，但她卻以男性的語言爲她的語言，以男性的價值爲她的價值；這些笑話又是男性的性恐懼。

男性的兩大性恐懼：一、不能征服。二、超大女性性徵。

男子在他的陽具紋身。他很喜歡愛迪達，所以他愛紋 ADIDAS。做好以後，他很高興，就跑去找女人。女子一見他，脫光了，她竟就青白著臉穿衣服。男人不解。難道我這 ADIDAS 真的那麼可怕。女子指指他下身，便走了。他低頭一看，原來看見六個英文字，只看得見 AIDS 四個字母。

「你個頭那麼大」的乳房，「帽那麼大」的乳罩，都可以成爲笑話。至於那個又溼又深的女之陰，男人都怕怕，不大敢拿它開玩笑，只好嘆「政治和女之陰，是世上最骯髒的東

西」。不是每個人都參與政治，但凡女必有陰，這句說話，卻時常出現，可見男人話語，多麼仇恨女性。

笑話好笑，因為她嘲弄有權力的人，將她她們扯下來，變成比講笑話的人更不如的可憐蟲。所以有政治笑話。政治笑話是一種發洩：笑話幸災樂禍（抵你死），憎人富貴嫌人貧。

在政治笑話裡面，所有有權力的人都是無能的。冷戰時期，「民主」與「獨裁」國家的分別（根據「民主」國家的講法），在有政治笑話與沒有政治笑話的分別。據說政治笑話是民主社會的產物。在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有嘲弄領導人的權利，但在「獨裁」國家，像前蘇聯和新加坡，領導人不能侵犯，絕不能拿來開玩笑。

「民主」政治的厲害，是在一些無傷大雅的小地方讓步。政府、執政黨掌握控制人們生活的權力，但他們可以讓人們嘲笑批評。人們笑了，發洩了，就忘記了，權力還是掌握著那群被嘲笑的政治人物手中。政治笑話是權力的活象。

「民主」國家的「民主」，一樣有底線和限度。總統首相可以給你嘲笑，因為總統首相是可以換的，而且根據憲法，總統總理，非換不可。笑也罷，不敢笑也罷，總統總理還是要走路。不能換的，是耶穌上帝。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不能拿之開玩笑。英國畫家象

屎聖母像到紐約，教徒就要求禁止畫展展出。耶穌談戀愛，耶穌是同性戀，唾不得了，教徒群起攻之。更不要說拿耶穌來開玩笑：試想如果成龍扮耶穌，原來耶穌好嘍，時常蝦碌，講道忘記講詞，行神蹟在水上行走給鯊魚咬腳？誰敢？我小時候二哥很頑皮，知我姊虔誠信教，就逗她：唱：耶穌娶老婆，耶穌搵你笨，耶穌爭（欠）我三千蚊……利豐利，利豐利，認真和味。或：煮（主）耶穌，真好味。每氣得我姊追罵他。我跟著唱，就給我姊罵我一頓。我心想，煮耶穌真好味，講下笑，都唔得？我姊說，這犯了十誡的第一誡：不可妄稱你主耶和華的名。原來上帝早已料到人類有此一著，早早將禁條列為第一誡。

要笑並不難，惹人笑也不難，但幽默，正如愛、性、自由，是一個少為人知的秘密，懂得這秘密的藝術的人，非常少。笑的人很多，正如以為在愛，以為高潮或沒有就是性，想做甚麼便做甚麼便是自由的人非常多一樣。要能夠理解這些人世間（如愛，如愉悅）的祕密，恐怕要有接近上帝的智慧了。而據我所知，上帝從來沒有嘍呱大笑的。

## 愈低級 愈有趣

屎尿屁、性、政治的笑話，可能庸俗，因為廣為人知，所以無傷大雅。笑者自笑，不笑者自「有乜好笑」、「咁無聊」，然後各自散去。但另一種低級趣味，姑且稱之為「知識上的低級趣味」，其毒甚劇，散播於無形，中毒者喜極忘形，如墮漫天雲霧之中，不以笑話為笑話，當以為真（是之為迷思）因此愈加有趣（如果發生在你身上）。

受這種低級趣味滋擾的人，有口難說，十分之難解釋，人家還抬舉你呢（之為苦不堪言），人家才是有社會良心的前線工作者。你居然……

一種低級趣味。叫作「類張愛玲」——情願讀者寫者根本不知有張愛玲。張愛玲不知怎的，從一個相當優秀的作者變成了中文寫作的聖母瑪莉亞，無處不在，無時無刻不在祝福你感動你呼召你。「像張愛玲」成了寫者的奮鬥目標，「像張愛玲」變成了最高榮譽，「像不像張愛玲」是衡量一個作者寫作水平的標準。

凡氾濫必庸俗，庸俗尚不知收斂，變成低級趣味。庸俗可耐，低級難頂。

庸俗事物多，兼且容易。庸俗不為過，我們不過是庸俗人群。低級趣味，欲以智識或道德超越庸俗，結果因貪得貧，因驕傲而墮落，成為比庸俗更惡劣的壞知識，壞道德。

一種低級趣味，叫作「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可貴的價值，正如張愛玲是一個優秀的作者一樣。世紀前的新聞媒介，是無權無勢的受氣狗——所以我們說監察，說為無權無勢的人說話，說社會公義，因此必須有新聞與言論自由——不為保護新聞媒介，而為保護要說話的民眾。然而這是一、兩個世紀以前的事。現在的新聞媒介，權力隨時大過政府，滋擾民眾，入侵私隱，壟斷「落後國家」的論述，而且因為要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新聞媒介的權力拒絕受到監管——新聞媒介的權力，誰去監管？新聞媒介時常監察利益衝突，但新聞媒介自己已有利益衝突——譬如報導有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事件時，媒介有沒有檢視自己的利益衝突？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為名，去偷窺，去扒「公眾人物」性愛情感事，（誰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就是媒介會報導的人物。當媒介決定某人是公眾人物時，她他就會失去了她他的私隱權），去衝去撞，付錢買新聞，拒絕接受調查，都冠冕堂皇，都可以。

一種低級趣味，叫作「民主」、「人權」。我總是三番四次的指出，很多人出於無知或天真，或樂於利用現勢以謀自己的利益，或急於控訴，少慎思，或以為凡歐美必民主，缺

少對主流（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民主」、「人權」可以虛假、矯情、狂躁、霸道。我總是那麼三番四次的說著老話，說得我，住了嘴，想：久而久之，連這種對「民主」、「人權」的質疑都會變成一種低級趣味。

迷思之所以為迷思，在人陷在其中不自知。所以我恐怕「後殖民」亦會成爲一種知識上的低級趣味，正如 Cyber網.com 氾濫成潮。

「後殖民」的低級趣味，有點兒農奴翻身的土匪味兒，有點兒鮮，有點兒狂有點驢氣。「後殖民」叭叭亮，「白皮豬」、「帝國狗」叫得牢。「後殖民」憎人富強嫌人窮，一方面恨帝國是文明帝國，禮儀法制都優秀，又懂得分而治之的文官統治，用中文的思維，叫懂權術，一方面又嘲帝國沒落，讓我們殖民之子女有出頭之日，看希斯洛機場的廣播都有廣東話，那些三教九流的窮英國人離開殖民地回到英國不過捱薯仔賣報紙。「後殖民」開口「東方主義」，埋口「男性霸權主義」、「種族主義」，搞不好還要攬上「異性戀霸權主義」、「西方女性主義霸權主義」、「後後後現代主義」，政治太正確了，「後殖民」因爲一臉嚴肅，變成笑話。

（笑話發生在你身上，就一點都不好笑。）如果低級趣味在你身上，你可以不動氣也不驚的說：「一種低級趣味，叫作……」？

我當然不願意我認爲有必要討論的課題，墮落成低級趣味。正如我不希望我時常追求的，無論作爲一個人還是作爲一個作者，我都希望能夠擁有的素質，成爲噱頭的笑話或自我沉溺。但正如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就必會遇到不同政見人士，從事文字表演工作的人，會遇到不同的演繹，有時我會感到委屈。這種委屈，也算是一個警戒吧。我就小心翼翼的，安於庸俗，力挽不至於低級趣味，以人有限的智慧與知識，思索並寫下。

## 如何濫用圖像



這可能是全球最被濫用的圖像。每次人們見到這幅圖像，都欣喜若狂。並不是因為圖像那個人，那個人他的同志說他「從肉身渡成傳說」——傳說與肉身有多少關係——全然無關。他死的時候，人們說他是基督，並且將他死時的臉容，和一幅他屍體被檢查的照片，和基督蒙難的臉容與姿態相比。人們甚至觸摸他的物件，他的衣服，他用過的收音機，以為聖物，得保平安。



圖像膜拜是人們的自我投射。人們膜拜的不是他的人（他脾氣很壞時常罵人，而且很驕傲，看不起人，打游擊戰時時常發號施令，因為他是唯一的領袖，絕不能有第二個領袖，像十誡第一條那樣嚴厲。）人們膜拜的是他們以為他是……

他是理想。是獻身。是犧牲。

如果他不是糊裡糊塗的死了……

他的圖像不但不死，而且一直複製，愈複製愈和事物本身，他這個人，他這件事，他這個國家，他那個時代，愈離愈遠。

歐洲和拉丁美洲的每一個示威遊行，群眾都會高舉他的圖像。好大好大，一間房子那麼大：比生活還要大。示威遊行的，都是年輕人，或老去的年輕人；老去的年輕人，和不再年輕的人，分別可在房間裡或辦公室裡，會不會有哲的圖像。

哲是一個宣言。



！年產蔗糖千萬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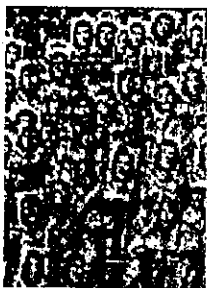
宣言實在太方便容易了。要革命難（唉吃甚麼穿甚麼，一個月賺幾多錢。如果三、四十歲，如何過下半世。更何況，還革甚麼命當今英雄是比爾蓋茲），要打游擊（嘩好多蚊又有好多毒蛇毒蟲，一日行十幾二十小時，慘過殺行者，又要殺動物果腹是素食者怎麼辦。而是來真的，要死。不是打遊戲機，不是玩野戰遊戲），要當理



想主義者（總不免問：諸多嚴峻的問題），難乎其難。但T恤一穿，明信片寄一張，小紅星扁帽戴一戴，唱首哲古華拉歌，買布簾菸灰缸甚麼都有。從幾元到幾十元美金的理想主義，意大利英國古巴各紀念品店甚至香港的街邊檔都有售，太便宜了。

紐約甚至有一間哲古華拉游擊服店。女主人據說是個哲古華拉迷，就按他穿的游擊服，做了襯衣、外套、褲子、靴子，售價不貴，六十元美金上下。

我也曾有過一件T恤。買了回來良心發現，覺得自己好虛偽又好cheap。一次也沒穿過，連自己在家都不敢穿，怪怪的一個人頭在胸口，老覺得穿了好似有三個乳房的怪獸。就扔了。



## 繁花紛語錄

### 一、同志

同性戀是性傾向，是個人的生活選擇——去酒吧溝仔溝女的，情海翻波鬧出命案的，戀人吵架跳樓的——為甚麼會變成「同志」？歷史上的同志——那些管她他上了當受了理想的蟲惑的，上山下鄉打浴血戰的，受傷的捱餓的給拘禁的給殺死的，算作甚麼？我們受些白眼叫歧視，找工作碰壁成天偷偷摸摸，想愛不敢愛就叫作「同志」，是不是太輕妄？

### 二、口述歷史

相對於書寫歷史而言，口述歷史是一種顛覆。書寫歷史是國家的，口述歷史是部落的、家族的、小的。我們嘗試建立另一種論述的時候，「口述歷史」忽然進入日常用語，成爲時裝人物的背景介紹：又叫作口述歷史。

我想起好多年前我們很旗幟鮮明在年青市場弄一個「全女班」，宣揚此甚麼主義甚麼，一小時後，對面的檔口就掛了個新招牌叫作「全男班」——自此我明白，不要隨便叫口號。口號叫得愈容易整件事情便愈容易流於庸俗無力。

### 三、新紀元

我一直好疑惑，到底茹風飲露，燒香敲鐘默想是不是宗教？而且更奇的是，香薰油啊薰衣草枕頭啊薄荷茶啊紅木啊都好貴。也不記得在哪裡反正是歐洲某城市，連我們熟悉並覺得好老土的白花油和萬金油都是新紀元草藥。從前我家的紅米是用來餵狗的。以前紅米比白米便宜。我父對狗主，也就是我們的客人說：紅米好，紅米好營養。但我們自己不吃紅米。新紀元來臨以後，在新紀元店買紅米以公克而不是以公斤計：好似買珍珠末——要幾多公克——點解會咁呢？

我真好疑惑。我問：默想是怎樣的，不如你教教我。她說：可以，不過要收費的。我心想，如果你進教堂，神父說你可以告解不過要收費，幾多幾多一小時，十次有八折之類——這不大可能發生吧？！

我好疑惑，問前世今生，治病，解惑——是宗教嗎？但求一己的平安，我一直以為是已。

求神拜佛，雖不能很武斷說是迷信，但畢竟情操有限，是個人趨吉避凶的原始宗教精神而已。

我不是教徒，不願意屬於任何教會或教派，但我相信「普渡」與「奉獻」。是宗教的普通精神。某程度來說，「同志」的「革命」亦有「普渡」與「奉獻」的意思（雖然我不認同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帶來的苦痛與不公義，這是另話），所以只求自己過把癮的就叫同志，未免有點輕佻吧？

我更疑惑的是，新紀元是一個「西方眼中的東方」的「宗教」，以「他」與「異」吸引信徒，更加出口轉內銷，變成心靈雞湯時尚——新紀元到底是否一個完善個人心靈的消費活動？

### 四、國際大都會

（香港）請放過我。香港不是紐約倫敦，也永不會是紐約倫敦。紐約倫敦之所以成爲多元化之地，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必然所以也是被逼——紐約是移民落腳之地，倫敦從前是帝國都會；前殖民地的餘民以各種方法來到了倫敦，帶著他們的文化語言，把都會逼成「國際」、「多元」——如果有選擇，或許很多英國人會選擇一個白種的、英語的倫敦吧？

不是有幾個「鬼佬」在中環灣仔上班就叫作「國際大都會」。有幾個「阿差」、「黑鬼」在重慶大廈也不足以讓香港發展成「國際大都會」。

爲甚麼要做「國際大都會」？我們承繼歷史而創造。而歷史是不能抄襲的。

（上海）求求你，打開眼，上海是個又髒又亂、又擠又非常難看的城市。

上海之所以說成是「大都會」，非常諷刺的，是因為她像歐洲，她扮歐洲，她曾是列強的小殖民地。河畔的歐洲建築被喻爲是上海的氣派——但這種建築，整個歐洲都是，好普通。張愛玲好驚豔的「西點」，土高甚麼的，在英國已經不好吃，甜曳曳，在上海也一樣難吃。那個「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世紀初好多人餓死，那絕不是一個值得回憶迷醉的黃金年代，爲甚麼現在我們只願意記憶張愛玲那個上海，那個有白俄鋼琴教師咚咚教琴，有自來水有電車回廠的上海，而不記得柔石、殷夫及其他二十四名革命者被殺害，令魯迅兩年後才痛定思痛、寫了《爲了忘卻的紀念》的上海呢？和平飯店那樣無精打采的爵士樂隊（我的天哪，現在還有沒有在那裡演奏）竟然那麼輕易的成爲「國際大都會」之表率者？還有那個擠眉弄眼的阮玲玉，那部《神女》我就畢生難忘，因爲我這個看電影很專心的人。這是唯一一部電影我看得從開場睡至散場，前一晚開通宵趕工之故——見她睜大眼睛，我就眼皮重得無法不入睡；是不是因爲她是個上海女伶就自動轉帳成了小文化女性；

更不要說江青藍蘋講完又講的上海神話了。

她愈講派頭就愈庸俗可笑；還有人講出身以身爲上海人，或不是上海人又會講幾句上海話而驕傲。

她曾是殖民地，就憑這一點，將那些未有幸被殖民的更「國際大都會」，打比下去了。

殖民之厲害不在船堅炮利，而在水漲船高——上海的夜來香，在刻花木桶裡面，小調都有唱，是香的。



## 身體之病與美

### 私密

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不知道你的名字。我進去，你招呼我，請坐。我有甚麼可以幫你忙。我說：我。我……。我不會對任何人說的話，我的憂慮、痛楚、懸疑，我這時這刻，面對陌生的你（且看我的運氣。那天你到底忙不忙，我之前的那個病人，有沒有很長氣又很壅塞的問你這問你那老懷疑自己患癌症問你拿違禁藥或其他）；你或許溫柔或許冷漠或許暴躁或許淡然沒有帶腦袋，然後我，打開。

打開。你說。打開。

私密的，我從知道我自己的身體以來都說是私密的，就在你面前打開。

內在的，女性的。此時此刻，我很宿命的接受那我們曾經極力反對的、物種的決定：內在的、女性的、恐懼被進入的，及那隨時可能進入的陌生的物體。

那可懼的、侵略的、冰冷的，可能是手術刀，可能是內窺鏡，可能是小電鑽。

每次我都非常恐懼。你一定不會明白。那只是很平常的檢查，應該不痛，沒甚麼。——你可以麼，還是我沒做了？你問。我說，可以的，我試試。

那次是個牙醫，她是個嘴唇塗得很紅的女子。她替我脫了橫生的智慧齒。晚上打電話來我家，問：你可以吧？沒流血吧？沒甚麼吧？很多年後我都很感激。那次在牙醫的手術椅上，一直哭一直哭，那麼大的人了，又服了好多鎮靜劑，我還是一直哭。或許我把牙醫嚇著了。

她或許都不會明白，私密的被入侵……。之痛。

後來做過一個小手術，將鑲在碎骨裡的鐵線拿走。手術很小，我感到手術醫生在抽動我的骨頭。我全身發抖。他也一點都不明白，只說：快好了，快好了。

一次我在雜誌上見到了我的私事。那些事情本身，是我過往的生活，事情發生的時候我不隱瞞。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生活。過去就沒想太多因為眼前的事情多著哩。但私人的變成公開：我還是非常吃驚。如果說因此而受到傷害，就實在太脆弱了，我只能說：當私密的，打開……。其後我時常做一個噩夢，給人大字標題……。當美國總統柯林頓鬧出性新聞，那時我不大敢打開報紙，上網也不看，因為實在不好意思……。

都好了。你說。痛也不痛。你問我。我搖頭說，不。

你見我臉容怪怪的，便問我：如果找個女醫生替你檢查，你會不會好過一點？我想，說，也不會。都一樣。都是陌生的侵入。也不知道你會不會聽得明白。

那年我大概九歲。我因為與我姊姊分別，一直在路上哭泣。鄰居的女子見到我，就問我：是不是有人欺負你？你是不是流血？那裡……私……流血？我莫名其妙，知啲唔知啲的答：不是。其後一直背負被入侵的恐懼而成長。

我時常希望勇敢堅定些。有時可以。但當我的肉體打開時。請原諒。

## 開場

揚起並打開，她說：你打開你的胸膛，就像你戴著極為美麗而寶貝的胸針。她說：所有的舞蹈都是揚起並打開的；你微揚著臉，頭頂像有鐵線吊著，你的頭揚得很高很高，你的背很直很直，很直到你腳尖提起；你向上；你非常驕傲：你說。

她說：你的身體猶如宣言。

你靜的時候，她說，不是靜。那是一種飽含著力量的寧靜。靜——然後你揚起，踢。我的佛朗明哥舞教師，這樣說靜。她跳起舞來，像綠眼的小獸。

我非常笨拙的打開身體。我從不知道如何打開，如何揚起。

好幾年前我參加過一個戲劇會議的《色情寫作工作坊》。我不知道色情寫作怎樣研習。導師是個性工作者。她沒有教如何寫色情小說，她只教，走路。

是的，走路。她說，你很女性化的，自由的，擺動。你讓你的身體說話。你非常嫵媚，非常吸引，充滿生命力。你是神女；處女、母親、妓女。我們一群人就很笨拙的，一步一步就像趕火車地車一樣的，走路。我才發覺，原來我們不懂得怎樣很挑逗走那嫵媚的路。我們不敢。

我們的身體成了慾望之地，我們便不敢打開。怕打開了，便惹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年紀會不會將我釋放，當不再有我不希望得到的注視在我身上？垂老之體，才得到她應得的自由與驕傲？

她說：肩膀垂下，手肘揚高。是，很難，你要有很強的肌肉。踢。回去練練，你要有很強的肌肉。

舞原來是從靜理解動。靜包含著動。從強理解柔軟。沒有很強很強的肌肉，根本無法表達柔軟。

我一點一點的去學習身體語言。她說：你要學走路。很女性化的，柔麗的擺動——這

樣，行，踏，行，踏，行，踏踏。我一點一點的打開，以我的女體爲我的語言。  
並且穿一條很重很豐盈的黑長裙，轉身的時候，踢開，就有優美強壯的黑蝴蝶，在我裙腳飛揚。

## 我的第二立場

——界定，可否從否定開始？

她給說是個虛無主義者——虛無，就是以否定界定事物的意思吧？虛無的意思是（她想到了《心經》：以去與滅來接近事物的本質（如果事物有本質的話）。

但否定就意味破壞與毀滅。（當初我們意識「我」，語言的第一身。從「我」意識到「你」，語言的第二身）（當初我們知道肯定：是這樣的，應該是這樣的，必須這樣，只可能是這樣）（當「我」知道世界有「你」，知道世界有「父親」，有語言規則，有權力，我開始叛逆：我的第二立場，就是破壞與毀滅。）

最初的破壞與毀滅，是女性的，身體的。你厭惡月經與女性性徵。你厭惡女孩的咕咕笑，可愛的卡通人物，粉紅色白色等無邪之色。（你看到了年輕女子手腕上數十條血痕。你想：我年輕時候也一樣）（你剪光了自己的頭髮。你全身瘀傷。）

集體的破壞與毀滅，一樣痛快。所以你迷上了革命與群眾的呼喚。（你唱：將舊世界

打個落花流水) (你除了你的鎖鍊，一無所失) 你在群眾之中雖然沉默，但心靈總是飛躍。那幾乎是快樂的。

蘇聯解體、中國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你開始重新理解「新世界」。第二世界經已瓦解。你在語言上破壞與毀滅。破壞與毀滅——打碎語言的結構與邏輯。當然語言所能有的破壞與毀滅是那樣的有限，最厲害都不過是艱澀晦暗，將所有的讀者都嚇得啞口無言然後跑掉，最後不過令自己難堪。你書寫謀殺與血(就像你小時扮鬼嚇比你更小的姨甥，把他們嚇得大哭大叫)，說穿了不過是惡作劇。

她開始自覺不惑與理智之年。(從而成爲了「她」，語言的第三身。好像這一切都與她無關，是屬於眾人的，外在世界的。「她」在她以外，在眾人之中) 她理解的理智當中有慈悲：她可否重新去演繹知識與歷史(有人稱之爲「後」)，而這個「後」會否令人極爲殘酷的存在狀況，溫柔可親一些？(如果知識與歷史，也能夠屬於被知識與歷史排拒的)(當我們讀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我們知道原來在美洲生活的族群是被歷史知識排拒的)(當我們聽到「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她們若要學甚麼，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的傳道，我們知道婦女是被知識排拒的)(當我們只知道宮闈鬥爭，政體改革而不知道庶民的生活，我們知道庶民是被排拒的。)

她嘗試界定她的第三立場，但感到困難：第三立場之所以爲第三立場，是因爲她曖昧、未名、在權力之外。她的第三立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與破壞，對她來說，就是創世紀。(當初世界未有言語，未有名。命名與界定，是創世之始)(所以回到當初，問最基本的問題：在那場聲勢浩大的、「中國人唯一真的民主的」總統選舉活動裡面，她定了定，忽然想：甚麼是民主？一人一票選總統就是民主？誰教我們這就是民主？)(她們在說性與情慾自主的時候，來到此時她才忽然知道，原來她從來不理解情慾。她所知道的性都是受文化制約的，與她追尋的自由相違背的。她又清楚知道，不是晚晚五六七人同或異性交或人獸交或虐待或尖叫就叫作性自由)(她需要逼近事物的本質。接近事物的本質，反覆詰問，不再是知識上的虛榮而是一種幾近本能的需要)(人人都說統與獨的時候，她問：「一個中國」是甚麼意思？「你是中國人」是那麼必然、不容置疑的嗎？新加坡人算不算「中國人」，如果「他們」的膚色和語言和「我們」的一樣？爲甚麼我們會接受「新加坡人」？「南斯拉夫人」到底存在不存在？「英國人」如何自處，說自己是「英格蘭人」以別於「威爾斯人」、「蘇格蘭人」，還是以城市爲中心的「倫敦人」，還是以文化來介定的「歐洲人」？她說：「國家」定義原來不斷游移，爲甚麼那麼多人可以毫不猶疑的唱甚麼〈龍的傳人〉呢。更何況她聽說龍的傳人全都是男人；龍是傳男不傳女的。)

她的書寫的第三立場呢？她在摸索之中，每一步都是緩慢而艱難的。只有一件事情她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可以，她會以最清亮決絕的姿勢摒棄過去。如果她可以。但過去總像老流浪狗一樣跟著她的影子。於是她將她寫過的故事重寫一次：那些人死了又活過來，生活過的再過另一種生活並且若有所知。（葉細細沒有自殺。她和其他過了三十歲的人一樣，若無其事的生活，並且過得還可以，甚至可以說是，從生命之中有所得。）對付過去的方法是：成爲過去。現在就是從前。從前就因此失去了魔咒。回到當初與從前，打破時間。「後」的意思，竟然就是一個新的從前。

## 七月流火

關於時間，我們知道的，就是那麼多。我們以爲時間過去，成了現在，並且等待的有將來。當初我從書寫之中理解時間呈螺旋形並且旋向黑黑黑黑的不可知：過去的，活過來。還未發生的，原來已經發生了。很多事情，同時發生，互不理解，從不認識，但他們在時間裡是同一點。那些我們以爲理解的、熟悉的、日復一日、以爲在同一存在空間的；飛躍、支離、全然無關、從來不——。時間並不是點，也不是由點結成的線，而是一個空間。這個書寫和理解事情發生的方法，被稱爲現代小說。

我是先寫，然後才從生活中驗證和理解。這決定了我作爲一個作者所有的、懵懵懂懂、神神化化、不理解的人說才是才華或我最討厭人說的靈感、有經驗和實事求是的人說這是藝術素養的性質。我覺得我必須這樣描述時間，雖然我們學習的時間，從時鐘、日曆、生日、週年紀念、節日、發育期和更年期、青春之值得歌頌或皺紋之恐怖，都是從始至終，漸增的。正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耕，四之日舉趾。

我認識事物，好像一個精靈浮游在國界、族類、性別、語言、歷史之間之上，不能找到一個立足點。因為這種浮游，我像患了貧血病一樣生存，非常虛無。但我能夠明明白白寫出這種浮游，浮游對我來說，就變成最可以把握的、貼實的、生命的立足點。

當我在生活裡經歷我曾高高看見的，不免大吃一驚：這件事情，我知道，我寫過。這樣我一定非常之低級趣味的以生活去模仿小說。我於是很努力的去撇清：生活與小說無關。小說是假的。當我在那裡撇清的時候，我又明明的知道，小說是真的，比真更真。不是某人某事的真，而是存在狀態的真。真到令人無法逃避。而且當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總在同一位置，所有的痛楚思念，幻滅與停頓，忘懷與頭髮跌落的地方，都在同一位置；我又知道這些事情不但是真，而且在時間裡她是同一件事。時間真的不如我們想像，是前進的。正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如果時間真的不如我們想像。我們從西方傳入的、能夠說服並感動我們的宗教；我們從西方傳入的、全然征服主權國使之成為殖民地的船堅炮利賽先生——哈現在叫作科技——

的前進世界觀，就再無法以真理的不變權威存在：如果現世之後沒有審判；如果將來就是過去；如果沒有永生的冀盼；如果事物的發展不一定服從所謂客觀規律；如果新的不一定是更好的；如果「落後」的不一定要「發展」；世界就一定不是我們眼見的那麼模樣，雖然我不知道如果不是這麼樣，「那麼樣」到底是怎麼樣。

十方三世是甚麼意思？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是甚麼意思？——輪迴。因為思索時間，我想到了輪迴。正如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蔞。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

萬物有序，這個序是重複的。天道無常，每個生命驟然結束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悟。嬰孩啼哭，快死的人思索著遺言或不。戰爭有多殘忍有多不公平，戰爭從來未曾離開過人類社會。我們以為我們短暫的寄居生命有多獨特，不過是芸芸眾生。我明白了「茫茫」的意思，生存的悲哀就慢慢沉寂。正如

六月之食鬱及薏，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有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絳場。……

《詩經：七月》是一首關於時間的詩。做甚麼做甚麼，既是秩序也是重複。《詩經》深諳重複就是節奏：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楚楚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因為重複，時間沒有我們想像之中一樣過去，二千五百年前的詩，我們都可以熟悉：讀著想，嘆，莫非是在寫我？一次我在一列開往羅湖的列車，見到兩個青年男子，一個在努力找並且苦著臉，另一個便罵他：吓，你返鄉下都唔記得帶身分證，你唔死都有用。那個被罵的男子低聲辯駁：咁係唔記得帶。男子一直罵他：你唔死都有用。你唔死都有用。當時我覺得很好笑。《詩經：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如果翻譯成廣東話，就是：嘩老鼠都有皮，你冇底冇面，真係唔死都有用。如果將男子罵他同伴沒帶身分證回大陸的話，翻成詩經，就是：回而無證，不死何為？

又不是說甚麼偉大的文學是不朽的。文學當然朽，最好就朽，不然我現在豈不是要「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戚戚」做其深閨怨女乎？不要搞我。我沒興趣。文學和他社會物質一樣腐朽，只不過人所能有的處境是那麼的有限，我們又回到了從前的地方，朽不了。

## 姬絲汀

姬絲汀，不是我朋友，我對她所知的，非常有限。因為這種距離，我看見的她是在一個「時代」裡面——如果我們濫用「時代」這個名詞的話——而不是姬絲汀她這個人。姬絲汀這個人，有著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品質，她時常精神爽利，打扮得體，在英國受教育，會賺錢也會花錢買名畫，不在人前談情說愛，而且她支持「民主」——我以「」來加在民主之上，因為我也會相信這種西方議會認同的「民主」，現在我願意從一個國際權力與資源分配的角度再去理解這種「民主」，這種民主就有了十六、七世紀殖民主義擴張的世紀，以宗教輔助征服的意味。當然我相信姬絲汀決定離開議會，與我這個重新理解民主的議題，毫無關係。她為甚麼離開，是她私人的決定，不必拿到公眾場地去討論。

但我記得的姬絲汀，是那些男子口中的「呵姬絲汀」、「美麗聰明的姬絲汀」、「超級明星姬絲汀」、「很有理想很有幹勁的姬絲汀」。那些講這些說話的人，我已經沒有再接觸，因為我離開了這個活動範圍，而他們又各自離開。

各有各離開，爲了不同的原因。

後來再碰到一個驚豔「呵姬絲汀」的，他做了公公，成天就講他的孫兒。另一個「呵姬絲汀」就找到了一份當行政總裁的工作，時常要去泰國開「頭腦風暴」會。離開英國外交部後，他頭腦已給「頭腦風暴」炸開了，沒有位置再去羨慕姬絲汀了。那個聰明頂透的末代港督，他一定記得姬絲汀吧，是他委任她入議會的，說不定會寫封信來問候，他是個周全的人，可是他忙死了，忙歐盟的工作，而姬絲汀不在他的歐洲議題裡面。那時候天天追著姬絲汀的傳媒，報導她宣布離開議會，不再參選的時候，說：「這兩年陸恭蕙已經幾乎在傳媒絕跡。」這兩年，她還在當立法議員，她和從前沒兩樣，但他們都忘記了她。

離開了，並且忘記她。那個曾經熱鬧並且充滿希望的舞台，燈關了，布景拆了，主角和觀眾已經離開。她在無人的大劇院台上，我總想像這個無人的大劇院，還留在那裡的無精打采的呵欠連連，外頭人們正在呼天搶地炒科技股開網站，劇院裡的角色在塵埃裡沉沒。

我想念姬絲汀。想念那一天，我記得，一九九二年十月第一個星期三，那天立法議會好多人好多人。因爲其後發生很多事情。那天末代港督發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及那令他變成「千古罪人」的政制改革。我記得那一天，我穿一套紫黑色的西裝上衣及裙。不知怎的

會記得。這套西裝我已經扔了。那天現在做了公公的湯先生坐在旁聽席。那天我第一次知道姬絲汀。她很聰明美麗。後來又添上了勇敢。

我記得姬絲汀。動議修訂《新界條例》的時候，幾乎天天見到她，見到她的人，或見到她的影像，聽到她的聲音。那時候真是風華正茂。不光是她風華正茂，整個香港都很熱烈的討論民主、政制、自由、人的權利。這不是我生長並熟悉的香港。現在的香港才是我一直知道的香港，每個人都一窩蜂去賭，去走精面搵快錢，除了錢以外，甚麼都看不見。香港島沉了也不知也不理，如果在九龍半島還有錢搵的話。

短暫的、剎那的、虛浮的、因而無法進入文化層面的所謂民主自由。事情過去，九七以後，沒有逼害，又沒有大逃亡，大家就將我們曾經有過的政治訴求忘記了。我笑跟游說：這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繼四九年奪得政權以後，另一重大勝利，就是兩、三年間成功將香港那根基淺薄、眼光短小、意志不堅的所謂民主派陰乾，讓他們無聲無息的被遺忘。

沒有逼害，沒有大逃亡，沒有了受害者；就沒有了那大劇院的燈光、觀眾、掌聲；連那些一心看好戲的西方媒介都灰頭灰臉極沒趣；最後連演員都黯然下台。我爲了自己的原因而離開這台戲的觀眾席。不過現在回想，都想不起來是甚麼原因。忘記了。

剛剛離開的時候，碰到小劉，他在說一些所謂政界的事情，我瞠查查搭不上嘴。他嘲



笑我，你這麼快便out了。我說：我只不過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現在連小劉都離開了。我也沒再見到他。大家在工作道路上已經各走各。

姬絲汀決定離開了。我心中非常悵惘。好像馬克白知道了馬克白夫人死亡的消息：「她老早應該離開。」游說：你知道嘉莉嗎。你記得嘉莉嗎。我說我記得。我知道。在立法會議的記者室，我最討厭他們一群人在那裡飲食嘢嘢講東講西又駁料，後來我亦加入那群飲嘢食嘢的人的行列，為甚麼不，喝杯咖啡吃件猶太人的圈圈包。在那群吃吃喝喝的人中間，我時常見到嘉莉。她總在。每次都在，之前之後都在。游說：聽說她也離開了政治記者的行列。我說，是麼。然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這簡直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連嘉莉都離開了。

都離開了。請不要忘記，順手關燈。

## 庵摩羅

如果庵摩羅就是方芳？方芳她回到成都念大學，當初她也想過念些實用的科目譬如企業管理之類，最後還是決定念她喜歡的美術。二十四歲了，念大學一年級大了一點，但還可以。聽說功課也還可以。她和大學裡的學生沒兩樣吧？她或者會比較清秀自恃。束起髮的時候或許會給人覺得有一點媚。轉身時候即使穿著破舊的牛仔褲腳步都會穿了圓桌裙一樣飛揚。她揮手說再見的時候，手勢已經十分熟練，在空中劃著美麗誘惑的小圓弧。她的眼影也會銀亮，脂紅插進她的眼角去，她柔媚的手微微的溜經她身體的起伏伏：「你知道我是做甚麼的？」我第一次見她她問。我說：「你跳舞。」她說：「你如知道我跳甚麼舞？」「我跳豔舞。」那是差不多兩年前的事情。

庵摩羅當然不是方芳。方芳賣藝不賣身。即使方芳賣身，她也沒甚麼好懺悔的。她一樣美麗，一樣喜歡自由，喜歡顏色與影像。

如果庵摩羅在東埔寨金邊？她在一間金魚缸裡面工作。金魚缸模仿泰國的金魚缸，女

子都一排一排坐著給客人揀。沒有給人揀著的女子便下來唱唱卡拉OK，談談話。女子說：「國家都仗我們賺外匯。哪個行業的人可以跟我們比，可以為國家賺這麼多外匯？你看其他國家從前都這樣。台灣、越南、韓國、中國、泰國，都是小姐在賺錢，等國家富起來了，小姐就不用這樣賺錢了。」

如果庵摩羅在柬埔寨，她會一樣坦然驕傲吧。「國家都靠我們賺外匯。」

如果庵摩羅是個日本女子。演四級電影的女子說：「這只不過是一份工作。沒有甚麼特別。做幾年，賺點錢，我再去做別的事。」拍四級電影的說：「沒有逼良為娼這回事。我不逼良為娼。有一次有個日本女演員，一叫開機她就哭，我急忙叫她穿回衣服，送她回酒店又趕緊叫人送她上飛機回日本。」

如果庵摩羅還在古印度，有話，她會說甚麼？

據《涅槃經》記，釋迦入滅之前遊化至跋耆國，妓女庵摩羅早已皈依釋迦，知道釋迦到來，就要宴請釋迦。貴族知道釋迦的行蹤，也前來宴邀釋迦。當時釋迦以與庵摩羅有約在先，婉拒了貴族的邀請。第二天釋迦到訪庵摩羅，為之說法並訓誡，離開後不久就患了重病，在莎婆羅樹下寂滅。後來讀經的人，每讀到釋迦依約到訪庵摩羅的事情，就以此事來顯彰釋迦的惠澤眾生，不分貴賤，連與妓女之約，釋迦亦嚴守。

——庵摩羅是個怎樣的女子？如果她尋求智慧並且得著。

釋迦有庵摩羅，耶穌基督就有抹大拉瑪莉亞。經文只記她是個「有罪的人」、「曾經有七隻鬼從她身上趕出來」，沒有明言她是一個妓女。她以香膏澆耶穌並以髮擦耶穌的腳。耶穌就說了「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的話。抹大拉的瑪莉亞，就成了耶穌赦免罪人、罪愈大赦免愈多愈大的對象。

如果抹大拉瑪莉亞有話，她會怎麼說？她的話，會成為詩歌嗎？她會說「如果有上帝，請接近，請安慰」嗎？「如果歷史容許我們有話。——你會聽到我低微的聲音嗎？」

我們叫她們作——妓女。我們聽不到她們的聲音。

我們將她們視為：道德問題。好像她們是什麼自然災害，或環境災難，在我們以外發生的又必須正視的，並且可以清清楚楚的指著：這是她們，這是我們。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孩子，不要受她們污染。

如果庵摩羅、如果抹大拉瑪莉亞有話，她們會不會說：「這不是道德問題。這也是經濟問題。這是稀有服務的供與求。提供這種服務的，通常是女性、低下階層，所以這又是性別階級問題；她們又時常是非法入境者或來自貧窮國家，這是地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結果。」「我們怎能夠很懶惰的說：妓女是不道德的，所以報章上的召妓指南也是不道德的，

我們必須想辦法遏止。」

庵摩羅不會喜歡讀那些報章上的：性服務指南也好，風月故事也好，社交版的乳溝底褲，法庭版的強姦實況；不會喜歡網頁上的四級影碟的性虐待兒童圖片；不因爲性的描述，而是這些性的描述都是入侵的、強者加諸弱者身上的。庵摩羅不喜歡這些性商品，這種描述性的方法，但她又難以很慷慨激昂的指責這是不道德的。如果女子或男子以性換物就是不道德，庵摩羅就是不道德的了，正如抹大拉瑪莉亞，正如經書所記載，但不，庵摩羅說：「我尋求智慧並且得著」，抹大拉瑪莉亞說：「如果說愛與謙卑，沒有比我有更多更大的。」她們不能說，不願意說：不道德。不。我不。她們說。

如果庵摩羅有話。但她沒有話。或許有，我們聽不見。我們聽見那些很喜歡保護的家長、那些很喜歡管的團體、那些例牌講新聞自由的例牌人士（卻又悄悄的將性服務指南停掉換走）的高聲，但庵摩羅呢。我願意我是庵摩羅但我不可僭越，絕不可代言。女子們請問你們會說甚麼。

## 卡拉班

如果有卡拉班，他會說甚麼？「我有文化我又唔識英文。」他會做甚麼職業？很可能是的士司機、地盤工人、小販、警衛、飲食業工人譬如洗碗清潔。他很有可能是個民族主義者，支持保衛釣魚台，誓要奪回國寶，矢言中國人要抖起來，不可以再給外族欺侮。他會不會反對西藏獨立，因此會衝口而出：「司機坐墊是司機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不要拿走我的塑膠手套。塑膠手套不容分裂」。如果卡拉班是個女子又年紀大的話。她可能是個丫麻——amah，奇怪 amah 讀丫麻爲甚麼不是阿媽。amah 此語是否原來是中文，翻成英語，我們現在將英語再翻成中國語。現今的女卡拉班可能是個菲律賓女子，情況又更加複雜了，殖民衍生，殖民裡再殖民，應了卡拉班所說：I had peopled else/this isle with Calibans。

英國導演彼得·格納威曾經拍過一個莎士比亞《暴風雨》版本，電影中卡拉班由跳現代舞的米克·卡拉克來演。舞蹈與語言本質上是互相排斥的。舞蹈是抽象的，那些模仿現

實的舞蹈是默劇，對我來說是雜技體操不是舞蹈；語言有所指所以我掌握的語言是小說語言而不是詩——無論有多艱澀晦暗小說語言還是直指現實世界。彼得·格威納版本的《暴風雨》卡拉班被語言拒絕，被「現實世界」也就是殖民者的世界拒絕，又或者，他拒絕語言，拒絕殖民者的現實世界的表現是：他舞。

《暴風雨》中魔術師布斯布盧沉船來到「美麗新世界」，島上有個原住民——如果在澳洲就是澳洲原住民，台灣也有少數民族原住民——這個原住民就是卡拉班。島是他的：

*This island's mine, by Sycorax my mother,*

*Which thou tak'st from me. When thou can'st first,*

*Thou strok'st me, and made much of me;*

魔術師女兒瑪蓮黛，殖民之白女，見到卡拉班就驚呼：

*Abhorred slave,*

*Which any print of goodness wilt not take,*

*Being capable of all ill! I pitied thee*

*Took pains to make thee speak, taught thee each hour*

*One thing or other.....*

就如後殖民論述最早期的論述者 Franz Fanon 所受到的：白種小孩見到他，驚呼：黑鬼！一個黑鬼！我很怕！

魔術師和女兒是白種的、歐洲的，所以是文明的、有教化的，而卡拉班居於島上，是個「可厭可怕的奴隸」、「可行各種惡的……（野蠻人）」、「我要教你說話，每時每刻」。卡拉班見到白女及魔術師，立即貼貼服服：

*I must obey:his art is of such power*

後來卡拉班見到白人醉酒佬，一樣伏在地上跪拜，以為神：

*That's a brave god, and bears celestial liquor:*

*I will kneel to him.*

卡拉班這個「四腳妖怪」，又醜又蠢又甘於做奴隸，從他的主人魔術師及女兒學到語言：文明的語言，白人的語言：

*You taught me language; and my profit on't*

*Is, I know how to curse.*

卡拉班之所以是「妖怪」、「奴隸」，因為他土生土長，因為他被征服而且他沒有文明語言。如果我們有卡拉班，他就是一個不懂英語，因此只可以在殖民社會當勞工的「基

層」。他給人家告了，或他給人騙了錢要上法庭，他拿著厚厚的法律文件，沒錢請那些懂英語的律師，雖然說法律用中文，文件和案例都是英語的，他就十分勤勞地將一個一個的英文字查字典譯成中文，並且以為這樣就足以上庭應付那極為精確細微的普通法法律程序。他那一疊寫滿細細的中文解釋的法律文件就是卡拉班的控訴：靜默的、沒有覺識的控訴。他沒有語言：他連控訴的語言都沒有。他甚至會說主人說的話：「唔識英文」就是等於「冇文化」。

「美麗新世界」有另一個小精靈，他聰明卓越如水仙子，叫做愛理奧，魔術師說他是個「優雅的精靈」。但無論他有多聰明多優雅，他叫魔術師作「主人」；他唱歌他隱影他又會飛，他還是魔術師的奴隸，直到魔術師說：thou shalt be free。

如果卡拉班是我們的工友、師傅、哥哥仔、丫麻、師奶（現又稱靚姐）；那些「殖民地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醫生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議員、大學教職員、行政總裁、政府高層官員，那些懂得魔術師語言的、其實不過是一個愛理奧。無論你多聰明多優雅英語講寫得多麼好、又會跳舞又會焗蛋糕不遲到又會禮貌周周的罵人，愛理奧也不過是一個奴隸仙子。而且（如果在中國就會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主人來到魔術島，愛理奧們也開始靠卡拉班邊站了。對於新主人來說，舊殖民主子管治下的愛理奧不過是新卡拉班，

都是要受統治的、受愛國教育的雜種野蠻人。

愛理奧最後都得著他的自由：thou shalt be free。他離開了魔術島吧。卡拉班可能還留在島上，懺悔他拜醉酒佬為神、又企圖叛逆魔術師的「惡行」。這一場殖民戰爭，到底誰獲得最後勝利呢？愛理奧離開了，卡拉班留下，他的報復會是不動聲色的：I had people'd else/this isle with Calibans：像昆蟲一樣繁殖了很多很多很賤很賤又殺他不死的卡拉班。向殖民者報復的最毒辣方法是繁殖：將所有在島上的都變成小卡拉班。小卡拉班將新殖民者和那些殘餘的愛理奧都擠出去。這樣讀《暴風雨》實在太有趣味、也太殘酷了。

這樣讀《暴風雨》的人是後殖民論述者 Gayatri Spivak。我做了一點詮釋。我想說：可不可以不是卡拉班又不是愛理奧？可不可以反抗我們的存在？可不可以，不報復又不被強權侵入？離開是不是反抗？最後是否不得不離開？And let your indulgence set me free。

## 言語 靜默

他的那一個電話。我突然想起那一個電話來，怕都有七、八年前的事情。現在我想來，他掛上了線的時候，會不會很難堪。我是那麼驕傲粗暴的一個人，脾氣那麼壞，我掛上了那個電話，就忘記了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

想起了他的那個電話。因為他的靜默

他說

電話的內容很普通。不過是我們平日所接聽、所打出去無數工作電話其中一個。他說

想和我合作做一個工作。我說：這些藝術的事情，我沒甚麼興趣，我要上班要應付很多工作。他沒說。

一直到最近因為我近日做的一個工作，我找他說：很對不起，你可不可以替我們拍一些照片但……但。我無法說下去，臉紅耳熱。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我沒錢做這些事情

……。他說

沒有說出來的話，不用說了。我明白。可以跳過去。

那個晚上他來了，還帶來了一個朋友。我們每個人都很緊張忙亂，我一個晚上沒跟他說過話。他拍了一個晚上的照片，然後說

我們走了。可以的了。請再找我。

他是行內很好的攝影師。這個工作令我十分煩惱所以我一直都沒仔細想起他。直到工作完了。我想起他的靜默

以及很多年前，他給我的那一個電話。以他一個這樣靜默的一個人，打那個電話給我，要很大勇氣吧。而我當時只想著我自己……

照片他拍好，沖好，打印好，做好色，又儲在磁碟裡。我們在看那些照片，非常的驚豔。驚豔的當然不是我們自己而是他鏡頭與相紙上的影像與顏色。我們在想著怎樣用那一批照片，七嘴八舌，問他覺得怎麼樣，他說 他說

他一直沒有說出話來。靜默有足足一分鐘。其他人就接著嘴說這說那。我說：他的話還沒有說出來。你們給他說，他說

我想

靜默有話。那是甚麼話，我們不會聽。

靜默是一種失落的藝術。言語是權力，我們每個人都都在爭奪這種權力。那個「我唔識英文我有文化」的大佬，因為不擁有說英語的權力，他從前是卡拉班，現在也是卡拉班，因為無法掌握語言而被剝削他的所謂天賦人權——他無法明白並應用法律語言，只好抱著一疊法律文件四處求助；在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可以由知識、語言、金錢所造成。言語是權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發聲，起碼我曾經相信言語能夠給弱者力量，所以如果歷史上從來沒有她們聲音的，能夠有言有語，她們就可以抵抗那些加諸她們身上的，種種制約。我曾經這樣相信，以致十分輕率的以為美國憲法的第一修訂法案、保障言論自由的法案是將語言權力平分下放的條文約章；由此我們便更容易相信互聯網是資訊革命，因為每個人都有了說話的權力（如果你生活在富裕國家；如果你有電腦；如果你每月可以付幾百元的寬頻費用）；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停地強制性的發聲——發聲；而我書寫，我以為我謹慎便可以抵抗權力的誘惑：我發聲；自己發聲不停發聲；甚至代人發聲；吵鬧紛雜的世界更加吵鬧紛雜——每個人都不停的發聲在任何位置不論任何時刻都發聲——那麼吵鬧紛雜我們就無法聽到別人的聲音只聽到嗡嗡嗡嗡；言語或許就開始被自己打敗。

正如我時常說：能夠傷害你、打敗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們多麼強壯。懂得保護自

己。可以被人傷害、被人打敗是一種特權、一種虛榮。

我們比我們想像之中強壯。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是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有人無法擁有語言的權力。這些人在社會的底層。我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而能夠發聲的人，發出的聲音又太多了。

他說 譬如

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在講述一個他寫的小說：他在街上見到一個人在等一封信：「沉默不語，心焦如焚」，寫出來的小說應該就是《沒有人寫信給上校》；小說讀過，印象已是十分模糊，倒是那個促使他寫成這個小說的人物，我卻記得清清楚楚。

大概因為明白「沉默不語，心焦如焚」的力量。以言語去書寫靜默的力量，我不大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能透過實踐去摸索。我只知道當語言太強而聲音又太多的時候，除了言語謹慎；我既要爭取語言的權力（如果我是一個作者）又要同時摒棄它；非常難。

很卑微而笨拙的開始，可能只是開始聽 聆聽靜默

他說 他想

或許還是不要了。你有需要再找我。

他會不會記起很久以前他給我打的那個電話。而其間那長長的靜默，到底是甚麼意思。

## 蘇玉桂在白楊樹下見無頭鬼

在夜戲棚見到了我童年時候見過的客家茶果。茶果是鹹是甜，都記不起來，但記得茶果並不好吃。問阿伯（我開始說：不要叫人作阿伯。自己已經到阿伯的年紀。叫：阿叔。但還是習慣叫阿伯。）這是你自己蒸的嗎？他說是呀，現在都沒人做這個。我就住在對面；隨手一指。戲棚的右邊是海邊，彎彎的見到對面疏落幾點人家的燈光。戲棚的左邊是大把大把的芭蕉樹。芭蕉樹下有賣酸果像酸楊桃、酸木瓜。戲棚裡還有賣燒魷魚的、汽水的、咖哩魚蛋，其外就是一列一列的金風車、拜神的花牌，紅布幔上寫的是金字「日月星」。

戲棚依天后廟而搭，謝神恩。因為戲是做給觀音看不是做給人看的，觀眾坐著吃吃喝喝，喝燒酒也有的，見到面就講這講那，幾時上深圳好多人之類。台上有台上演，台下有台下閒話家常。現時的粵劇沒甚麼機會看，所以我實在外行得很。只見文武生唱做俱佳，自己在後花園唱唱做做。奇怪的是後面有一個家丁，塗了白鼻坐在椅上，指手劃腳但毫無

功架，做些很奇怪的反應像小孩在電視機前學做大戲一樣，倒把我的視線吸引著。文武生一轉身，家丁就彈起來提壺扮做戲，又出去月門外踱了踱，又回來扮忙又不知有甚麼好忙，顯得很失措。安看了就大笑：一定是在偷懶，做著做累了就坐在那裡嘆，讓小生在前面做戲。誰不知小生一轉身來給發現了，立即彈起開工。果然家丁十分慙慙，踱出踱入又立定定的捩腰做布景板。出了去，燈光閃了閃，小生就見到無頭鬼。無頭鬼穿一身縞素白衣，手執葵扇，頭上用黑絲巾包著做作無頭鬼的效果，飄進來飄去，和小生打個照面。文武生一拔纓劍，和無頭鬼交了幾下手，做了幾下漂亮的轉身，無頭鬼就消失在白楊樹下。小生喝家丁：出來。替我挖白楊樹根。家丁有戲演了，泥挖得老高，並挖出布裏人頭一顆。前面觀眾的頭擋著，我看不清布裏的顏色形狀，裡面是否真的有人頭，只是從小生掩鼻與驚愕的表情，可以猜到挖出來是個人頭。

去小島的時候不知道會有神功戲看。既然碰上就看一看，也不知戲目又不知甚麼戲班，反正戲棚進進出出的人好多，大概沒幾個人將戲看全。沒想到坐一會兒，也看出故事來：有懸疑，有謀殺，有智謀，還有不在故事裡的家丁偷懶戲。

小生見到人頭，便著家丁來拉婦人蘇玉桂。不知這蘇玉桂是甚麼人，只見她手負鎖鍊跪倒，小生一聲一聲叫她：蘇玉桂，這人頭是否你家大嫂。蘇玉桂道：大人此非我家大嫂



人頭。我家大嫂臉上有痣一顆，此人頭臉上無痣。小生疑惑：莫非案中有案？且蘇玉桂便唱起前事來，詞聽不清楚，但她一舉手，一頓，我心大吃一驚：這不就是佛朗明高的手勢嗎？不是佛朗明高舞蹈動作裡我做得非常之差勁的凝結、停頓嗎？然後我再看小生在表示驚恐：震著震，退後，停頓。大笑的時候在哈哈。停頓。哈哈。停頓。哈哈。跳佛朗明高舞不笑，但十二拍子的十二，三，六，八，十之間都是停頓。然後我想像轉臉。佛朗明高的轉臉，中國戲曲裡的轉臉，都是清亮決絕的手勢。佛朗明高的女手就是戲曲裡面的蘭花手。佛朗明高的踢腿如果在中國戲曲就必然是刀馬旦的踢腿動作。身段不就是老師時常提醒我的：收腹，尾骨向下，胸膛打開，雙手以肘揚起，如翼之將飛。

原來且就是佛朗明高女郎。

我好想再看一看蘇玉桂。戲曲裡的女子貌似柔弱，但不。身段唱功，千錘百鍊何弱之有。佛朗明高舞我跳得好差但我知道每一動作都來之不易，都練上成千上萬次；每一個動作都充滿意志與力量。如果我迷上佛朗明高，或者女子的身段，只因爲她就是意志與力量，並且美麗。如鷹之飽滿。

但尾班船要開了。我們必須離開小島。安說好像時光倒流回到了童年光景，我們怎樣在野台戲棚裡閒蕩。我兄還潛到戲棚底拉住上面做戲的生旦的腳——這是一場「真正的」

民間藝術表演麼？天后廟外有人給我塞了一張財神的紅紙，我的即時反應便是很怕忙不迭扔回紅紙說：我不信這些。安她人比較隨和，就拉過紅紙，給了男子一點小錢，又到觀音廟上香拜神。我在神父面前無可懺悔，在觀音面前亦無所求不求財亦不求福，存在只是坦蕩輕微，到後來必然無所畏懼。船到了啪啪的馬達響著，黃昏時我們見到海裡漂浮的水母。我們以爲其漂浮但這就是水母的存在，隨著海浪美麗的浮游並覓食繁殖。安很喜歡吃那客家茶果因爲她從來沒吃過，我嘗了一口就記起來了：真的很難吃，就把茶果扔了。他們老在問我你爲甚麼不寫中國，我把吃了一口的茶果吐出去，茶果裡有豆，有花生但不知爲何還是那麼難吃：從來沒有「真正的」；「真正的」只存在在記憶與想像之中。我覺得那些「爲甚麼不寫中國」的問題真滋擾，我相信在無論是海中漂浮的透明水母、抑或是佛朗明高女子，對這樣的問題會有一個動人的答案：我從來不會無根，因爲我就是根。說這句話的人是匈牙利作家 Esterhazy Peter。

## 請在烈火之中降臨

如何何其細弱。如你在在裊裊，在微風之中蕩離。如你氣息輕微，如燈之滅如茜草之傷。你在細藍的海水浮游，此刻你想到了沉沒。你說：也會想過不掙扎，就這樣。但後來我還見到你，聽到你嫩稚的聲音在朗讀。他們身上，有一個光明的正常氣息，而我躺著，和那種生活，漸離漸遠。我知道你掙扎了還喝了極苦的海水，然後還是非常精細而幼弱的活著。

活著 何其輕微

如你默默的關上門。我想像你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你的高跟鞋得得的寂寞徘徊。你也會想光明的活著，做一個安然的女子，雖然還年輕有時會想到一生，其實也並不壞。但你默默，生活並不如你所願。你飽受情感的煎熬，形容枯竭。你承受著不捨與斷裂。我無法想像你的哭泣。你不哭泣但你默默的在我面前，無話低頭。

如在烈火之中降臨

但我不相信有聖靈。我想你心如野草一樣燃燒。

你靜靜的坐著面前攤著一堆財務公司也不知合法不合法的追數單張，四處影印的是你前夫的照片，×××欠數\$\$\$。前夫已經失了蹤但債權人陸續有來。我又生了癌症，咽喉癌，正在做電療，你靜靜的說。你雙手擱在膝上眉拔得細細的，髮好黃不知是染的還是因為電療。你靜了下來沒有了話。生活何其難難得你無話可說。

你流了一滴淚，然後就乾了。

只能是那麼多，只能那麼多。

在惶恐與寂寞之中，你想到俗世的安慰

我要結婚而且生仔，孩子不是我的。我有點呆，不知怎樣答只好笑說，這一次倒有點新意。以往你總是給人騙沒甚麼新意。我忽然記起有一次颳大風，你打電話給我說家裡沒電。我說我來接你來我家吧。你說不。我可以想像你在暴風雨中的黑暗小屋給我打電話。

你說要結婚我就想起那一次颳大風。

你從來不說寂寞或其他。像所有很堅強壓抑的男子一樣。我找著你時你唧唧哦哦，我問你是否在開會，還是在睡覺，你說：這是一個月前的事情。你說，孩子四個月大，不能等了。

結婚不結婚沒甚麼事，每個人都可以結婚或不結婚。但我想你多次生意失敗，做每一件事都困難重重，股票買邊隻跌邊隻，炒菜又炒得很難吃湯又煮得好鹹，你和一個陌生的懷孕女子結婚並且嘮叨著「我每天醒來都想著奶粉錢、奶粉錢、奶粉錢」，肌肉結實和你去按摩連按摩女子都驚豔你的男性身體，你看起來那麼強但我卻叨念著 生命的幼弱

在一個炎熱的午後我見到你，我的小修士

到底人的軟弱是否要在黑暗無人的教堂裡面才可以因血成爲意志，我的小修士。但你的上帝不是我的救贖。因此我不能親近你的堅定，只能明白你的軟弱。我問：你有軟弱的時候嗎？你問：軟弱是甚麼意思？我說，譬如說，想離開修院。你說：年輕的時候比較多。現在已經不會再沒有甚麼大的事情，可以令我做這樣大的決定。我問：甚麼時候得到這種堅定？你說，四十多歲的時候。我問，那時候發生甚麼事情。你說：也沒發生甚麼事情。只是那個時候，身邊的人開始死了。

你在屬靈的安靜生活之中得到堅定。而我是屬世的，因此只能明白軟弱，並且承擔……我如何承擔生命的細弱

如果我跪下，我膝蓋骨碎裂的舊傷會痛。因痛而無法跪下，教堂的救贖也因此不存在：上帝靜默無言，而我相信人死了甚麼都沒有。如果我呼喚，你不會聽到我並且繼續在

情感的虛妄之中虛耗生命；如果我聽，你已經那麼難只能靜默無言；如果我碰你的髮你一定會非常憤怒，因爲你的髮是你的軟弱而你看來是那麼強；我無處可躲在屬世的軟弱之中我聽到你說： 我們各人有各人的細弱 各自承擔

我又不是小修士。我無法承擔你。

## 佛拉明哥女子

《後殖民誌》寫了差不多一年半，比我想像中長。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將「後」的意思解釋清楚。「後」是一種異變；她承接但她暗胎怪生。「後」不那麼赤裸裸的去對抗、控訴，不那麼容易去定義。「後」是猶猶疑疑的，這樣不情願、那樣不情願，反覆思慮的，而我理解的「後」甚至帶點邪氣、

不恭，廣東話就說好「陰溼」，所以我的「後」是愉快的。

而那個主義，總是雄赳赳、開天闢地、戰無不勝、正義的。像共產主義、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殖民主義。現在還有一個人權（新聞／言論自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漸成一種強霸的國際人權主義。

「後殖民」當然不是殖民之後。「後」無視時間：時間是來回反覆的，以為過去，其實是現在。現在的事，過去已經有了。因此「後」不相信發展，不相信歐洲與美國，是世界其他國家發展的必然模式。

因此也不相信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定義的「自由」和「人權」——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政治實體，掌握了定義「自由」和「人權」的權力，都出賣了「自由」——「人權」——自由與人權包括不同意你的所謂自由與人權就是我的自由與人權——因此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令我非常憤怒。當然憤怒都是一種開啓：這令我懷疑我一直相信的西方民主。

但奇怪科索沃的氣味與煙，我離開之後就完全忘記。

從來沒有大是大非。戰爭不是，革命也不是。戰爭是千百件齷齪的事情同時發

## 後記。

生，每一個人都是同謀者，連旁觀的都是同謀者。但當歉疚成為良心的裝飾，我就將歉疚如溫水從口中吐出去。

所以我說我忘記。「我記不得了。沒甚麼。」「歷史上沒有兩件事情是完全一樣的，雖然很多事情都很相似。」

我希望對世界有所理解。有所理解，就難以定奪。所以我總是猶猶疑疑。

猶疑是我的第三立場。第三立場，是女子的、第二世界的、她的。第三立場是曖昧不定的創世。

因為曖昧不定，我從來都不是革命者。

「後殖民」不是革命。所以後殖民的論述，我希望同時能夠溫婉但又會嘲弄。我個人來到不惑與理智之年，我希望能夠留有可供反覆的餘地：不那麼熱血憤張，如果能夠引人一笑是我的榮譽。但有時都失諸憤怒，那是我修養未精練之故。

我是個使用語言的人。我的責任是精確地運用語言。「後殖民」語言是一種混雜的語言；她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國」的，她重寫、對比、抄襲，她在世紀初以 pidgin 不中不西的形式出現；她現身更為複雜狡黠；她可能以中國文字的形態出

現，但她所指的又完全與「中國的」疏離。我的語言實踐包括用英語寫一個小說，做資料蒐集做好久，希望可以今個夏天開始寫。因為語言不夠熟練，所以要用較長的時間準備。總會做出來的，正如我決定了的其他事情。

「後殖民誌」當然還有其他人。我很珍惜能夠與他人討論與親近的機會。「寫」對我之重要，因為她是思想感情的紀錄，而我又可以因此與他人親近。雖然我不大與讀者通電郵或「互動」，但我仍願意相信，我確確實實與讀者親近的。這種親近，是人與人的互相觀照，人與人的存在互相呼應；而我願意時常媚人。謝謝那些很費勁仍願意給我意見的讀者。

我想「後殖民誌」可以到此為止。

今個夏天我會到西班牙學佛拉明哥。我兄常罵我，喜歡做一件事時就搏晒命，不喜歡時就「人影兒也不見」。我喜歡佛拉明哥，又到「搏晒命」的程度，真是沒救。到西班牙時再說。

## 智慧田系列——強烈的生命凝視，靜默的生命書寫，深深感動你的心！

**015有光的所在** ◎南方朔 定價220元  
當世界變得愈來愈無法想像，唯有謙卑、自尊、勇敢這些私德與公德的培養，才會讓我們免於恐懼。本書獲明日報讀者網路票選十大好書、誠品2000年Top100、中國時報開卷版一周好書榜

**016末日早晨** ◎張惠菁 定價220元  
當都會生活的焦慮移植在胃部、眼神、子宮、大腦、皮膚、血管……我們的器官猶如被我們自身背叛了。文學評論家王德威專文推薦，中國時報開卷版一周好書榜、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

**017從今而後** ◎鍾文音 定價220元  
書寫一介女子的情愛轉折，繁複而細膩烘托出愛情行走的荒涼路徑，全書時而悲傷、時而愉悅，把我們帶進看似絕望，卻有一線光亮的境地。中國時報開卷版一周好書榜

**018媚行者** ◎黃碧雲 定價220元  
寫自由、戰爭、受傷、痛楚、失去和存在，黃碧雲的文字永遠媚惑你的感官、你的視覺、你的文學閱讀。

**019有鹿哀愁** ◎許悔之 定價200元  
將詩裝置起來，一本關於詩的感官美學，一本關於情感的細緻溫柔。詩學前輩楊牧特別專序推薦

**020剎那之眼** ◎張讓 定價200元  
高濃度的散文，痛切的抒情，戲謔的諷刺，從城鎮、建築、小路、公路、沙漠等我們存在的世界一一揭幕，持續張讓微觀與天問的風格作品。本書榮獲2000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

**021語言是我們的海洋** ◎南方朔 定價250元  
南方朔的語言之書第三冊，抽絲剝繭、上下古今，道出語言豐碩的歷史與文化價值。本書榮獲聯合報讀書人2000年最佳書獎

**022鯨少年** ◎蔡逸君 定價200元  
新詩得獎常勝軍蔡逸君，以詩般的語言創造出大海鯨群的寓言小說，細細密密鋪排出鯨群的想望與呼息。

**023想念** ◎愛亞 定價190元  
寫少年懵懂，白衣黑裙的歲月往事；寫「跑台北」的時髦娛樂，乘坐兩元五毛錢的公路局，怎樣穿梭重慶南路的書海、中華路的戲鞋、萬華龍山寺、延平北路……

**024秋涼出走** ◎愛亞 定價200元  
原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內容環繞旅行情事種種，人與人因有所出走移動，繼而產生情感，不論物件輕重與行旅遠近。愛亞散文寫出你的曾經。

**025疾病的隱喻** ◎蘇珊·桑塔格 刁筱華/譯 定價220元  
美國第一思想家女之巔峰之作，讓我們脫離對疾病的幻想，展開另一種深層思考。本書獲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

**026閉上眼睛數到10** ◎張惠菁 定價200元  
張惠菁在時間與空間的境域裡，敏銳觸摸各種生活細節，摸索人我邊界。本書獲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

**027昨日重現——物件和影像的家族史** ◎鍾文音 定價250元  
鍾文音以物件和影像紀錄家族之原的生命凝結。本書獲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誠品選書

## 智慧田系列——強烈的生命凝視，靜默的生命書寫，深深感動你的心！

**001七宗罪** ◎黃碧雲 定價200元  
懶惰、忿怒、好欲、饕餮、驕傲、貪婪、嫉妒，是人的心靈蒸發，黃碧雲重量級的小說。南方朔、楊照、平路聯合推薦。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

**002在我們的時代** ◎楊照 定價220元  
懷著激情、充滿理想，凝聚挑戰和希望的此刻，楊照觀點、感性理解，為我們的時代打造一扇幸福的窗口。

**003時習易** ◎劉君祖 定價200元  
用中國古老的智慧，看出時局變化，李登輝總統的易經老師，為我們找到亂世生存的智慧密碼。

**004語言是我們的居所** ◎南方朔 定價250元  
台灣第一本語言研究之書，從古老的、現代的、俗語、流行語來探討我們所存在社會語言的知識性與歷史性。誠品書店推薦誠品選書

**005突然我記起你的臉** ◎黃碧雲 定價180元  
在生命裡總有一些時刻教我們思之淚下，或者泫然欲泣，就像突然記起一個人的臉。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

**006星星還沒出來的夜晚** ◎米謝·勒繆 定價220元  
我是誰？從何而來？向何處去？一場發生在暴風雨後的哲學之旅，開啓你思想的寶庫。榮獲1997年波隆那最佳書籍大獎，小野、余德慧、侯文詠、郝廣才、劉克襄溫柔推薦

**007世紀末抒情** ◎南方朔 定價220元  
在主體凋零的年代中，我們應該成為擁有愛和感受力的美學家。這本書所分享的是如何跨過挫折和焦慮，讓荒旱的心田迎向抒情、感性與優雅。

**008知識分子的炫麗黃昏** ◎楊照 定價220元  
在歷史的狂瀾駭浪中，知識分子的情操在世界的角色是如何？在楊照年少的靈魂裡又對改革者有什麼樣的期許與發聲？

**009童女之舞** ◎曹麗娟 定價160元  
曹麗娟十五年來第一本短篇小說，教你發燙狂舞，愛情在苦難中得以繼續感人至深！公共電視將同名小說改編成電視劇集，引起熱烈迴響。張小虹、李昂等名家聯合真誠推薦

**010情慾微物論** ◎張小虹 定價220元  
張小虹在文化研究的漂亮出擊，革命尚未成功，情慾無所不在！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榜

**011語言是我們的星圖** ◎南方朔 定價250元  
語言可以說成許多譬喻，它是人的居所、也是一張標示思想天空的星圖。南方朔語言之書第二本獲中國時報開卷版一周好書榜

**012烈女圖** ◎黃碧雲 定價250元  
從世紀初的殘酷，到世紀末的狂歡，香港女子的百年故事，一切都指向孤寂，最具代表的命運之書。本書榮獲中國時報開卷版1999年度十大好書！

**013我一個人記住就好** ◎許悔之 定價200元  
考究雅致的文字書寫，散文的極品，情感的極品。

**014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 ◎聶魯達/詩 李宗榮/譯 紅膠囊/圖 定價200元  
本世紀暢銷數百萬冊的情詩聖經，年輕的聶魯達最浪漫與愛意濃烈的詩作，透過李宗榮華麗溫柔的譯筆，紅膠囊的圖畫，陳文茜專序強烈推薦，是你選擇情詩的最佳讀本。

## 智慧田系列——強烈的生命凝視，靜默的生命書寫，深深感動你的心！

042希望之國 ◎村上龍 定價300元  
村上龍花了三年時間，深入採訪日本經濟、教育、金融等現況，在保守傾向的《文藝春秋》連載，引發許多爭議，時代群體的閉塞感在村上龍的筆下有了不一樣的出口。

043煙火旅館 ◎許正平 定價220元  
年輕一輩最才華洋溢的創作者許正平，第一本散文作品，深獲各大報主編極力推薦。二十年前台灣散文收穫簡楨，而今散文界最大收穫當屬許正平，看散文必看佳品。

044情詩與哀歌 ◎李宗榮 定價220元  
療傷系詩人李宗榮，第一本情詩創作，收錄過去得獎的詩作與散文詩作品，美學大師蔣勳專序推薦，陳文茜深情站台，台灣最具潛力的年輕詩人，聶魯達最鍾愛的譯者，不可不讀。

045詩戀記 ◎南方朔 定價250元  
從詠歎愛情到期許生命成長，從素人詩到童謠，從貓狗之詩到飢餓之詩，從戰爭之詩到移民之詩，詩扮演著豐富生活的領航者。在這個愈來愈忙碌的時代，愈來愈冷漠的人我關係，詩將成爲呼喚人生趣味的小火種，點燃它，請一起和南方朔悠遊詩領域！

046在河左岸 ◎鍾文音 定價250元  
這座島上，河流分割了土地的左岸與右岸，分別了生命的貧賤與富貴，區隔了職業的藍領與白領，沉重混濁的河面倒映著女人的寂寞堤岸，男人的欲望城邦。一部流動著輕與重，生與死，悲與歡的生活紀錄片，人人咬牙堅韌面對現世，無非爲了找尋心中那一處沒有地址的家。

047飛馬的翅膀 ◎張讓 定價180元  
是生活明信片，提供我們與現在和未來的對話框，抒情與告白，喟嘆與遊戲，家常和抽象思索，由不解、義憤到感慨出發，張讓實在而透明的經驗切片，都是即興演出卻精采無比。

048蛇樣年華 ◎楊美紅 定價200元  
在濃重緩慢的書法勾勒中，一再反覆記起離家母親的種種氣味。在願望和遺憾的時光裡，浮世夫妻暗暗幻想掠奪彼此的眼與耳。八篇生命的殘件與愛情的殘本，楊美紅書寫建構出人間之悲傷美學，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世界，小悲小喜的心中卻有大宇宙。

049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 ◎王丹 定價220元  
王丹的文字裡散發了閃亮的見識，他年輕生命無法抵抗沉思的誘惑，一次又一次以非常抒情的筆觸，向過去汲取養分，向未來誠心出發。

050五分後的世界 ◎村上龍 定價250元  
一場魔幻樂音不可思議帶來人性的暴動，一次錯綜複雜的行走闖入五分鐘後的世界，作者不諱言這是「截至目前爲止的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本……」長期以來被視爲小說創作的掌舵者，再次質問實世界與我關係的豐富傑作！

## 智慧田系列——強烈的生命凝視，靜默的生命書寫，深深感動你的心！

028最美麗的時候 ◎劉克襄 定價220元  
《最美麗的時候》爲劉克襄十年來之精心結集。隨著詩和畫我們彷彿也翻越了山嶺、渡過河川，一同和詩人飛翔在天空，泅泳在溫暖的海域，生命裡的豐饒與眷戀。

029無愛紀 ◎黃碧雲 定價250元  
本書收錄黃碧雲最新兩個中篇小說〈無愛紀〉與〈七月流火〉以及榮獲花蹤文學獎作品〈桃花紅〉，難得一見的絢麗文字，書寫感情生命的定靜狂暴。

030在語言的天空下 ◎南方朔 定價250元  
南方朔語言之書第四冊，將語言拆除、重建，尋找埋在語言文字墳塚裡即將消失的意義。

031活得像一句廢話 ◎張惠菁 定價160元  
如果你想要當上五分鐘的主角；如果你貪婪得想要雙份的陽光；你想知道超級方便的孝順方法；你想要大聲說這個遜那個炫；你想和時間耍賴……請看這本書。

032空間流 ◎張讓 定價180元  
在理性的洞察之中，滲透著漸離漸遠的時光之味，在冷靜的書寫，深刻反思我們身居所在的記憶與情感。

033過去——關於時間流逝的故事 ◎鍾文音 定價250元  
《過去》短篇小說集收錄鍾文音1998至2001兩年半之間的創作。作者輕吐靈魂眠夢的細絲，織就了荒蕪、孤獨、寂寞與死亡，解放我們內心深處的風風雨雨。

034給自己一首詩 ◎南方朔 定價250元  
《給自己一首詩》爲《文訊》雜誌公布十大最受歡迎的專欄之一，透過南方朔豐富的讀詩筆記，在字裡行間的解讀中，詩成爲心靈的玫瑰花床，讓我們遺忘痛楚，帶來更多光明。

035西張東望 ◎雷驥 定價200元  
雷驥深具風格的圖文作品，集結近年創作之精華，一時發生的瞬間，在他溫柔張望的紀錄裡，有了非同凡響的感動演出。

036共生虫 ◎村上龍 定價220元  
《共生虫》獲得谷崎潤一郎文學賞，這本描繪黑暗自閉的生命世界，作者再一次預言社會現象，可是這一回不同的是我們看見對抗偽劣環境的同時，也產生了面對未來的勇氣。

037血卡門 ◎黃碧雲 定價250元  
黃碧雲2002年代表作《血卡門》，是所有生與毀滅，溫柔與眼淚，疼痛與失去的步步存在。本書獲聯合報讀書人好書金榜

038暖調子 ◎愛亞 定價200元  
愛亞的《暖調子》如同喚起記憶之河的魔法師，一站一站風塵僕僕，讓我們游回暈黃的童年時光，原來啊舊去的一直沒有消失，正等著你大駕光臨。

039急凍的瞬間 ◎張讓 定價220元  
張讓散步日常空間的散文書《急凍的瞬間》，眼界寬廣，文字觸摸我們行走的四面八方，信手拈來篇篇書寫就像一座斑駁的古牆，層層敲剝之後，天馬行空也有發現自我的驚奇。

040永遠的橄欖樹 ◎鍾文音 定價250元  
行跡遍及五大洲，橫越烽火輝煌的榮華，也深入凋零帝國，然而天南地北的人身移動有時竟也只是天涯咫尺，任何人最終要面對的還是如何找到自己存在的熱情。

041語言是我們的希望 ◎南方朔 定價260元  
語言之書第五冊，南方朔再一次以除舊布新之姿，爲我們察覺與沉澱在語言文化的歷史與人性。



廣告回郵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  
記證北台字11049號  
免貼郵票

##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收

地址：台北市106羅斯福路二段79號4樓之9

電話：(02) 23696315-6 傳真：(02) 23691275

E-mail：titan3@ms22.hinet.net

地址：

姓名：



TITAN  
大田出版

智慧與美麗的許諾之地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殖民誌／黃碧雲著．——初版．——臺北市：大田出版；臺北市：知己總經銷，民92  
面；公分．——(智慧田；051)

ISBN 957-455-519-4(平裝)

540.7

92014997

智慧田 051

後殖民誌

作者：黃碧雲

發行人：吳怡芬

出版者：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106羅斯福路二段79號4樓之9

E-mail:titan3@ms22.hinet.net

http://www.titan3.com.tw

編輯部專線 (02) 23696315

傳真 (02) 23691275

【如果您對本書或本出版公司有任何意見，歡迎來電】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397號

法律顧問：甘龍強律師

總編輯：莊培園

主編：蔡鳳儀

企劃統籌：胡弘一

美術設計：純美術設計

校對：陳佩伶／耿立予／蘇清霖／黃碧雲

製作印刷：知文企業(股)公司·(04)23595819-120

初版：2003年(民92)10月30日

定價：新台幣 250 元

總經銷：知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106羅斯福路二段79號4樓之9

電話：(02)23672044·23672047·傳真：(02)23635741

郵政劃撥：15060393

(台中公司) 台中市407工業30路1號

電話：(04)23595819·傳真：(04)23595493

國際書碼：ISBN 957-455-519-4 /CIP:540.7/92014997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